普通婚姻

有人属于现实, 而有人拥有幻梦

荞麦 著

文 景

普通婚姻

荞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通婚姻/ 荞麦著. 一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ISBN 978-7-208-16667-7

I. ①普··· II. ①茅··· III. ①中篇小说一中国一当 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70626号

书 名:普通婚姻

作 者: 荞麦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朱艺星

转码: 欣博友

ISBN: 978-7-208-16667-7 I • 1914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 仿制或节录。

文景

Horizon

豆瓣小站: 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 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All my troubles seemed so far away

烦恼远在天边

---The Beatles,

Yesterday

目录

第一章 新生活

第二章 前程似锦

第三章 私人秘密

第四章 爱的瞬间

第五章 太多问题

第六章 黄昏时刻

第七章 生活研究

第八章 关键记忆

第九章 时代意志

第十章 旧世界

第一章 新生活

飞机以轻盈的姿态,掠过一大片深蓝色的海域。有那么一刻,甚至令人怀疑飞机将要在海面降落,机翼离海面如此之近,仿佛炫耀一般。当然,最终还是在漫长的跑道尽头稳稳停住。旅客们带着莫名的兴奋走下飞机,大多数都是中年女性旅行团成员,还有些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经常往来两地的商务人士。

他们两个人故意等在最后,丝毫不着急,带着悠闲的心情以及故作熟练的姿态。

从走下飞机那一刻起,所有的景观都与往日不一样了,是新世界降临在他们身边,而非相反:湿热的空气、阵阵海风吹来(连高楼都像在风中摇曳)、天高云淡、光线刺眼,景色涌入心怀。入关花了他们很多时间,但新鲜感令等待也变得饶有意味:排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日本家庭,一对夫妇和两个小孩,哥哥很调皮,在悄悄推他们。他们前面则是一对黑人情侣,时不时接吻,捏对方的屁股。右手边,戴着头巾的中东女性安静地沉默着,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左边,一群美国高中生正开着只有他们才懂的俚语玩笑。而他们,是穿着得体衣服、笑容温和谦让的,新访客。

这是夏玥和方晨第一次离开内地。新婚旅行选择香港不仅 自然,也是流行或者必须。自由行开放后这几年,去香港变得 越来越方便,以至于朋友听说他们还没有去过香港都感到奇怪。他们花了半天时间办理港澳通行证,那时还没有改成卡片,有一点麻烦。但总之,两个人顺利地于2008年的秋天来到香港旅行。

海关人员刚开始脱口而出说了粤语,之后意识到她是内地人便立刻改成了普通话。但夏玥竟然听懂了,就像在听熟悉的语言,或许是粤语歌听了很多的缘故吧。出关之后,领到行李箱,夏玥从包里拿出一沓纸的攻略,方晨在旁边笑着问:"好了,你说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在夏玥的指挥下,他们买票坐地铁到了铜锣湾。有一段路 线地铁几乎在海面上行驶,夏玥拉住方晨,指着车窗外快乐地 叫出来,而旁边的人则无动于衷。从铜锣湾地铁站走上地面之 后,他们在拥挤的人流中东转西转,完全迷失方向。最后问路 时遇到一个花臂男子,看上去很凶恶,实际却异常温柔,竟然 坚持带他们一直走到了酒店:告士打道的怡东酒店。订这个酒 店是因为地点方便,性价比不错,而且是著名的老牌酒店, "有非常香港的味道"。

虽然心理早有准备,但房间之小依然出乎他们的意料。香港果然寸土寸金,想到这里也就立刻释然了。内部虽然有点狭窄,但很整洁,窗户明亮。夏玥打开窗帘,赞叹一声:"真的可以看见海!"

窗户的一角,便是蔚蓝海景。如果踮起脚尖,就能看见更多。

- "也算是五分之一的海景房了。"方晨往床上一躺,解开了领口的纽扣。夏玥穿着一条浅黄色方领长裙,她在镜子中打量自己,此时的她虽然疲惫,却比任何时候都神采飞扬。裙子很好看,但太合身,过分拘谨,"很内地"。她敏锐地发现香港本地女生都酷爱黑色及宽松的衣物,神情自在。
 - "我们先去买衣服吧,顺便吃点东西。"她提议道。
 - "让我歇一会儿吧。早上6点就起床了。"
 - "我在飞机上睡着了,以为你也睡了呢。"
- "坐在旁边的阿姨一直跟我聊天。刚刚从地铁走过来也走了好远,真的累了,我们睡一觉再去好吗?"方晨拍了拍旁边,"过来吧。"

夏玥将裙子脱掉,只剩内衣,躺倒在方晨身边。

"喂!我是想要睡觉,真正的睡觉。"

"是吗?"夏玥笑着看着他。那笑容无法抵抗。

下午4点多夏玥从昏睡中醒来,在不知何处的茫然中发了一会儿呆,便起身去洗澡。之后她顶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喝水一边看着窗户那一角的海面,像对着一幅小画。宛如深海的短暂睡眠使她浑身充满未知的活力。她又看了看还在熟睡的方晨,希望他立刻醒来。但方晨没有任何将要醒来的迹象。

她犹豫了一会儿,想了想,用酒店的纸和笔写了两行字: "我出去逛逛,你醒了给我打电话。"她把纸条放在方晨的枕 头上,穿上T恤和牛仔裤,背着随身小包悄悄走出门。

此时的气温和光线都更加适宜,氛围也轻松闲适。双层巴士驶过,巴士上的游客大声欢笑,海风吹着不知名的树木,自由又舒展。一对老年夫妇从敞篷车上走下来,黑衣黑裤,白头发,汽车时髦而锃亮。她盯着他们看了好久。

拐入百德新街后,两边都是时髦店铺,情侣脸上有歌词里的"顾盼自豪"。一个法国品牌的橱窗里,模特身上穿着黑色连衣裙,长到小腿,初看普普通通,她走进店里,才发现裙子背后是镂空的,只用飘带系着一个蝴蝶结。试穿之后她不假思索地买下,并且索性把内衣也脱掉,大方露出后背。店员用生硬的普通话加一连串的粤语夸她美丽,帮她将内衣和原来的衣服叠好收进纸袋。夏玥将头发放下,又补了一点口红,走出门时,已然换了一种姿态。这是在这里才能穿的裙子,没有人认识她,没有需要遵循的穿衣规则。她迈着轻盈的步伐穿行。

"望左"。"望右"。地上巨大的白字字体狭窄,令人觉得好看。绿灯亮起时急促的叮叮叮声使夏玥心情更加轻快。她吃了几串鱼蛋,饥饿感轻易消失了,又买了一杯冰咖啡边走边喝,感觉自己是港剧里面的某个角色。什么都很有趣。比想象的更有趣。她感觉自己甚至比现在所处之处更为遥远。

不知不觉,也不存在什么计划,她跟着人群顺理成章地走到了最热闹的时代广场。光是这个名字就让她微笑起来,"时

代广场",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她站在"时代广场"四个字下面,像眺望远山一样抬头张望。

这时,有人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她猛然回头,不可思议地叫出来:"你怎么在这里?"

- "我到处找你。"方晨也笑着。
- "不是应该打我电话吗?"
- "打了三个,没人接,索性出来找找看,你肯定不会走太远,我猜你可能在这附近。"
 - "换了新衣服你都能认出我呀。"
- "并没有认出来……我经过这里看到一个女生的背影好漂亮,特意绕到前面看一眼,才发现是你。"
 - "真的吗?"
 - "你猜呢?"

他们隔着很近的距离相视而笑。就像所有电影里重逢的人那样。

2018年的秋天,长假之后的倦怠还没有消失,夏玥从电脑前抬起头来,随意刷了一下手机,微博上说:香港怡东酒店宣布将于2019年3月结业,结束四十多年的历史。1973年开幕的这

家酒店,曾经是香港最大规模的酒店,1979年查尔斯王子访港,就住在这里。

在这个困顿的下午,被一种遥远的情绪所笼罩,夏玥站起来,走到咖啡机前给自己做一杯咖啡,在等待咖啡液缓缓滴落的时间里,她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间小小的酒店房间,里面的陈设过了十年依然清楚地浮现在眼前:浅色的墙纸、木质的简单家具、红色的窗帘……当然还有拉开窗帘后,窗户一角的蓝绿色大海。但这与眼前微博上的照片却存在着难以形容的不同。没错,是同一家酒店,一样的房间。但,不是这样的。而是笼罩着那个时间独有的梦幻色彩才对。现在想来,那可能是她与快乐最接近的时刻。她本来以为那是新生活的开始,然而现实却比这复杂很多。在这一刻,夏玥忽然觉得自己住过的那个小小房间,并不真实地存在于这里,而是存在于世界尽头的另一个地方,被完好地保存着。并且将一直被保存下去。

那年她才24岁。毫无疑问地确信:世界将属于她,属于他 们。

她还记得与方晨在时代广场前神奇的偶遇:在人潮汹涌的铜锣湾,他们竟然以千万分之一的巧合碰面了。她想象方晨穿越人海,来到她面前。这里面原本有一千个无法实现的可能。

而她始终都没有说的是,当时,她心中一直盘旋着的,并不是对这份偶然的庆幸或者惊叹,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句歌词在脑海中翻来覆去:

"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

第二章 前程似锦

1

要隔着一条马路才能看清楚这栋大楼的全貌,漂亮的金色大字现在已经略微褪去了一点颜色,但气势还在。打车时只要对司机说出报社的名字,司机就会将你送到门口。没有人不认识这里。这家大型报业集团位于接近市中心的区域,方便同时又清净,附近环绕着大型超市、各类小吃店和街边公园,容纳员工好几百人,食堂、健身房、茶水间都有。大部分员工都认为这是自己此生唯一一份工作,对大楼抱有"第二个家"一样的期待,将房子也买在附近或者沿线,生活几乎都围绕大楼进行,好像蚂蚁盘旋在巢穴之中。

蒋晓玲和倪佳佳在位于8楼的食堂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免不了 又开始讨论那个新来的女同事,这段时间她们的话题简直无法 绕开她进行。这位新同事已经来上班挺长时间了,还没有跟她 们一起吃过饭,这可不是她们的错。按道理,一起到食堂吃 饭,是更正式的入职仪式。她们第一天就热情地向新同事发出 了邀请:"一起去食堂吃饭吗?"对方也不能说不礼貌,她带 着一种近乎惶恐的仿佛被这热情吓坏了的表情,微笑着说自己 中午有点事,要出去。但她只字不提自己要去哪里以及要做什 么,似乎并没有必要仔细想个借口出来。等蒋晓玲和倪佳佳悠 闲地吃完食堂甚至在附近转了一圈回到办公室之后,她已经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了,还给她们俩带了饮料,是对失败邀请的回馈。意思就是说:她既不想跟她们做朋友,也不想得罪她们。

这位名叫夏玥的新同事,于2008年1月下旬正式入职。那大概是报业黄金时代的尾声,奥运会快要开了,每个人都很兴奋快乐,觉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正在或者将要发生。报社还算是不错的工作场所,尤其是这种体制内的大报,尤其是在南京这样热爱稳定生活的城市。记者走出去都相当自信,车窗前放着报社的通行证,到哪里都畅通无阻。每年会招一些毕业生,也都得有点门路才能进来。夏玥已经毕业一年多了,不是应届生,要进来是不容易的,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关系,还是顺利入职了。听说她本来想当一名时政记者,但那有点过于强人所难,最后进了新闻部当编辑。一个收入稳定也很清闲的岗位。

她第一天来的时候,看上去谨慎而且腼腆,杨主任(一个温和的中年女性,满脑子里只有家庭生活)把她介绍给大家时,她害羞极了,脸颊粉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微笑。但眼神却并不躲闪,反而非常镇定老练地打量着大家。那眼神足以令人感到一种轻微的不快。蒋晓玲和倪佳佳互相看了一眼,都觉得自己识破了什么。

果然,夏玥迅速摆脱了"新员工"那样模糊而羞怯的角色,展现出一种熟练的凌厉,令所有人都感到了一丝压力。好久没见到对工作如此一板一眼、认真又固执的编辑了,简直令人尴尬:她每天逐条跟记者讨论稿件,给记者提出新的采访方

向。记者对此都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他们眼里,编辑只需要改改错别字、删删段落、做做版面就行了。况且有些稿子本来就是政府部门的通稿,记者去拿了稿子,顺便拿一笔200—500元不等的车马费,回到报社把稿子稍微改改,央求编辑给发个"豆腐块",第二天给对方打个电话: "李处啊,稿子发了,改天一起吃饭。"这件事就算顺利完结了。出于感谢,记者也会经常请编辑吃饭。平衡、友好、愉快······却被夏玥一举打破。她总是对记者说: "我觉得这条信息挺有意思,你要不要重新采访再写一遍?再采访一点周边信息,或者补充一些例子?"记者被追问得不胜其烦。

就像读书时每个班级都会有这样一两个同学,总是认真到 让其他人搞不清楚她是在装模作样还是确实太认真,并且让人 觉得被冒犯了。夏玥固执己见的行为惹得记者私下怨声载道, 后来他们索性直截了当跟她说:"能上就上,不能上就算了, 别搞得这么复杂。"然后拂袖而去。但夏玥既没有生气,也没 有改变自己的做法,这让其他编辑也变得为难起来:好像有人 直接用行动指出了他们的敷衍和不称职。

有一天倪佳佳早上吃得有点撑,中午没有去食堂。她看到 夏玥不紧不慢拿出了自己的帆布包,还有水杯,往外走去。被 好奇心控制的倪佳佳忍不住跟着她,想看看她每天中午到底在 做什么。夏玥不紧不慢地上了顶楼。顶楼有个巨大空旷的天 台,男记者们喜欢在那里抽烟,女记者们也会上去闲聊,倪佳 佳以为她会去那里,结果她一拐弯,进了旁边的阅览室。 阅览室?阅览室里全是陈旧书籍的味道,还有全国的报纸和杂志,虽然既全面又及时,但来看的人寥寥无几。负责阅览室的是一个因为车祸而伤了腿脚不再适合当记者的老员工,报社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将他安置在这里。中午的阅览室几乎空无一人,夏玥独自在那边翻阅杂志和报纸,啃三明治。

"她觉得我们这里是《南方周末》还是《三联生活周刊》?"倪佳佳后来讲的时候,自己都笑了起来,"以为自己真的在搞什么新闻事业吗?但这里只是一份体制内的日报啊,最忠实的读者是公务员,他们无聊的时候中缝都会认真看。"真的,蒋晓玲去年获得"优秀员工"就是因为她建议在中缝里放幽默笑话,结果读者反应竟然非常好。

"这种女孩子我们不是见得多了?来的时候羞涩得很,一说话就脸红。主任布置任何工作,她都第一个举手,积极主动,完成得一丝不苟,就跟学习委员似的。接着呢,你就会发现,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我们等着瞧吧。现在都没人知道她究竟是怎么进来的。"蒋晓玲是一个40多岁的胖女人,短发,总是穿着一身灰色运动衣,从不化妆,整天拿着一把梳子在头上梳来梳去,说是活血利脑。

- "一上来就交给她时事版面,真的挺器重她。"倪佳佳语气带着一点酸,"她摆出这副姿态是给谁看啊?"
- "又有什么用?"蒋晓玲毫不在乎地说,"难道还能带来什么新气象?"

最后, 倪佳佳扭捏地问了一句: "你觉得她漂亮吗?"

"没你好看。"蒋晓玲看着倪佳佳闪亮的眼影,毫不犹豫 地回答。

她已经在这里工作将近20年了,河流中最资深的鱼,并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处世哲学和生存经验,这也是经过长久时间证明了可行性的经验。她的工作态度只有一个: "混混就好。"既不想升职,也不想进步,只想优哉游哉地生活。对于自己能在这里得到什么,以及需要付出什么,也相当明了。所以蒋晓玲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平衡这两边:尽量付出更少,得到更多。得到更多不一定,但付出更少却可以控制。她牢牢把握着最轻松的几个版面,比如"夜航",就是一个散文版,拥有一群固定作者也拥有固定的读者,做起来丝毫不费力气,还经常拿好稿。她还对如何更多更好地利用报社的资源最为擅长:因为跟食堂的人混得很熟,她每天都提前知道食堂晚上会有什么外卖的卤菜和面点,碰到好东西她总是第一个跑去排队。

这天食堂的师傅又通知她:晚上食堂做了酱鸭。难得的。 就几十盒,卖完就没。所以一到时间,蒋晓玲就下楼了。然而 令她吃惊的是,夏玥竟然已经到了,她晚饭打了两份,还拎着 一袋包子和两盒酱鸭。

"买这么多啊?"两个人迎面撞上,蒋晓玲出于交际的本能谨慎地搭讪。

与她的担忧相反: 非但没有遭到什么冷遇, 夏玥反而比任何时候都热情自然, 她举起刚打的饭菜, 好学生的脸上露出了坏小孩的笑容: "今天回家就不用做饭了。包子明天当早餐。有食堂的单位太幸福了。"

"你男朋友乐意吃食堂的菜吗?"蒋晓玲看着两份饭,试 探地问。

"不是男朋友了,我们刚领证。但我不太会做饭。食堂拯救了我。"

这是蒋晓玲第一次知道她的私人生活。结婚真早啊。蒋晓玲想:"她今年多大?25岁有没有?也不知道她跟什么样的男人结婚了。"她甚至还在脑海里想了想,没有能想象出来:她跟这里的任何男人都不匹配。

第二天她跟倪佳佳说到这个的时候,倪佳佳也很惊讶。倪佳佳那年27岁,是报社著名的单身女性,对所有早婚人士都嗤之以鼻。她的人生主要以绚丽见长: 拎名牌包,开Mini Cooper。冬天也坚持穿短裙。关于她的传说很多,对她钱的来历众说纷纭。夏玥来了之后,她的人气有所下降,对此她当然有危机感。夏玥依然保持着学生气的穿着,又带着一种随意的好看: 高腰直筒牛仔裤、球鞋、T恤、宽松的白衬衫、西装挽起袖子……在报社唤起了一种崭新的审美。不过听说夏玥已经结婚之后,倪佳佳也算是松了口气: 已婚妇女等于退出了所有竞争。结婚究竟有什么意思呢? 倪佳佳对此完全想不通。

虽然像蒋晓玲一样好奇,但她们对夏玥的丈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一无所知。每天上班,都有一辆大概是新买不久的白色福特把她送到报社门口,夏玥开开心心下车,由此可见两个人感情应该还不错。但夏玥从不带他参加同事的聚餐或者聚会,当然她本人参加得也很少,借口倒是讲了一大堆,看不出有任何融入这里的渴望。

"你不觉得她很高傲吗?却还总是装作很亲切的样子,真是令人烦躁。"这是倪佳佳对夏玥最常见的抱怨。但蒋晓玲却有别的想法:"她虽然结婚了,在报社却对家庭生活绝口不提,跟单身人士没两样,会不会有别的什么原因?"

"难道有什么情况?"倪佳佳问。

"总有一天会知道的。"蒋晓玲非常有信心地说。

5月12日,报社大楼忽然晃动了起来,正好是下午上班时间,几乎所有人都在办公室,记者们也陆陆续续回来了,正在互相开玩笑。晃动刚开始时,每个人都将信将疑,反复确认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接着有人喊了一声:"地震了快跑!"于是所有人一溜烟扔下了手头所有的东西开始往电梯狂奔,到了电梯口,又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不要坐电梯,危险!"所有人又开始沿着楼梯往下跑。他们的办公室在偏高的位置,26楼,平时觉得视野好,心中难免自豪,此时却只想骂人。跑到一半有人大喊一声:"我们是不是要死了?"另外一个人叫:"还没。"又有人说:"跑得太累了,不想跑了。"最后

主任的声音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响起: "别多想了!晚上都得准时交稿!"

跑下来之后,大家聚集在楼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有人都安全了,除了一名校对崴了脚。有人说: "要真有事,这楼一倒,所有人也都完蛋了,不知道跑下来做什么。"人类真是茫然而匪夷所思的生物。此时大地已经平息,天高云淡,所有人都在打电话,导致电话根本打不出去。无论如何,最终都是虚惊一场。在楼下徘徊了一会儿,有人担心还有余震,但那些勇敢又盲目的人已经慢慢上楼去了。电视里消息出得很快,是四川汶川地震了。离这里那么远,却还有震感,可见汶川中心会是怎样的情形。

接下来几天,所有新闻几乎都围绕着汶川而进行。作为一张城市日报,当然没有必要派遣记者去现场,但全国各地很多媒体记者都去了。记者们之间那种隐秘的友谊被牵动着,一时间变成了命运整体。所有人都关注着那里,但大家很快就发现夏玥的关注更为准确、贴近、密集,她的消息总是比其他人更早,也更具体。她提出的组稿角度总是新颖而且,怎么说呢,是一个身在此地的人多半很难想象出来的角度,就好像去过现场一样。

也因此,夏玥在此期间收获了数量庞大的好版面,因为表现过于抢眼,有一天在电梯里,当着很多人的面,林副总编喊到了她的名字: "你是编辑部的夏玥吧? 听说你非常热情又有才干。"夏玥以一贯羞涩但毫不躲闪的目光接受了表扬。走出

电梯之前,林副总编还以谨慎而鼓励的动作拍了拍她的肩膀。与往常一样,夏玥的脸立刻变得绯红。

等到了2008年的夏末,蒋晓玲觉得匪夷所思:夏玥不仅成了报社最闪亮的新星,人人都喜欢她,就连倪佳佳也跟她要好起来。两个人经常一起去食堂,还一起去阅览室。倪佳佳甚至开始不知不觉模仿夏玥的穿着,她那些妖艳而不合时宜的衣服通通不见了。

蒋晓玲这才意识到:夏玥身上那种安静的影响力,因为决绝而且坚定,不管不顾,所以脆弱的人往往情不自禁向她靠去。她也是刚刚才发现,不知不觉中,记者们开始竞争通稿的修改和写作,拿了钱之后回来发篇通稿变成了非常没出息的行为,把通稿也能改成可读性强且有价值的稿件,甚至拿到"好稿"才了不起,这成了记者们争相努力的方向。整个新闻部和编辑部被一种莫名的活力掀动起来。

关于夏玥的传说越来越多。据说她之前在上海一家著名报 社工作,写过很有影响力的稿件,有很多新闻业的有名朋友, 是真正的"新闻从业者"。不知道谁开始叫的,总之现在所有 人都喊夏玥"夏编",虽然有着玩笑的成分,但确实很尊重 她。

这一切都让蒋晓玲感到不舒服。不舒服的原因倒不是因为 倪佳佳,她在报社的朋友多的是,况且她本来也并不喜欢跟倪 佳佳这种自以为是的年轻女人天天待在一起。让她不舒服的 是:自己一直坚信的东西被质疑和打破了。那份心安理得的停 滞、闲适、不思进取,对一切尽在掌握的旁观者似的得意,被证明根本一钱不值。有人真的相信那些所谓的新闻理念,并且这确实是有意义的。这简直令她恼火。

她再次回到她火热的小集体中,与后勤部门的人混在一起。她一向觉得掌握着这家报社的并不是主编或者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编辑记者们,而是司机、保安、厨师……司机几乎对这个报社发生的一切,或者将要发生的一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毕竟他们不仅负责载领导们还负责载记者们去新闻现场,空闲的时候就聚在一起交换信息。她也很喜欢去保安室玩,那里简直是报社所有秘密的储藏间,而且保安们从来没有保护秘密这个概念,他们最喜欢看体面人的滑稽事情。她下午经常从编辑部消失不见就是在保安室跟他们一起抽烟。

"哈哈哈快看快看,这么大胆?"保安小张先笑了起来, "林副总是不是不知道电梯新装了摄像头啊?"

于是大家都聚集过去,小小而且并不清楚的监视器上,可以明确地认出那就是林副总编,这两年刚被破格升职,意气风发,刚40岁出头的才俊,他把手搭在了旁边一个女人的腰上,侧头跟她正说着什么。那个女人不知道是出于害羞还是一种隐藏自己的本能,一直低着头,没有看清楚脸。

"晓玲姐,这女的是谁啊。你认出来没有?"

蒋晓玲扫了一眼屏幕,只看到了那个女人走出电梯的背影,她轻轻吸了一口气,眯起了眼睛,说:"怪不得呢。这下

全都明白了。"

2010年初,集团想筹备一张新报纸,以摆脱大报的沉重和复杂,对这张报纸的前途,集团有着充分而巨大的期望,派出了几个相当得力的干将。在这一群人中,刚来报社两年的夏玥被指派全权负责编辑部门,事实上也就是统领全报的内容生产。这在所有人看来不可思议,又觉得并非不可想象。此时,她跟林副总编的绯闻已经传了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里,夏玥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在各种目光和传闻里埋头工作,成绩喜人。人事通知张贴出来之后,一片哗然,夏玥走马上任,成了集团最年轻的编辑部主任。

2

这一带在十年前不过是一片荒地,现在却因为猛然上涨的房价成为新的热门区域。方晨和夏玥买房的时候,价格刚刚开始上涨,即使是不太懂房地产的人,也嗅到了一丝紧迫的味道。方晨的父亲与他们一起来转了转,都没有多看几个小区,就直接拍板定下了这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小区全是精装修房,这种安排好的、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令人觉得稳定而且安全,就像各个品牌连锁店一样受人欢迎。父母的经济支持在这个时代完全理所应当并且必不可少。住在陈旧拥挤的市中心早不是这一代的追求,在郊区的新式小区里拥有一套住房、一辆车,变成了更主流的生活。而他们,就在这种主流生活之中。

新婚旅行归来之后,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彻底步入正轨。虽然两个人结婚结得突然,但之后的一切都顺利而且有序:领结婚证——办婚礼——新婚旅行——住进新房。南京IKEA在这一年的8月开业,他们好多周末都献给了那里:在餐厅吃饭,然后一人买一个甜筒在里面一逛大半天,缓缓搞定了家里的软装。主要以夏玥的喜好而定,书橱占了一整面墙。等他们真正住进去的时候,一种过家家的气氛才消失了,生活变得郑重其事起来,又变得更为日常和重复,吃着甜筒闲逛的时光一去不复返。此时已经是2008年下半年。

方晨每天坚持送夏玥上班,虽然夏玥并不需要这么早去报社,却也完全配合了他这份心意。她跟他一起起床、刷牙、玩闹、吃早饭:面包、咖啡。然后一起走到地下车库拿车。车子开出相当欧式的小区,保安们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门口的宣传画上不厌其烦地强调着:在任何时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物业电话。

之后他们开向高架,遭遇早晨不可避免的堵车。就连堵车,都是这种生活的一种标配。但方晨很享受这个时刻,比起其他任何地方,方晨最喜欢的是车里。尤其是早晨与夏玥一起坐在车里。这个时间里,世界缩减为一个小小的驾驶室:静谧、安全、无关天气。他掌握方向盘,夏玥坐在副驾。只要条件允许,她就总是打开窗户,有时候发丝会飘过来,轻轻触碰他的脸。如果说对此时此刻有任何一点点不满,那就是夏玥更习惯看着窗外,而不是他。但当她转过头对他微笑的时候,又什么都不重要了。车里是安全的、可控的、稳定的,恰如现在

的生活本身。有时遇到极端天气,比如忽然而至的暴雨,不过 是更令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庇护的,比起路边跋涉的行人、冒雨 骑行的电动车,他们总算是毫发无损。

在结婚之前,他们都不知道婚姻是什么。在结婚之后,也没有弄得很清楚。他们将婚姻视为两年校园恋爱以及一段时间异地恋之后一个简单的延续:只不过多了房子、车子、家务和工作。

有一天夏玥下车时,方晨忍不住问了她一个傻乎乎的问题: "你现在开心吗?"夏玥没有任何迟疑地说: "开心。" 听到这句话,方晨忽然放下心来,比自己开心还要感到开心。

还令方晨开心的是:公司楼下宽敞的停车位、进出公司时刷卡那"滴"的一声、同事们整齐洁净的西服、中英夹杂的对话、严谨的邮件往来······这一切都令他感觉到一种未曾体验过的形式感上的满足,对自己社会身份的确切认知。他对每一个同事展露自己的笑脸。

没有人不喜欢方晨。他身高1米78,看上去却矮一些,是因为他总是不自觉缩小自己的缘故。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微笑,有一张平和而普通的脸。没有人见过他发火或者发脾气。在公司无论是被呵斥或者刁难,他都全盘接受下来,毫无怨言。任何人讲笑话,他都会第一个笑。三天两头的,他给办公室的女孩子们买饮料、零食,听她们倾诉任何琐碎的事情而丝毫没有不耐烦,也从不轻易评判什么,或者说从没有任何标准,他无限地站在倾诉人的那一边。

方晨与夏玥都是2006年夏季大学毕业,新闻系毕业的他的就业方向,跟跨国企业没有任何联系,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递了简历去一家著名电器企业的市场部。他本来就对新闻不感兴趣,报这个专业纯粹是觉得好玩,而且新闻系的大学课程无比轻松,连高数都不需要学,正中他下怀。他对学习早就厌倦了,一本书也读不进去。大学晃了四年,直到毕业时他依然对新闻这个行业没有任何认知,写文章也一塌糊涂。他在简历上突出写了自己在学生会组织各种活动的经历,将自己的英语水平略微夸张地吹嘘了一番,获得了面试的机会。

面试时情况并不乐观,主面试官问了他几个专业问题之后,双方就陷入了尴尬。虽然面试的是市场部,但那天销售部的主管王纯恰巧也在。她当时35岁左右,常年销售业绩领先,统领销售部之后也一往无前,所有部门都敬她几分。毕竟所有部门都是虚的,销售才是实在的。可能是出于一种本能,王纯对这个温和爱笑看上去脾气很好的男生有一份好感,她问他愿意不愿意做销售,并且开玩笑说:"市场部是负责花钱的,销售部却要负责挣钱,如果你不怕辛苦,可以到我们销售部来试一试。"没想到方晨立刻认真地说:"销售部是最锻炼人的部门,如果能有这个机会,我一定全力以赴。"

就这样,他成为全班唯一一个进了全球500强企业工作的人,英文名为Tim。Tim方。而他的成绩在班上排名倒数第三。

进了公司之后,毕竟是王纯亲自招进来的人,他顺理成章 很快成为她的得力干将。而且方晨神奇地发现,只要到了一个 稳定的体系中,所谓的个人能力就逐渐变得不再重要,只要你 跟随系统给你指定的方向和方法,一切就会水到渠成。王纯让他去对接大卖场,那几年正是苏宁、国美、五星大肆崛起的时期,也是人们买房、装修、添置新家电,热情洋溢地全面改善自己生活的阶段,只要跟卖场亲密合作,搞好关系,销量根本就不用发愁,有时价格越高的电器反而卖得越好,可以说是进口家电的黄金年代。

方晨与几个卖场负责人的关系都很好,得益于他经常组织的饭局和宵夜活动,得益于他让人开心和放松的本事,得益于他的天然和随和的服务精神。什么时候搞活动促销,怎么争夺宣传位,如何加入卖场活动获得高销售和利润,他渐渐就懂得很多。

工作的前两年,时间仿佛飞逝。之前他一直住在公司附近,有任何事跑步五分钟便到。2008年他结婚后慢慢搬到新家,开车上班,一种上了轨道的感觉愈发强烈,并且觉得一切会这样永远持续下去。

但最深谙此道的王纯却开始渐渐感到不安。尤其是国美的创始人出事后,她开会时更加频繁地说起: "把销售都寄托在大卖场太狭窄了,别看现在都很热闹,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大卖场衰落起来也很快的。如果以后一家独大,那么品牌就不再有发言权。"她主张一边再多建标志性门店,一边要大力发展线上销售。但如何发展? 虽然网购已经初步普及到了大面积的私人生活中,但电器牵扯到了各方面的问题: 物流、仓储、售后,更别说还有大卖场的阻拦。

每次王纯在大会上提到这个,都会得到上司的口头表扬, 以及实际上的不留情面的否定。这一片区销售稳定,与卖场携 手,各方面都很轻松,何必要那么未雨绸缪,对现任领导的业 绩也很不利。况且大卖场势头那么猛,怎么会"不行"?根本 不可能。每次做活动,卖场里挤满了人,电梯上上下下,销售 额令人震惊。怎么会不行呢?

"看看格力,跟卖场闹翻之后多么辛苦。你不能因为崇拜 董明珠就要学她吧?"

王纯顶着齐耳短发,穿着西装,一脸严肃,以一种接近男性的外表挤在黑压压的男性高管中,忍受着男性们无聊的玩笑。方晨将这个场景跟夏玥说起时,夏玥都会惊叹于男性那种盲目的自信与利己。这些男人对自己的利益把握得寸土不让,却很少往前看,对未来持有抗拒的态度,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那样,有着开疆拓土的勇气。他们偶尔提拔一个女性,却并不真的尊重她,内心对她的想法都嗤之以鼻,觉得她根本不懂。夏玥如此评价的时候,方晨频频点头。

几次提案之后,即使在这方面略有迟钝的王纯也意识到了,从此闭口不提,安心工作起来。

之后有一天,王纯走进办公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以往中性化的装束完全变了,衬衫、西装、西裤、黑皮包一概不见踪影。她穿了一条彩色宽条纹长裙,拎着一只小包,戴了简单的耳环,整个人焕然一新。

"耳环真好看。"进她办公室拿资料的时候,方晨由衷地说,"简洁又精致。"

"我啊,本来就很会打扮。"王纯一脸受够了的样子。

方晨隐隐觉得有什么变化要发生,但又不确定是什么。

第二天早晨他在送夏玥上班的路上,忍不住谈到这个,夏 玥随口说:"要不就是要离婚了,要不就是要离职了。女人改 变外貌就是想改变生活的征兆。"

方晨觉得女人之间的互相了解真是异乎寻常,那么自己该 怎么办呢?

"如果是离婚跟你当然没关系,如果是离职,那么你是要跟她一起走,还是留下来?留下来谁会接手?你能不能适应?"

"如果留下来,说不定会被清洗吧,毕竟都觉得我跟她走得太近了。但她可能一个人都不想带走,因为她什么都不说。"

"那你想留还是想走?先明确一下自己的想法。"夏玥谈 论任何工作上的问题时,总显得过于严肃。

这个问题被提出之后,车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很显然方 晨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之后夏玥说: "我也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跟你说。"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了吗?"方晨敏锐地问,因为夏玥几乎不跟他谈论自己的工作。

"没什么大不了的,报社到处传我跟副总编的绯闻,但没有这回事,希望你相信我。"夏玥毫不躲避地直视方晨的眼睛,说出的话更像是要求而非请求。

方晨一时间感到有点混乱,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并且决定 不询问任何细节,只是说:"好。那当然。"

凝神看着夏玥下车之后走进报社的背影,心中也谈不上太 多迷惘,方晨一踩油门,向公司开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方晨努力想在公司瞧出点什么。除了他之外,他感觉所有人也都在观望。南京的外企不多,虽然也令人羡慕,但保守稳定的城市里,也不算是一份多么令人重视的工作。政府部门之后是国企,国企之后才轮到外企。王纯这种纯销售型的人才又能去哪里呢?

她开始问方晨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方晨,你喜欢吃面包吗?""喜欢吃哪家啊?""现在年轻人天天吃面包吗还是吃包子更多?"

南京就这么大,业界的事情也不可能密不透风。王纯要被 挖角了,大家都这么说。据说片区老总也跟王纯试探了几次, 王纯都否认了。听说是一家连锁食品企业,想要扩张,挖王纯 去当副总。 给王纯买过几次面包之后,王纯对其中一家本地连锁烘焙店的牛角包特别在意,经常问一些问题。方晨不动声色,但内心已经有了判断。恐怕就是这家面包店吧。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也或许是为了给自己以后的决定带来一点参考,他开始逐一走访这家面包店的连锁店,与店员漫无边际地聊天,而这正是他的强项。

结果发现可以说是参差不齐,闹市区的两家店生意很好, 其他家基本就是瞎来。随便搭讪问几句就会发现员工对老板颇 多微词,言语里诸多嘲讽,说他过于亲信别人,中层腐败,中 饱私囊。照方晨看来,这个企业恐怕撑不了几年。

周一例会之后,王纯再次灰着脸回到办公室。片区老总虽然语气豪迈,但实际上气量不大,王纯要被挖走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他不希望王纯离职,却不停对她发火,诸多苛责,想用权力令其臣服。

到了中午,方晨打定主意,他没有去吃饭,而是在办公室静静等待。差不多到了一点,王纯才走出办公室,看到方晨还在,就问他吃过饭没有。方晨说没有,"那么一起吧。"两个人走到对面的小饭店去吃酸菜鱼。

王纯要了很多辣,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大量喝水,这平民的食物令人感觉亲近。方晨头脑一热,就说: "老大,虽然今天柯总很过分,但您也别生气,只要低个头,去认个错表个态就行了。毕竟您在这里工作很久了,没必要因为这些小事不开心。"

- "是啊,我在这里够久了。"王纯又要了一瓶冰水。
- "我们公司还是挺好的。本来这里也没太多好公司,我毕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如果不是公司录取了我,我可能就得回家考公务员了。"
 - "倒也不是没地方去。"王纯漫不经心地说。
- "那家不行的,去了恐怕会比这里糟糕很多。私企的问题也很大的。"方晨脱口而出。
 - "哪家?"这次轮到王纯惊讶了,"你在说什么?"
- "就是牛角包那家嘛。这家一共10家店,我几乎每家都跑了一遍。估计只有一半店在盈利,管理的问题也很多······"
 - "你都跑了一遍?"
 - "是啊,反正有空我就……好奇呗。"
- "那你交个详细报告给我吧。"王纯直接打断了这次谈话。
- 一个星期之后,方晨交给王纯一份相当详细但谈不上多么有价值的报告。但这份报告从具体店面的事例上侧面帮助王纯决定了"面包温度"在南京第一家店的店址,并且制订了对本土面包店的竞争打击方案。这家当年最热门的上海企业带着面包店咖啡屋的模式进南京,王纯是作为地区老大被挖角的,条件相当丰厚。她带走的唯一一个人就是方晨。面包店开业之

后,整整三个月门口都在排队。人生第一次跳槽的方晨,年薪涨到了20万。2010年在南京的年薪20万,简直富裕得令人羡慕。

这是一个极其美妙的年份,就好像所有的好运都降临在这 对夫妇身上:他们年轻、富有、朝气蓬勃,拥有光辉灿烂的未 来。

第三章 私人秘密

1

这一天夏玥又梦见了上海。准确地说,是梦见了自己在上海租住的那间小公寓,大概40平方米,老旧但是美,窗户很大。除了睡觉,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窗户边,读书、听音乐,或者只是看着窗外,仿佛那里有她想要的一切。她有一张站在窗户边拍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穿了一件宽大的白衬衫,牛仔裤和球鞋,婴儿肥还没有完全褪去,齐肩的头发向后翻去,露出额头。就像是回忆中的照片,或者照片中的回忆,一向清淡的脸上却带着甜美而陌生的笑意,日期是2006年11月,同事用宝丽来给她拍的。这间小公寓离报社很近。她在上海的日常生活几乎全部局限在报社附近,市中心一带,安静而时髦的地方。父亲给她付了房租,但他仅仅是出于义务而不是乐意,事实上他非常不高兴,却又努力不表现出来。

到了上海,这个妈妈不断提及的城市,夏玥小时候跟着妈妈来过几次,但印象不深。等在这里住下来之后,她心中那种隐秘的"这或许是我的城市"的想法渐渐被打破了。她不会上海话。早就从上海离开的妈妈显然没有能够跟上这个国际都市的脉搏,她当年对夏玥描述的那个上海早就不复存在。她每天从租住的房子里走到报社,一路上的心情既新鲜又惆怅。她尝

试在电话中跟方晨描述这种感觉,但词不达意,而方晨也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去上海呢?"方晨虽然尊重她的选择(或者说没有反对的能力),却非常迷惑。顺利找到工作的他,对夏玥的行为感到万分不解。

比较成立的说法是因为她大四时在这家报纸发表过一篇稿件,因而与一位编辑熟悉起来。编辑就好心跟她提及毕业后可以来试试,试用一段时间或许就能正式入职。正巧报社准备成立一个新部门,主要是采写重大报道,除了从全国引入长篇报道人才之外,也想培养新鲜血液,做些辅助工作。一篇报道有时甚至要长达半年的准备、采访和编写,但每篇出来之后就必须有分量。一个充满了雄心壮志的部门,你不可能不被感召,而跟着著名记者们学习的机会也不是说有就有的。

除此之外,私心里对于自己原本所在之处的好奇以及一种 隐秘的好胜心也驱动着她。每个同学都选择了就业,而她竟然 是全班唯一一个来到一家"真正媒体"工作的,即使那暂时还 并不是一份完全正式的工作。

那还是记者可以大声质问市长的时代。报社被一种普遍的狂热所笼罩,以他们并没意识到的最后的激情幻想着改变世界。每个知名记者都有着大量与各级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有些记者几次三番闯进地级市的领导办公室,或者在被禁止的区域通行无阻,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打断领导讲话提出质疑。当然最传奇的是那个去采访一起县城官员跳楼自杀事件被扣押了三

天之后自己逃出来的人。夏玥一到报社就开始一遍遍地听到这个人的故事,感觉与他已经变成了熟人,却从来没有见过。

等夏玥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她在这里实习两个月之后,这个传奇英雄般的人终于来到了报社,正好也是他的稿子发表之日,庞杂的线索,大量的采访实录,构建出一个充斥着腐败、暴力和裙带关系的县城官场。他踏进办公室的时候,大家给他鼓掌,喊他的名字:周为恺!好样的!

夏玥看到周为恺的样子感到有点意外。本来以为是个强壮的大汉,没想到是戴着眼镜的瘦高男子,头发乱蓬蓬,背着一个旧旧的黑色双肩包,看样子比她也大不了几岁,更像个大学助教。这副样子出现在县城打听来打听去,那毫无疑问是肯定要被怀疑的。被抓起来也是情理之中了。

中午聚餐庆祝的时候,夏玥正好坐在了周为恺的旁边。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听他讲自己的县城历险记:如何不断加强看守他的人的恐惧,不断暗示自己"很有来头""背景很硬",告诉他说这里会出大事,并且还装作一副悠然自得愿者上钩的样子,最终看守的人以"不被写进稿件"为条件放走了他。趁着他说话的间隙,夏玥对周为恺说:"周老师,下次您再去县城采访,我可以协助您,县城那一套,我特别熟悉。"

"别用什么您字。也没必要叫我老师。"周为恺似乎早就 厌烦了回应各种各样崇拜者的废话,他扭头跟旁边的人继续讨 论一个冤案,把夏玥晾在了一边。 夏玥努力克制住自己尴尬的表情,装作既没有感到被冒犯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样子,维持着脸上自然的笑意。碰上一面隐形的墙,夏玥希望把这视为崭新生活的一部分来习惯。她若无其事地继续吃,挑着雪菜毛豆那碟凉菜里面细嫩的毛豆,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内心一团混乱。过了一会儿,周为恺在跟别人谈话的间隙沉默下来,其他人继续聊着,没人注意到他们俩之间那小小的沉默漩涡。就像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似的,周为恺忽然把那碟雪菜毛豆往夏玥面前推了推。夏玥想抬头观察他的表情,来推测他这个动作的含义,到底是嘲讽、嫌弃,还是一种补偿式的安慰。但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继续看着那碟雪菜毛豆。小小的漩涡沉默地持续着。

需要适应的东西那么多,最需要适应的就是这种迷惘与挫折:与陌生环境的格格不入,看似兴奋的表面下深深潜藏的被动和不开心,以及对自己决定的怀疑。当方晨以及其他同学仿佛穿上最合适的衣服一样工作的时候,她却还在徘徊。有时打电话的时候,方晨会毫不避讳地说:"待不下去就先回来吧,玩一段时间也没关系。"这句话令她安心的同时,又心如刀绞。

周末她往往也会去报社,而不是去逛街。年轻人们兴致勃勃地聚在一起,聊天、吃饭,互换各自的稿件阅读、讨论。这其中却暂时并不包括夏玥,因为她所在的部门写的都是重大特稿,而女记者们的工作又相对边缘一点,更别提她这样的女实习生,多数工作是一些背景采访以及资料整理。夏玥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去到现场,有很多不确定的甚至危险的因素,女

生也比较难以融入,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就这样的一点困难已经让上司本能地做出决定:尽量派男记者去一线。有时候要卧底采访,三天不能洗澡的情况也有,怕女生受不了,夏玥真的完全明白,但失望是难免的。性别间难以说出口的不平等,导致她在这个部门几乎没有工作成果可言。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夏玥遇到了理想中的新朋友,一个叫赵梦的女孩和一个叫李廉的男孩,两个人都是海外回国,英文极其流利,身材高大,表情爽朗,对她热情又友好。就像是理想国,或者是第二次的大学。夏玥有时不敢置信自己正身处其间,她什么都没有,毕业于一个并非一流的大学,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的学识或者成绩。有的仅仅是对这一切近乎天真和赤诚的向往。其他人都在频繁出稿件的时候,她依然找不到方向,每天困守在办公室装作忙碌的样子。这也使她总是显得有点紧张和急切,像偶然闯入、迫不及待起身要离开的人。

所以那天周末,周为恺走进办公室,问谁有空帮自己做一点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时候,夏玥第一个举手了。周为恺说:"可不是轻松有趣的事情,非常枯燥的。"好像担心她不能做好,但并没有拒绝她。他又问她:"你懂一点法律吗?"夏玥当然什么也不懂。周为恺叹了口气,没有办法的样子,说:"那么先试试吧。"

没想到资料那么多,看得夏玥头昏,而且一头雾水。但她毫不犹豫地坚持着。有时她在翻看资料的时候,周为恺会忽然走过来,坐在她旁边,毫不在乎地转着笔。他那年大概28岁吧,也算年轻有为,身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能量,此时却像小学

生一样。笔在他手上稳稳地转着,在几乎不可能停止的时候忽然飞落到了地上,他也懒得捡,转头问夏玥: "资料看得怎样了?到底有趣吗?"

- "谈不上有趣的,但很曲折。"夏玥这么说。
- "你倒挺有耐心。"周为恺轻轻笑了一声。

资料都是关于一起记者们认定的"冤案"。90年代末期的 边陲小城,女被害人被勒死在厕所,发现了尸体的A立刻报案, 却被当作嫌疑人抓获,警方认定他是罪犯,他在审判中也做了 有罪供述。但根据一名去过现场的警察的说法,现场简单,受 害人身上并没有伤口。但罪犯最终伏法的证据却是衣服上有死 者血迹。逻辑上各种不合理,证据也不可靠,其中包含着隐隐 的暴力胁迫的气息,但A还是被执行了死刑。然而,十年后,另 一名罪犯却在因其他罪行被抓获后,供认了这起罪行。

A的父母开始了没有尽头的申冤之途,记者们开始不断深挖当年的细节。令人震惊的是:真凶异常坚定地要求认罪,他不仅去指认了犯罪现场,供述了犯罪细节。还在法庭上屡次提醒法官对A负有的责任。或许是因为他的其他罪行过于深重,总之死刑已定,所以竟然是真凶本人想还A一个公道。人的心理是多么复杂呀。

但在罪案发生的那个城市,整个法律系统对此事持回避的 态度。因而记者们相约要不断写稿督促最高检插手此事,以促 成翻案。当地一名记者将资料详细发给了周为恺,希望省外尤其是上海、广州、北京等媒体重镇的力量能够将舆论扩大。

周为恺对这种无须亲自采访的事件兴趣寥寥,但与各个市的同路记者保持互相帮助与绵长情谊格外重要,追求正义、救助弱者这件事也荡气回肠。看着相当认真的夏玥,周为恺忽然说:"要不这样吧,你来试着写写看?"

"我?"夏玥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兴奋:自己等待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吗?

"只要注意语句措辞,第一要感人,让人同情A的遭遇,同情他痛苦的父母。第二是用词要既模糊又准确。明白吗?既不下定论,又不能出错,每句话都有出处,态度却实际上很明确。你能领会吗?"

夏玥完全理解。她的文章开头,从A父母现在的生活开始写,写得日常而绝望。她给提供材料的那位本地记者打了好多次电话,不断核实细节。为了把法律上的问题说得更为通俗易懂,她花了很大力气。结尾也相当意味深长,她写道:"正义究竟为何物?在所有追问都变成徒劳的当下,人们还能做些什么?"这篇稿子周为恺只改了几处,并且跟夏玥说下周三的重点报道版面就会发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夏玥要非常努力才能忍住脸上的笑意。

到了周三,夏玥一大早就狂奔到报社,心脏突突跳。新印好的报纸带着油墨香气摆在每个人的桌上,她迫不及待翻到重

点报道那一页,却完全愣住了:根本不是她的那篇稿件。她又 到其他版面去翻找,依然没有。完全不可置信,夏玥又看了看 日期,跟手机上的日期对照了三遍。没错。

有那么一刻夏玥感觉自己可能要哭,但她忍住了。然后她坐在电脑前装模作样地浏览各种网页,事实上什么都没看进去,失望导致的愤怒在心头累积。这时她忽然想起更糟糕的事情:她提前跟赵梦说了稿子要发的事情。可以想象,直率而天真的赵梦可能会急匆匆冲进办公室,然后大声问她稿子怎么没有见报。夏玥立刻焦虑地站起身走出门,想在赵梦到达之前拦住她,跟她解释。

结果刚出门就碰到了周为恺,他单肩挎着破旧的黑色双肩包,脚踩脏兮兮的球鞋,正晃晃悠悠走过来。她情不自禁往旁边躲了躲,与他侧身而过,内心充满了被欺骗的感觉,甚至可以说咬牙切齿。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周为恺转身叫住她,表情很疑惑: "稿子发表了不开心吗?怎么招呼也不打。"夏玥这才明白他竟然都还不知道这件事。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显得自己满不在乎,所以她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告别周为恺之后,夏玥在门口等了很久,也没见到赵梦来。她折回办公室,办公室出人意料的安安静静,但吵架声从林主任办公室传来。所有人都屏息聆听。

"就算很多年之后这个案子才能翻案,我们的稿子也会被 人记得。现在发表怎么就没有意义了?"是周为恺的声音。

- "这里面很复杂……"林主任息事宁人的声音。
- "新闻不仅仅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未来。连这种稿子都不肯发,我们部门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 "回头我们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事,小周啊你先别急……"话还没说完,周为恺就摔门而出。
- "小周"这两个字让夏玥感到一阵好笑。她没想过其实他也只是一个"小周"而已。想到刚刚自己对他产生的恼怒,也变得有点不好意思。

下午的时候,周为恺经过她的办公室,对夏玥说:"下班别走。"

夏玥乖乖等着,以为周为恺又要布置什么任务给她。然而 周为恺不见踪影,整个下午都不知道去哪里了。等到晚上7点, 很多记者都走了,夏玥依然默默等待,7点半,周为恺终于出现 了。

"吃饭去。"周为恺招呼她。他表情严肃,头发依然乱糟糟,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夏玥会提前离开。

两个人一起出了报社,走到马路上之后,周为恺担心引起什么误会似的,脚步很快,渐渐走到了前面。夏玥在后面跟了一会儿,忽然下定了决心,快步追了上去,与他并肩而行。他扭过头,对她笑了起来。

早春的风同时吹在两个人的脸上,当一辆自行车从后面骑过来的时候,周为恺轻轻拉了拉她的衣袖。

很多年后,夏玥坐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长达十个小时的飞行让她疲惫不堪。她去中间饮料台拿喝的,正走着,旁边一名年轻的美国男人忽然拉了她的袖子,她往后一看,空姐正推着餐车而来。他用异常熟练的中文说:"小心,餐车很重,惯性很大。"她道了谢,让过餐车继续往前走,就在这一刻,几乎是莫名其妙,她忽然想到了这个没有意义的动作,作用在手臂上的另一个力量。那天晚上有点清冷的风再次扑面而来。夏玥站在饮料台边,边听两个杭州的阿姨比拼各自的房产,边倒咖啡喝。

那天他们一起吃了什么?夏玥边喝咖啡边想,有刺身、烤鸡皮、烤银杏·····夏玥想起了十多年前上海日料店的食物。

"学校后门的煎饼果子还在吗?"周为恺忽然问她。

夏玥吃了一惊:"你说的那家是我脑海中现在这家煎饼果子吗?"

"应该是吧。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你的师兄吗?"

也就是说周为恺去了解了她的情况而她却没有想过去了解他的。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他是毕业于一个更遥远的地方。她以为他是北大的。

"我还以为这里所有人都……"夏玥字斟句酌地说。

- "都是超级精英?不是的,媒体这一行不讲究那个。况且 我们学校也很不错啊。裴老师还喜欢跟女学生谈恋爱吗?"
 - "他结婚了呢,跟我上一届的学姐。"
- "他跟我们班一个女生好过一阵子,据说也要结婚但没有。毕业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喝了很多酒,几个男生把他喊出去打了一顿。"
 - "真的吗?真的打了?几个男生,包括你吗?"
- "我是带头那个。打得也不是很重,泄愤居多,非常可笑。他喝了很多,醒酒之后他声称自己不记得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 "他结婚之后非常老实,对我们的女生可以说目不斜视, 我们去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躲躲闪闪。"
- "男人真是有趣。"周为恺以置身事外的口吻说,"我毕业的时候你大概正好进学校吧。算是直接错过了。"

夏玥不知道他说的错过是指什么,只是很诚实地说:"我们那届开始都在新校区,离老校区大概有30公里。不过大四的时候我们都搬回了市中心的老校区。宿舍条件差了好几倍,四个人一间变成了八个人,只有公共厕所和浴室,老鼠到处窜来窜去……但后门的煎饼果子是真的好吃。"

"多加葱,是关键。"周为恺笑起来。

这些没有意义的细节让他们感觉亲密,并且感觉共同拥有了一些什么使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

然后周为恺很认真地赞扬了她,称赞她有一种准确和同理心,以及谨慎的态度。说她很适合当记者,但最好有更多的冒险精神。在周为恺眼里,记者最大的乐趣并不在于写作,而在那些过程:他最喜欢做的工作就是走访或者卧底。他能为了调查一起工伤事故,在工地卧底一个月,戴着隐形眼镜,晒得漆黑,搬砖搬出了肌肉。写作不过是需要打发的后续,那个过程痛苦不堪。

盖伊·特立斯在《王国与权力》的开篇就写道:"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周为恺对这段全身心地赞同,甚至骄傲于自己是这样的记者,而不是那种自视为精英人士的记者。

"如果我们能组成一个组合,我负责前期你负责写就好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行,最重要的是描绘了一种美好的图景,一个更明确的未来。这顿饭吃得相当开心,食物的味道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多年后夏玥想起来的是一种彻底的满足感,就像一个饿了很久的人,一种全身心的满足,被需要也被填满了。

与此同时,夏玥也注意到:周为恺没有提及稿子没发表的事情,他没有说遗憾也没有说道歉。她也就没有再问。

原因大概两天之后就清楚了:周五的时候,稿子出人意料 地见报了,在重要的日期,重要的版面。夏玥不是第一个知道 的,当她到达报社的时候,赵梦跳着出来告诉她,替她开心得 大喊大叫。

不知道为什么,夏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或许是更令她兴奋的事情已经在那天发生了,或许是她跟周为恺不约而同一起建造的东西:轻声的微笑、默契的沉默、眼神的闪光。在那些东西的衬托下,稿件的发表已经无足轻重。但她也可以略微猜到,周为恺为了这篇稿件的发表做了些什么努力。在他看来或许只是简单的举动,却整个扭转了夏玥在这里的处境。一个月后她正式入职。

比她更兴奋的是做经济版的赵梦,对她羡慕得要命。赵梦 觉得经济版太枯燥了,那些无聊的金钱故事。写出来的文章, 除了行业内的人,没人在乎。看到夏玥写出这种所有人都关心 的稿件,她气得嘟嘴。

- "我也想调到你们部门去。"赵梦说。
- "那你的商学院白读啦?"
- "去他妈的商业。商业是无耻又无聊的行业。"

为了庆祝夏玥的第一篇重要稿件,赵梦和李廉约她晚上聚在报社附近一个安静的小酒吧喝一杯。在这种类似的聚会里,赵梦总是话最多的那个,李廉的话则最少,他安安静静,在文化部主要跑的是艺术线,那个时候,内地的艺术活动还相对匮乏,是狭窄圈子的自娱自乐,事情不是很多,不过有几个艺术家已经引起了西方艺术圈和收藏家的注意,价格渐涨。与艺术家们要好起来之后,李廉的穿着越来越个性了。他是整个报社第一个穿上PRADA的人。

聊天总是先从嘲讽李廉的PRADA开始。

"这么贵一件衣服。当然你穿上很帅啦。但这么贵。你的工资都不够买。你们潮汕地区是不是都是隐形富豪?"赵梦问。

"你们不懂啦。所谓势利的极致,就是艺术圈。穿得不行没人看你。"李廉小心翼翼地端起酒杯,担心弄脏衣服。

之后就是天马行空的话题。很多话题夏玥都跟不上。赵梦熟读福柯和波德里亚,李廉热爱大卫•霍克尼,而夏玥在大学读得最多的是小说,对以上两人究竟是谁都搞不太清楚。不管与他们关系多好,这份精神上的隔阂不可避免。坐在酒吧一起喝酒的时候,她忍不住一直想起周为恺:或许只有他才能理解她。他们俩是褪去所有装饰的、赤裸裸的新闻人。

那天他们讨论了很多的话题,而最影响氛围的话题由夏玥提出。这个问题简直幼稚尴尬,甚至她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

说这个。

她问赵梦和李廉: "如果我们到媒体工作是为了追求公平和正义,那为什么很多人事实上都在不断地用记者这个身份谋取某种私利呢?"比如票最难买的春运,记者们一边写稿为那些农民工兄弟呐喊,将他们那困苦的脸放大排在头版,与此同时又轻轻松松通过关系买到自己的车票。更别说每个记者都在为了小孩上学的问题讨好教育线的记者和主任。虽然赵梦嗤之以鼻,但他们经济版好些记者都在炒股,多多少少有些内线消息。这还算是好的,与此同时,在追逐各种腐败报道的同时,各个报社内部高层的腐败也在隐蔽而公开地发生,隐蔽是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细节,公开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在发生。夏玥困惑的是他们如何能在自己的信念和实际生活中形成一种毫不干扰的平行世界:一边笃定地相信自己正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边又并不羞愧地追逐金钱与特权。好像他们觉得自己在将真相给予民众的同时,应该得到回报。

赵梦无言以对,闷头喝酒。李廉,所有的追求尽在享乐: 社交、派对、酒、咖啡和PRADA,他觉得夏玥过于严肃,提出的问题接近于胡闹。人无法在私生活与理想之间建立一个准确的联系。他举出很多放浪形骸的艺术家,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道德可言,自律也无从谈起。艺术让道德更自由。他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同时追求好的生活与好的理想。但是好的生活与好的理想相冲突的时候呢?

"这是两件事。"李廉斩钉截铁。

夏玥对他们的反应意料之中,然而这却令她感到了坦然:或许她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世界青年,但却更根植于这片土地。

就在同一个酒吧, 几天之后, 夏玥问了周为恺同样的问 题。两个人碰到并不是相约,而是偶遇。夏玥走进去的时候, 周为恺正坐在吧台独自喝酒, 眉头紧锁。她走过去打招呼, 周 为恺有点惊讶同时又很惊喜的样子。两个人随意聊了一些,夏 玥莫名其妙就谈到了这个话题。本来以为会获得一阵讪笑, 或 者一个前辈从业者的不以为然以及自我辩解。但周为恺却深深 认同她的说法,他说:"现在或许看不出问题,但这个行业或 许最终会因为这些,而彻底失去被信任的机会。也可能会因为 这些问题,这个行业将在被打击的时候完蛋。我们这里叫记 者'无冕之王',赋予他们过高的身份和完美的想象,而在英 文的语境中,新闻媒体被叫作'watchdog'(看门狗),是完 全不同的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识。"但,"一个行业不管多么 充满理想,都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的状态而存在,它就跟所有 的行业没有两样, 既不高尚多少, 也不低廉很多, 它甚至比很 多行业都更有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 信念去从事它。"

听到这么认真的回复,也可能是因为酒精,一种暖暖的东西在夏玥心头回荡。很明显,对于一个理想的世界,他们各有想法。但这个理想的世界,彼此并非没有重叠:那是一个公正、明亮,充满了无数可能的地方。

那天他们俩大概喝到晚上十一点多,两个人告别时,周为恺说:"赶紧再找机会一起写稿吧。"夏玥笑着点了头。

两个人走出酒吧,去马路对面打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得有点多,还是因为别的,过马路的时候,夏玥在后面轻轻拉住了周为恺的黑色双肩包。周为恺回头看了看她,放慢了脚步,一声不吭就这样带着她走过了马路。

冰凉的酒液、简单的音乐、默契的笑声,走出去时树的阴影,夜晚沁人心脾的空气······这些景物就好像是夏玥关于上海最隐秘而美丽的情感的集合。

他们之后果然又合作了一次,前期的采访还是由周为恺完成,他带来大量大量的录音资料,光是整理这些录音,夏玥就从早到晚忙了整整一个星期。中间有很多次的聚会,吃饭、咖啡馆、酒吧,不断更新和补充材料,眼见着文章越来越立体与丰满,两个人的关系也如此。周为恺与初识时不同,不吝啬地夸奖她。她的工作都有成果,虽然是在周为恺的帮助下,虽然他的名字永远排在她的前面。但两个名字排在一起的感觉,甚至比真人更加亲密。

方晨投入在自己极其新鲜的工作里,刚开始还在周末频繁地去探望夏玥,两个人去了外滩、东方明珠、复兴公园·····渐渐感到有点无聊。后来两个人的工作都忙起来,见面频率顺理成章地急速下降,变成了差不多两三天打一次电话,也都是方晨说得更多,因为他对所谓新闻业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自己讲得最多的是公司一个永远中英文夹杂的男同事,中英文夹杂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永远在最简单的地方用英文,比如"lunch""morning""what a surprise"之类,因而成为他们的快乐源泉。方晨的英文也不行,但他很谦虚,每次开会第

一句话就说这个"我英文不太好",反而得到了体谅。当方晨跟她坦率地讲自己这些成熟的社交经验时,夏玥的心情总是有点矛盾:一方面她很高兴方晨是一个广受喜爱的男生,一方面又有点怀疑其真实性:他们是真的那么喜欢方晨吗?还是仅仅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攻击性?有时候她也不禁这样问自己。

最近这段时间,方晨不经常,但偶尔会问夏玥: "你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感觉你有点不同。你怎么不抱怨了?反而喜气洋洋。"

- "你都看不见我,怎么会知道?"
- "那我来看你啊。这个周末我可以休息。"
- "我实在太忙了,每天都要忙到很晚,周末只想睡个懒 觉,然后还得去报社整理资料。"
 - "哪位记者带你,让你忙成这样?"
- "挺有名但你肯定不认识,你外企的嘛。"夏玥跟他开玩笑。方晨进外企这个梗早就是大学同学聚会最常见的笑话。

这样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方晨跟她说已经买好了去上海的车票。他很开心地说他们将在上海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你最近也太忙了,正好放松一下。"他们将一起吃饭、喝咖啡、逛街。每样事情都听上去值得期待。

到了星期六,忽然下起了大雨。秋天的雨,最是凄凉。夏 玥在楼下接到了打车来的方晨,他打开车门,撑出一把破破的 伞。当夏玥看到方晨竟然穿着西装的时候,忍不住笑起来: "下雨天你还穿着外企制服。"

方晨狼狈地说:"南京阴天,根本没有下雨,到站才发现 上海雨好大。后来坐在一起的阿姨把她的旧雨伞给了我。"

"世界上就没有阿姨不喜欢你。"

"但我最喜欢你。"方晨说着,搂住了她的肩膀。

虽然天气令人糟心,温度也并不适宜,但两个人还是决定要穿越城市去一个好点的餐厅吃饭。他们在夏玥租的房子里喝了杯热茶,收拾整理了一下,又下楼打车。方晨让夏玥站在里面,他在路边负责打车,但下雨天出租车几乎都不停。夏玥建议坐公交车,方晨同意了。于是他们就坐了大概一个小时颠颠簸簸的公交车,到了那家餐厅附近,又走了一段,还走错了方向,等真的站在那家餐厅门口的时候,餐厅大门紧闭,贴的纸条上写着店休。

餐厅是夏玥想吃的,折腾了这么久,但方晨毫无怨言,也 丝毫没有提及"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这种话。他指 了指旁边的那家,说:"既然来了就吃这个好了。"

作为备选的餐厅口味出乎意料地不错,就是简单经典的西餐,意面、牛排和咖啡,但每一道都好吃。方晨开玩笑说: "不是最期待的选择有时候反而更好。"夏玥在那一刻感到方 晨有一种天然而不自知的成熟: 这种成熟有时让她愉快有时让 她不安。

接着方晨讲了很多工作上的笑话,卖场有趣的事,同学们的新动向,但完全没有问夏玥的工作状况。夏玥于是只是埋头吃饭,夸奖食物,只是大概讲了讲赵梦和李廉。李廉喜欢男人,这也是夏玥认识的第一个,方晨有点好奇,夏玥说李廉最近正在和一个年轻艺术家谈恋爱,那个艺术家以描绘年轻男孩的身体和颓唐的生活而著名。李廉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经常为此情绪低落。反正换个性别,恋爱遇到的问题也没多大差别。

吃到一半的时候,夏玥手机响了,她从包里把手机拿出来,愣住了:是周为恺打来的。响了大概十几秒之后,她才接起来。他问她在做什么,语气含糊不清。夏玥看了看方晨,说男朋友来了,正在吃饭。那边沉默了很久,好像有点措手不及。之后周为恺说:"那你有空来报社吗?有一篇稿子很急。需要你帮忙。"

"什么时候要到?"

"现在。立刻。"周为恺说完,把电话挂了。

方晨看她脸色不对,问她怎么了。夏玥说带她的记者老师要她现在立刻去报社帮忙整理稿件。"总得让你吃完饭吧?" 方晨只关心这个。 然而再继续吃也没有胃口。但夏玥说: "不管了,总归能 找到人帮忙,我们继续吃饭吧。"她又叫了一杯咖啡。然后茫 然不安地像坐在颠簸大海中的小船上,她用尽所有力气尽可能 平静地喝着咖啡,也很难形容自己此时的感觉。

吃完后他们去附近的商场逛,商场里有MUJI,那个时候南京还没有开。两个人感到新鲜有趣,看了又看。夏玥想起方晨没有伞,就给方晨挑了一把,但方晨坚持自己付钱。

"不可以给别人送伞的,因为跟散同音,兆头不好。"

他还给夏玥买了一套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价格不便宜的睡衣和一件白衬衫。

中途夏玥看了几次手机,但既没有来电也没有短信。就这样拖到了傍晚。夏玥终于忍不住了,她对方晨说:"我们先回家,然后我去一趟报社,看看事情怎么样了。"

雨依然没有停,他们狼狈地回到了夏玥的住处,身上全湿了。夏玥仔细换了一身衣服,准备打着伞走去报社。"你在这里等我吧,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看书。"

方晨头也没有抬,他只顾看着自己湿掉的鞋子,自言自语一样说:"我在这里等淋湿的鞋变干。你应该差不多就回来了。"然后他抬眼看着夏玥,露出善解人意的笑容。

就在这一刻,夏玥知道他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但他一句话也不说,静待她处置。这让夏玥在感动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点愤

懑: 在他们之间她总是必须承担起责任。如果人生有什么关键的时刻,或许就是现在,也可能不是。站在门口的夏玥百般踌躇,最后她还是打开门,对方晨说: "我尽快回来。"

走出门,不知不觉,夏玥加快了脚步,像被心里的什么东西催促一样,她几乎奔跑了起来。鞋子掀起水花,裤子和鞋子也都沾湿了。就这样急匆匆走到了编辑部。

编辑部的灯永远常亮着,门也开着。但好像一个人都没 有。

她把包放在自己位置上,绕了一圈,又特意绕到周为恺的办公室看了看。他不在。今天休息,又下雨。空旷的办公室里是纸张和油墨的味道,电脑们集体静默。夏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脚上湿湿的鞋子,"等淋湿的鞋变干",就像是这难堪的心情。她不知道周为恺是根本没有来,还是已经走掉了。她不能,也不想打电话问他。

"是小夏吗,你来一下好吗?"这时,一个声音喊道。 夏玥立刻站了起来。

2

车子开了很久,到后来方晨已经疑心自己开错了,但王纯也没有要他停下的意思,也没有任何犹豫,于是方晨只好硬着

头皮往前开,大概又开了一刻钟,王纯指着前面一片荒地说: "就是这里。"

这就是她的梦想之地:一片空荡荡的,被菜地包围的地方。方晨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好久他才说: "挺震撼的。"

在方晨眼里,王纯已经是个中年人了。在王纯自己眼里,她还很年轻。确实也是,还没有到40岁呢。等后来方晨到了她这个年纪,才发现对这个年龄有多少误解。他把王纯当作自己远房的阿姨那种类型,事实上她不过是个姐姐。

姐姐也就意味着还有很多的欲望和不稳定。但那个时候方 晨一概感觉不到。他对王纯有一种崇拜,觉得她什么都能搞 定。跟总部的人开会,她讲话有力而自信,不卑不亢,对过分 的要求从不答应。跟分店的人讲话时友好但是严厉,基本不会 留下多少探讨的空间。她力排众议要在附近三公里之内推进外 卖计划,觉得那是以后的方向,果然效果很不错。那个时候, 外卖平台都还没有开始摸索。

随着南京业务的蒸蒸日上,王纯的地位很快到了不容置疑的程度。所以当她声称要建立自己的"查理的巧克力工厂"时没有多少异议。她跟当时还没有被大规模开发的郊区领导谈了一笔生意,拿了一大块地,极其便宜。她说要在那里盖一个办公楼,附带加工厂,而且可以组织参观和游戏,将那里变成一个"面包城堡",吸引人气,成为那边的标志建筑,同时也宣传自身品牌。

这个主意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充满了一种过时的想象力, 又好像很有开拓性。总部犹豫的地方在于要动用不少资金,到 底有什么益处也好像一时难以确定。但王纯自己亲自去总部解 释,回来之后一切就都定了下来。总部拨了一笔钱,不知道多 少,但总之敲敲打打的,工程开始了。

方晨在开工之后又跟着王纯去过工地两三次,依然不得要领。那个地方离方晨自己那个已经算在郊区的家还有挺远的距离。周围的拆迁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农民们仿佛惯性一样,依然在周围没有被圈起来的荒地上种菜。所以他们的"面包城堡"完全被南瓜、青菜等农作物包围了。

"以后我们得搬到这里来上班吗?周围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会有的。"王纯简洁地说。

到了工地,与方晨想象中热火朝天的景象也有些差别,门 卫有三个之多,穿着甚至过于严肃的保安制服。但进到里面, 工人却没多少,机器也没几台。大家都仿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的样子。工期拉得很长。方晨隔了几个月再去感觉那里也毫 无变化。

方晨在公司的职位是"运营总监",但实际上的工作更接近于王纯的特别助理。小到给王纯去便利店买零食,大到看合约,他或多或少都要参与,对王纯的工作基本上了如指掌。但唯独对于这件事,他既觉得哪里不对,又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他想跟夏玥说一说,又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和语气。首先是 因为夏玥去了新报社之后,整个工作时间完全变了,不可能再 坐他的车上班,两个人失去了那段车上的时间之后,能好好交 谈的时间就变得很稀有。

况且,夏玥当时并不赞同他跟着王纯跳槽,反对得很激烈。虽然薪水翻番了,但她觉得方晨更适合稳固的大体系,可以凭着自己稳妥的性格,慢慢往前走。然而这也不过是表面的说法。真正的原因是她见过王纯一面之后就不喜欢她,也不信任她。不管之前她对王纯表达了多少称赞和理解,但面对面时一切都不同了。他们三个在工作转换的忙乱时期一起吃了一顿饭,饭桌上王纯那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方晨唯唯诺诺的附和让夏玥内心大怒。见面之前她还以为能看到一个榜样,结果见面之后,王纯一直在讲要她生活上多多配合方晨,因为"方晨的工作辛苦又忙,压力很大","你要经常给他做点好吃的","报社的工作嘛,很清闲的"。夏玥对一个能干女性的想象完全落空,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成功男性的翻转版本。回家的路上,夏玥说:"你还不如就留在原公司,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会没区别?"正在选择当口的方晨又糊涂了,"新工作薪水更高,而且差不多是一人之下。"

"王纯不会把什么权力给你。"夏玥说,"她根本不在乎你。"

或许正是这句话刺痛了方晨,他不敢相信自己一点也不重要,他觉得自己明明是凭借着敏锐和能力得到了这份新的工

作。夏玥的否定反而使他告别了犹豫不决。这是他们在一起之后第一次出现如此重大的分歧。从此对方晨的工作,夏玥视而不见,一句话也不肯多说。

这份新工作在同学聚会上得到的认同要大得多。男同学们 毫不避讳对方晨的羡慕甚至有一点点嫉妒。他们都无法相信方 晨运气竟然这么好:先是外企,后来是高薪。"钱这么多怎么 花啊,不如再找个女朋友。"他们如此调笑着。

男同学们此时很多都进入了婚姻生活。有人开始搞婚外恋,其他人一边羡慕一边嘲笑他,那个人一边自嘲一边炫耀,讲述细节。方晨对此毫无兴趣,但也并不表现出来。他倒不是反感出轨这件事的道德问题,而是不明白怎么有人愿意陷入这种麻烦,还不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速度快的同学已经生小孩了,刚当爸爸的男生慌乱又兴奋,还询问方晨准备什么时候生,换了一份高薪工作的方晨当然觉得根本不必着急。更多的人都在讨论房价,考虑要不要买第二套房,这个话题方晨倒是有点兴趣,但也没有真的考虑。

夏玥既不跟方晨一起参加聚会,也不与其他女同学相聚。 方晨跟她讲过几次同学们的现状,发现她丝毫不感兴趣。先是 学校,之后是工作,夏玥总是习惯性置身事外,或许与她那孤 独青春期有关。而婚姻是她唯一的保护色。

自从一起吃过饭之后,王纯对他们的婚姻就既好奇又充满不屑。拿出来比较的总是她自己的婚姻: "我跟我老公,结婚十年了,现在他还会吃醋咧。我在外面应酬稍微多一点,他在

家就要闹的。夫妻应该是这样的啊。你们俩怎么还像是同学?"

在她口中,自己的婚姻生活就是最正确最好的状态,她丈夫仿佛一直活在大家眼前。下班的时候她会说: "今天我要早点回家了,我老公炖了鸡汤等我呢。"或者: "今天我要跟老公出去吃顿好吃的。"

情人节时她的桌上永远有花,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纪念日礼物。

比起来,方晨和夏玥仿佛新一代婚姻的代表:他们都不会做饭,而且工作忙,因此经常各自吃饭。他们互相称呼对方的名字,而不喊"老公"或者"老婆"。甚至在很多人面前也不会显得过于亲密。就连嫉妒都被认为是低级而不理性的,互相过分甜腻被认为是不独立而且过时的。偶尔夏玥会出差,有时去上海有时去北京。出差的时候往往两个人仅仅会仪式性地通一次电话,确认对方是安全的。没有猜疑,也没有不安。

只有一次,方晨第二天要跟王纯出去见人,却怎么也找不到在香港买的那套ARMANI西装了。虽然已经晚上10点多,他还是给夏玥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大概快一分钟,夏玥才接了。她告诉方晨西装在哪儿,语气有点焦虑,声音也很奇怪。方晨问她怎么了,这么晚遇到什么事情了吗?她说只是隐形眼镜掉了一只而已。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她的语速或者故意压低的语气,也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原因,方晨觉得那是比隐形眼镜更复杂的一件事。但他决定不问。

第二天早上,方晨醒得很早,阳光毫不吝啬地洒满整个房间,昭示着美好一天的开始:他要陪王纯去跟开发区的领导吃饭,这是王纯第一次带他参加这种活动,以前都是她只身前往。吃完午饭还得安排一点下午的活动,准备一起打高尔夫消食,又不剧烈。而且王纯很擅长打高尔夫,她也很喜欢教男人打高尔夫,进行合理而亲切的身体触碰。

方晨起来洗澡,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喷香水,穿西装,但表情要保持一种服务型的谦逊。他开车去接王纯,10点准时到了她家楼下,虽然她让他10点半到,但方晨喜欢早到。

早到的方晨坐在车里百无聊赖,就下了车四处晃荡。过了上班时间,小区里出门的都是老年人,有的带着小孩。小孩子们神气活现地走着,令方晨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他这才想起王纯几乎没有提过小孩的事情,不知道生了没有呢?不过王纯本来就是那种会很晚生小孩的女人吧。那么夏玥呢?那我们呢?方晨没有边际地胡思乱想起来。

那个球滚到他脚边时,正是他内心温柔惆怅的时刻,所以他像是条件反射一样把那只球抱了起来,还对那个小孩露出笑容: "是你的球吗?"

那个小女孩大概五六岁的样子,说不出有哪里怪怪的。她 听到他的话之后也没有多少反应,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表情 几乎没有。她旁边那个男人走了过来,说了声谢谢,把球拿走 了。那个男人头发花白,脸上却没多少皱纹,根本摸不着年 龄,到底是爷爷还是爸爸也搞不清楚。 就在方晨看着他们俩背影发呆的时间,王纯一身高尔夫球 衣下来了,问他:"到这么早?看什么呢?"

- "没什么。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小孩子。也可能是第一次注意到。"
- "你是不是想生小孩了?但你听我说,太早了。30岁之后再说吧。"王纯一边说一边系上了安全带。之后她打量了一下他,忍不住说:"你怎么穿得像是职业司机?我们是去打高尔夫呢。"
 - "你就把我当职业司机吧。"
- "但没有司机会穿ARMANI。不过也好,显得我们高档、厉害。今天我们买单,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方晨点头。

饭店就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看上去更像一个农庄,非常简朴低调,但进到包间又很华丽:桌子和椅子都是黄梨木,地上红毯干干净净,中间是一朵富贵牡丹,墙上挂着充满美好祝福的书画作品,桌上放的都是昂贵少见的鲜花。一开始到场的显然都是些无足轻重的人,大家说笑、聊天,非常放松。方晨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他站在王纯身边,只是得体地微笑,并不多说。但他一直关注着大家的需求,要服务员添水、拿烟灰缸、先上一点果盘和点心,他选酒、点菜,给女士们点饮料,这些大家互相推诿的事情,他完全不推辞,而且非常拿手。整个气氛轻松愉快,王纯带头说黄色笑话。

之后那个头发稀疏却横在头顶的张科长看了一下手机,说:"马上到了。"大家立刻都站了起来。有人问:"要不要去门口迎一迎?"其他人说:"领导不喜欢那么高调。"于是大家就乖乖等着,也不坐下。

站了大概有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反正时间完全长出预期。 长到方晨感到尴尬,他忍不住张望了好几次,失去了耐心,但 其他人都真诚地等待着。接着门被推开了:一个矮小壮硕的中 年人昂首走了进来。

从任何角度看,这个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黑黝黝的,像一块顽石,穿着最普通的polo衫,领子竖着。但所有人仿佛都看到了大人物的降临,脸上浮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好像觉得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呢?他们齐声喊:"何区长,何区长来了!"何区长本来非常严肃,听到大家的声音立刻笑容满面,变得非常亲切的样子,逐一跟大家寒暄。

整个寒暄的过程又持续了很久。然后他先坐下来,其他人才渐渐落座,还有人站着,一直等到最后才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先是要敬酒,欢迎何区长,大家立刻又站了起来,一起把酒干了,然后稀稀落落坐下来。刚坐下,何区长又站了起,说他要敬大家一杯,于是刚刚挨到座椅的大家又立刻站起来。坐坐站站好一阵子,满桌子的菜没人动,要等何区长先动筷子,方晨感觉自己已经饿得不行了。这样繁复的流程磨磨蹭蹭了好久,终于大家开始正常吃了起来。何区长称赞菜点得好,点得合适。王纯连忙说:"小方点的,这个小孩很懂事。"说着,

微笑着看向方晨。但何区长又说: "不过荤菜点得太多了一点。太多了。浪费。浪费了。"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年人罢了,但或许是在众人的簇拥下,表情显得矜持又有权威。即使笑的时候也让人揣测不安,并不能顺利而自然地跟着笑起来,要停顿一下。他从不说一句肯定的话,对一件事的态度总在变化着,捉摸不定。所以每次他讲完什么,大家都要等一等,也不好轻易发表看法。

吃饭的时候其他人都在大谈开发区的前景,何区长一言不发,只是听着。中途的时候他好像要考大家一样,问:"谁在我们区买房了啊?"大家纷纷说:"只要有钱,都买了,以后肯定涨。"何区长就指着其中一个人笑着说:"你当然有钱了。你本地人,拆迁拆了多少钱啊。这是发我们社会的财!"大家莫名其妙就哄堂大笑。被打趣的那个人厚着脸皮继续说:"哪儿呢,没这回事。"

饶是方晨自以为人情练达,在这样一群油滑的中年人面前也有点不知所措。也可能正是这份不知所措让何区长格外觉得有趣,他拼命要跟他开玩笑。他对方晨说:"小方啊,眼光要长远,也要谨慎,年轻人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手头如果有钱,就在我们区买房,现在价格低,你能买多大就买多大。你相信不相信我呀?"

其他人都附和:"小方啊。这种好事,一般人都遇不到。 区长亲自给你指明了道路。指路明灯啊。" 方晨连忙站起来敬酒、感谢,腰弯得很低。

吃完饭之后去高尔夫球场。结果大家已经吃太饱,酒也喝得有点多,精神恍恍惚惚,大部分人都坐在一边喝茶。

有人起哄: "王姐去打一局啊,今天穿得这么专业。不打一打浪费了。"

"老何打不打呀?何区长?一起嘛。"王纯拉何区长,何 区长就不好推辞的样子,说:"好吧好吧。"他非常自然地把 手搭在王纯腰上,一起走了出去。

独自在旁边坐着,中午喝酒之后口渴,方晨连喝两瓶矿泉水,但这一切都令他感到新鲜。就好像自己进入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领域,与权力靠得更近了。这里的人谈论的东西,那么遥远却又那么实际,感觉掌握着这个城市的命脉。以前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感觉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

喝了太多水,他走去洗手间。洗手间里有两个人在说话, 一个声音问:"老张,你什么时候走?"

另一个说: "一会儿也该散了吧。没什么意思。"

"那个小年轻是谁啊,小王也不知道带他来做什么。搞得 大家谈事情也有点顾忌。"

"说不定有什么用处,年轻人傻嘛。你又搞不清他们俩在 搞什么。" "还能搞什么?搞钱呗。"

原来王纯也不过是一个"小王",方晨一个急促地转身,连忙离开。刚刚那种归属此地的感觉变成了耻辱,令他尴尬。

刚回到座位上,王纯汗涔涔地回来了,方晨憋得难受,王纯又给他拿一瓶水,他也只好接了。"你怎么不打啊?"王纯问他。"我不会。""我可以教你啊。""算了算了。"方晨只想赶紧结束对话再去洗手间。

空旷的座位区只剩他们两个人,王纯忽然说: "买房吧, 我可以借钱给你。多少都没问题。"

"不用不用,我有点积蓄。"方晨摇手。

"我想以后那个工地,你多去跑跑。其他人我也不是很放 心。"

"王总交代的事我一定要好好做的。"

"所以我才相信你。"王纯说,她又强调了一句: "买房吧。小年轻什么也不懂。"

令人安心的安抚,没有一点点不合适的成分。但方晨没有心情体会,他说:"我回家跟夏玥商量一下。"然后立刻跳起来去了洗手间。

晚饭主要的内容就是喝酒,但方晨以要开车为由一口也没有喝。他刻意坐在最远的角落里,闭口不言。又找了很多理由

离开饭桌,让其他人自在一些,去拿饮料啦买烟啦去洗手间啦,无所不用。一个人在洗手间坐了十分钟。

喝了几杯酒之后,何区长也不再有白天那种矜持的神情,整个人都放松了。他当着大家的面问王纯: "你那个什么城堡的,拿了那么大块地,什么时候建完?"

王纯说: "正在建呢。我们得保证质量。"

何区长说:"我看是你找的人不行,你怎么不让小方去盯一盯?"

"小方他又不懂工程。"

"工程是一回事,自己的人放心又是一回事。小方,你是不是不愿意去?"

方晨连忙说: "王总要我去我就肯定去的。"

何区长哈哈大笑。王纯也跟着笑起来。

吃完饭已经很晚,大家都醉醺醺。方晨正在寻思到底要不要送王纯回家,以及如何比较自然地提出这个问题。但王纯直接坐上了他的车,看他有点惊讶的表情,王纯说: "怎么了?你送我来的,不送我回家吗?"她换下了那身高尔夫球衣,穿上了低胸的毛衣裙,丰满的胸部让方晨感到一阵恍神。

"别多想,今天只是带你来吃个饭。"王纯靠在车窗上, 路灯的光线从她脸上闪过。 "我没想什么。"方晨说。他根本一头雾水。

王纯笑了笑,仿佛觉得他很傻气。之后她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变成了一个从来没有在方晨面前出现过的人,一个被隐藏很久的人。她声音变得又柔又轻,她说:"下来接我一下,我喝多了。"

车开回王纯家的小区,大门口站着一个人在等。方晨替王纯打开门,那个人走过来,走到跟前,方晨觉得有点眼熟,但也没在意。王纯说:"老陈,扶我一下。"那个男人扶住她,也没说"怎么回来这么晚"或者"怎么又喝酒了"。他脸上既不是忍耐,也不是担忧,而是深深的麻木。

车子开出去大概十分钟之后,方晨忽然想了起来:这不是早上那个带着小女孩的男人吗?黑暗中没有看仔细那张带着风霜的脸。这个想法完全震撼了方晨,因为这个人的形象,与王纯一直提到的那个丈夫的形象,完全没有任何重叠或者相似之处:看不到任何的体贴、浪漫,甚至看不到任何感情的存在。方晨忍不住想:"那些花,真的是这个男人送的吗?"他又想,"说不定是她自己买的。"

接着他想到的是: "那个小女孩又是怎么回事?"

被一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婚姻图景震撼:这个图景里除了凄苦和无奈似乎什么都没有。方晨几乎陷入沉思,开始想念起夏玥来。他们的婚姻是多么一帆风顺啊,在此时简直令他感动。

过了两天,夏玥结束出差。怀着一种温柔的激情,方晨早早去机场等她。夏玥却显得疲惫不堪,连应付他这种激情的力气也没有。两个人一路沉默到家。回到家,打开家门,夏玥脸色一沉:家里乱七八糟,乱成一团。她把行李扔在门口,苦笑着说:"早知还不如别来接我,我宁可你把家里收拾一下。"方晨不明白她为什么忽然挑剔起来,之前她并没有对此表达过什么不满,也或许是他从没有注意到这种不满。他习惯性地妥协着:"那你休息一下,我来收拾。"然而这句话没有任何真诚可言,他说完之后依然坐着。

"算了。"夏玥叹口气说, "明天叫个钟点工来吧。"

晚上洗完澡,家庭气氛有所缓和。夏玥一边喝水一边问方 晨周末做了什么。方晨就简单说了去吃饭的事情,见到了何区长之类,虽然都叫何区长,但事实上只是一个副区长,主管开发的。

- "那个区,拆迁问题很严重的。"夏玥不经意地说。
- "什么问题呀,你怎么知道的?"方晨问。
- "我在报社啊,多多少少听说一些吧。那个区可能要变成 示范新区,牵扯的利益很大。但目前也没怎么样。"
 - "何区长建议我们在他们区买房呢,说肯定涨。"

经过了2008年底房价一次调整之后,房价确实又在持续上涨,涨了好几年。夏玥对此感到非常反感: "房价快把年轻人

逼得透不过气了。这样下去年轻人还有什么未来可以幻想?"

方晨感到匪夷所思,不知道夏玥在操心什么,年轻人的未来跟她又有什么关系?他自己盘算了一下,家里的钱付个首付总是够的。虽然那个区的房价这两年也涨了很多,但既然何区长说了,就还是有很大空间吧。他们俩的钱基本都是分开的,经济彼此独立,但这样的决定当然要两个人都同意。他忍不住又问了一句: "你如果不感兴趣,我自己去看看买一个好吗?"

"随便你。"夏玥有点不高兴地转身往卧室走,但她又回过头来说,"我本来以为我们会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但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她也没有说,方晨也不明白。 但方晨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意识到:夏玥要的可能是他不拥有,甚至也不理解的东西。

第四章 爱的瞬间

1

在那所以严苛和极高升学率而著名的县城高中里,夏玥度过了三年痛苦不堪但成绩很好的时光,她不仅成绩优异而且是学习委员,还擅长跑步,每次运动会其他同学都互相推诿的时候她总是主动请缨,不让老师为难。老师们都很喜欢她,同学们则不尽然,那微妙的氛围难以启齿但绝对谈不上温馨。但这并不重要。夏玥对未来有深深的期待和长远的把握,信心十足。但高考前夜她忽然失眠了。那一夜,关于未来的所有畅想都来到了眼前,并且不断变化着,各种各样的憧憬、计划和可能性让夏玥感到筋疲力尽。彻底不能睡,严重影响了她第二天在考场上的发挥,成绩并不理想。

当时她很确定自己要读新闻系,有两个选择可以考虑,一是那年清华开始招新闻系了,但到她们县城只有一个名额。二是去一个普通的大学,但这个大学的新闻系还比较有名。夏玥考虑再三,觉得还是专业为重,毕竟她喜欢的是新闻本身,而不是名牌大学的名气,难道不是吗?当然最重要的是,她觉得清华这个名额太难了。

分数线出来之后,比预想的稍微好一点。上报考的那个学校是没有问题了。但令夏玥震惊的是:或许因为所有人都像她

这么想,导致报考清华新闻系的人非常少。她们班上一个比夏 玥考得分数更低,但却冒险填了清华的那个同学,被录取了。

这毁了夏玥的整个暑假,一时间在她脑海中翻腾着的关于未来的所有计划都消失殆尽,剩下的全是翻来覆去的折磨:自己是不是太差劲了?为什么不敢填呢?为什么把这机会让给了一个完全不如她的人?

她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女同学平凡而无辜的脸,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输给了她。暑假同学聚会的时候,她坐得离她很远,拼命逃避自己愤懑的痛苦。但当其他人都去祝贺她时,她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去了。她想当个更好的人,而不是一个容易嫉妒的人。但她握着对方的手说的却是: "你运气真好。"

所以19岁的夏玥进入大学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展现自己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友好以及掩盖自己的好胜和自负。

那一年他们在新校区,军训是沿着周围当时还没被建设改造摧毁的山脉行走,并在一个山谷里打了真枪。清晨他们被从被子里叫醒,哨子声孤独又尖锐。迷迷瞪瞪的少男少女们前后走着,走到中途队伍完全散开,变成了三三两两的并行,教官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陌生的新生们相互交谈起来。

夏玥后面的女生虽然往前走了几步与她并排,却全然没有跟她说话的打算,只是为了避免被落下或者被视为可以交谈的对象而索性率先选择了夏玥作为伙伴。两个人默不作声地并肩前行,越走越快,甚至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到了那个打靶的

山谷,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对方终于说: "我叫陈潇。你是叫夏玥吧?我听到你们宿舍的人这么喊你。"

两个人被分为一队打靶,在空旷的山谷间没有人真的能瞄准。手中的枪震得肩膀一阵痛。之后每个人都拿了一颗子弹壳作为纪念,只有陈潇没有拿。

"有什么意思?"她说,"我不收集垃圾。"

19岁的夏玥当时还不能分辨这是真的酷或者是装出来的 酷。她完全被陈潇吸引了。

陈潇就在她们隔壁宿舍,她对自己宿舍的女生们一点兴趣也没有,经常在走廊大声呼唤夏玥的名字,喊她一起去水房打水,或者一起吃食堂。但如果夏玥去找她,喊她一起去做什么,她却经常躺在床上不肯下来。本来她是下铺,却死乞白赖跟别人交换到了上铺去,一个人闷头在上面不知道做什么。虽然陈潇喜怒无常,但夏玥却没什么抱怨。就好像因为陈潇本身很特别,连带她也变得特别了。

那是新世纪之初,感觉到处都清洁并且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新校区去市区只有一班公交车,被困在这郊区的荷尔蒙加倍燃烧起来,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害羞、谨慎。

陈潇虽然对女生们兴趣寥寥,跟男生们却迅速打成一片。 她毋庸置疑得漂亮,齐肩的长发,流畅而白皙的脸,以及一双 向上挑起的眼睛,相当妩媚,看上去比其他女生都大一点,可 能是因为总是露出成熟的表情。讲话时她喜欢将头发顺到一 边,一边说话一边玩着发梢。下课后她跟男生们在阳台上聊天哈哈大笑,还主动跑去看他们踢球。

他们班有32个人,只有9个男生,物以稀为贵,而其中长得马马虎虎的几个人更是立刻就被女生们熟知了名字:方晨、孙野、张皓。

其中张皓最引人瞩目,他长得好看而且总是用一种毫不在 乎的眼神看人,个性颓废。他也是班级里唯一拥有自己汽车的 人,这简直震撼了所有同学。老师们都很少有自己的车,他却 开着一辆白色的汽车神气活现从宿舍到教学楼,或者去外面兜 风。

但仅仅是被陈潇带去跟男生们吃了一顿饭,夏玥就对张皓毫无兴趣了。他讲话刻薄,自以为是,把所有人都说得脸上表情难看。点菜的时候不知节制,乱点一气却根本没吃多少。而且,最重要的是,买单时他总是一声不吭。有人提议说AA,但角落响起一个声音说: "不用了,我买好了。今天有女生在就别A了。"

张皓立刻耻笑说:"呦,方晨这么大方,这是看上谁了呀?"

方晨也不生气,说:"都是同学,别这样。"

但很快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方晨示好的对象是谁。不单是方 晨,几乎所有的男生都跃跃欲试地向陈潇示好。他们围绕着

她,而她言笑晏晏,对谁都很热情、客气,能聊很久,因此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希望。

夏玥为方晨感到心疼。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 或许他唯一的天赋就是一个超级好人。夏玥注意到,至少她跟 陈潇参加的所有饭局都是方晨买单,他买单那么自然、妥帖, 以至于所有人接受起来都舒服到意识不到他总在买单。夏玥可 能是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而方晨也根本不在乎别人感激不 感激。他好像不能容忍任何一点尴尬或者不快乐的状态存在。 他致力于提前消灭它们。

所以当所有人都觉得方晨喜欢陈潇的时候,夏玥依然把握 不准他到底是真的喜欢陈潇,还是普遍地对人很好。之后或许 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夏玥与方晨倒是来往越来越多。

是,如果大家一起吃饭,方晨很喜欢看着陈潇,但他同时也没有忽视夏玥。是,有时夏玥能看到方晨偷偷地照顾着陈潇,给她拿筷子,帮她把碗用开水洗干净。但或许是因为其他人都是自己做这些,而陈潇只是理所当然地坐在那里夸夸其谈,动也不动。

他们几个人很快变成了一个小圈子,一起玩一起上课。郊区的生活无聊又孤独,能形成一个小小的星系非常重要,更何况他们都算是引人瞩目。夏玥不确定到底是因为自己比较出色,还是陈潇的光环顺便笼罩了她。这使她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有时他们喊她一起玩,她找理由推脱。有时又心安理得地坐着张皓的车跟他们一起呼啸而过。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她既

没能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小圈子,而其他同学对她也总是保持一种距离。

再想起那一天,夏玥只记得赤色的晚霞燃烧在整个天际,几乎大半个天空都处于它的统治之下,夏玥坐在靠西边的窗户,痴迷地看着,没有意识到时间已经有点晚了。

提出要去市区玩的是陈潇。那天下午很早,大概3点半所有课程就结束了。陈潇问夏玥要不要去市区玩,而当时夏玥正在和宿舍里的人商量吃什么,她不能,也不愿意改变主意,但陈潇喋喋不休,后来宿舍其他三个人知趣地找个理由走掉了。夏玥有点不高兴,又跟陈潇纠结了很久。等最后真的出发时,已经4点多接近5点。张皓开车,陈潇坐在副驾驶,后面坐着方晨和夏玥。

他们先听了一会儿歌,气氛相当欢快。张皓听的歌很小众,陈潇一直在问他这是什么歌这是什么歌。他们都觉得很新鲜,自己在以听周杰伦为最高时髦的时候,张皓都听英文歌,听绿洲、披头士、酷玩之类,他放《挪威的森林》,夏玥这次听出来了,她叫起来: "《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的小说书名就来自这首歌呢。"张皓很高兴: "你也喜欢村上春树?我也很喜欢,不过,我觉得他写得最好的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你读过没有?"

张皓忽然展示出自己的另一面,令夏玥兴奋起来,之前对他的成见瞬间一扫而光。连陈潇都感到了她焕然一新的状态,

忍不住说: "你坐前面来好吗?你们聊好吗?" 张皓一踩刹车,在路边停了: "行啊。你们换过来呗。"

夏玥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让方晨和陈潇坐在一起不是很好吗?正好给方晨一个机会。她这么想,也可能是在找借口。不过没所谓,她高高兴兴坐到前面去,与张皓讨论起村上春树来。

他们都喜欢《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喜欢这本书的理由除了写得好,很特别很奇幻之外,当然还因为知道的人更少,而且很长,读完的人都不多。于是他们津津乐道于里面那个"我",那个粉红色的胖女郎,以及另一个世界。夏玥的声音越来越高,没有注意到后面两个人都沉默着。

张皓这次主动要请他们吃饭,说去吃牛排。他是本地人, 对城里的娱乐场所都非常熟悉。听到吃牛排,夏玥很高兴,觉 得这是对他们在车上讨论村上春树的一种回应。村上春树小说 里的人不都是在吃牛排喝咖啡或者红酒吗?或许他们也可以喝 点红酒。然而到了那个店,却令人失望。并不是夏玥想象中一 个私密的小西餐厅,有着很少的客人和好听的音乐。而是一个 巨大连锁牛排店,铁板牛排,35块钱一位,更别提什么咖啡和 红酒了,套餐里送一份罗宋汤,喝起来就是番茄酱勾兑的味 道。

四个人分两边坐着:张皓与夏玥坐在一边,方晨和陈潇坐在另一边。陈潇说:"这黑椒牛排味道还可以呢,挺像牛排的。"她一边说一边用刀将牛排切成一条条,夏玥觉得她在嘲

讽,然而张皓完全听不出来。方晨就像吃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吃得津津有味。就在此时,夏玥忽然想为张皓辩护,想站在他那边。她说:"我觉得真的挺好吃。果然你们本地人才会知道这种平价美食店。"张皓说:"这是我们高中同学最喜欢的地方,经常在这里吃。虽然价格便宜,但味道很好。"他脸上露出本地高中生的那种自然的神情,夏玥感到更羡慕了,就连平价牛排店都变得有点特别了。一种她高中时期绝无可能经历的生活,高中时他们被关在学校里埋头学习,走出去县城破破烂烂,连肯德基也没有。

吃完之后张皓建议去K歌,又是一项他们没有体验过的活动。至少夏玥没有。县城里的歌厅可以想象是什么人去的地方。于是他们等张皓买了单,之后夏玥没有任何犹豫,再次坐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

到了K歌的地方,方晨让他们先进去,他去买饮料。夏玥兴致勃勃地走进去,包间里有着华丽但暧昧的灯光,全是烟味,与她的想象依然大相径庭。但这也没有打消夏玥的乐趣,她坐到点歌台前开始研究怎么点歌,并且想着自己合适唱什么歌曲,或许应该是冷门而又好听的。

等她回过头的时候,张皓已经坐在了陈潇的身边。然后他非常熟练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弹了弹,几根烟跳了出来,陈潇漫不经心挑了一根出来,用熟练的姿势放在嘴边,张皓给她点烟,并转头问夏玥:"你也抽吗?"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距离感十足,忽然之间,张皓从那个本地男孩又变成了一个混蛋。

方晨买了各种各样的饮料进来了,用一个很大的塑料袋拎着。张皓翻了翻:"都是冰红茶冰绿茶的,有没有酒呀?怎么连啤酒都没有。"陈潇一边弹烟灰一边说:"你去买呗。买我们上次喝的那种。"

就是在这个时候,夏玥才如梦初醒:他们俩偷偷出来玩过 不止一次了,而且关系非同一般。就像求助一样,或者是想找 一个人来分享此时自己的发现,她把目光投向方晨,方晨却一 脸平静。

夏玥挑了王菲的歌,但她真的唱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奇怪,而且音调也跟不上。磕磕绊绊唱了一首之后,她就躲在一边只是听了。陈潇尽挑一些音调很高的歌,她都能唱上去,音色华丽。张皓声音一般,但唱得很自然,他挑民谣歌曲唱,不停唱老狼的歌。方晨也还可以,他就会唱最流行的周杰伦,但他唱了一会儿就坐到夏玥旁边,仿佛是为了让她安心,不那么焦躁,也顺理成章把话筒让给了张皓和陈潇。

方晨肯定很难过。夏玥想。这个老实的男生,他喜欢的女生很显然更喜欢张皓,甚至两个人或许都已经开始恋爱了。只是他们都不知道。有一阵子,夏玥甚至想说一句话安慰他。

到了快9点的时候,夏玥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如果此时出发,也得10点才能到学校了。她能溜进宿舍的时间最迟大概是晚上11点。她开始频繁看时间,忍不住问陈潇: "陈潇,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陈潇很惊讶的样子: "你不知道吗?我们今天准备在市区 过夜。"

"怎么过夜?去哪里呢?"

"这里就可以唱到很晚啊。越晚越便宜。你困了可以睡沙发。如果你不喜欢这里,下半夜我们还可以去影院。我知道一个通宵影院。当然还有浴室,最不济还有连锁酒店呢。总归有办法的。先唱歌呗。过了12点之后,这里就便宜得像是不要钱。"

"我得回去了,我跟宿舍的人说好11点前回去。"夏玥有点慌乱。

"别担心啊没事的。让宿舍的人给你打个掩护,又没人查 房。"

"我得回去了。现在赶紧去公交车站,可能还能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夏玥忽然坚定了起来,"你们继续玩吧,我先走了。"

她不由分说站了起来,背起包就走,也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或许是陈潇刚刚那藐视的态度令她生气。她走出KTV,才觉得外面空气格外清澈,就像终于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刚刚自己在做什么?甚至自己为什么要跟他们到城里来玩,都变成了很奇怪的一种悔意。她准备去附近的公交站看看有没有公交车转到回校区的那个路线上。

她刚走了几步,有人在后面喊她: "夏玥,快,这边!"

她转身一看,方晨正站在一个路灯下面朝她招手。他说: "我们打车去车站吧,不然赶不上了。"夏玥感到一阵放心, 连忙跑过去,与方晨肩并肩走到路口打车。

等的士花了一点时间,之后的士倒是迅速将他们送到了目的地。到了公交车站,他们走到公交车牌下面仔细一看,方晨叫起来: "怎么提前了半小时?"最后一班车竟然已经没有了,晚上9点就停运了。怎么办?两个人面面相觑。

"要不我们回歌厅去吧,就凑合一个晚上。"方晨建议。

但夏玥非常坚决: "我不要。我想回学校。"她研究公交车路线,说: "这班的底站离我们那边就比较近了,我们可以先坐到这里再想办法。"

方晨没有任何意见,他们站在那里等车,有一种安心弥漫 开来,就好像怎么都可以。公交车到了之后,车上只有零星几 个人。他们两个人想也没想就坐在了一起。

- "我们这样抛下他们是不是不太好?"方晨问。
- "是他们抛下了我们呀。他自己开着车也不管我们。"夏 玥的想法跟他完全不同。
 - "不知道陈潇一个人行不行。"

夏玥忽然有点生气:"那你回去跟他们一起好了,我本来就想一个人回去。"

方晨不再说话了,他既没有辩解也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 沉默着,目视前方,公交车行进在夜色里,与来时那漫天的晚 霞仿佛两个世界。

到了底站,毫无疑问就剩他们两个人。公交车把他们俩放下来,立刻转身再次驶入夜色中,消失得迅速而且彻底。这里已经是郊区,只剩下山和道路,路灯幸好还亮着,但对振奋人心没有一点帮助。两个人茫然四顾,这时,一辆白色的车慢悠悠开了过来,车前灯光劈开黑暗照在他们脸上。车子停了下来,走下来一个司机,叼着一根烟,暗影在他脸上浮沉,看不太清楚脸。

"走吧。回学校的吧?没车啦。这里也不会有出租车来, 我送你们。"声音还带着乡音,有点沙哑。

人再走近点,能看清楚脸了,倒并不吓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人,态度也很诚恳的样子:"放心,就收出租车的钱,不多收你们的。知道你们是学生。走吧。这荒郊野外的,再等下一辆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方晨和夏玥互相看了看,毕竟是两个人,不那么害怕。看看时间,已经10点多了,再不走,11点前肯定赶不回宿舍。夏玥点了点头,两个人上了车,一起坐在后座,因为某种不确定的担心而靠得很近。

司机似乎一直想安抚他们,跟他们闲扯,问他们大几啦,对这一带熟悉了吗?去爬过山没有?周围很多很多山,很容易迷路,不熟悉的话,走也走不出去的。司机这么说着,令这种闲扯很快有了一种试探的意味,变得有一点危险的气息。

车子开进了连路灯也没有的区域,黑暗彻底笼罩了他们,前后除了偶尔疾驰而过的货运卡车,其他车辆也很少。随即又转入了一条小路,夏玥先发现了,她捏了捏方晨的手。两个人看向窗外,虽然确实有很多条小路都通向学校,但他们一次也没走过,从来都是走那条大路的。

正疑惑着, 车子在一个破旧的加油站停了下来。

"真不好意思,车没油了,我到兄弟这边加个油。很快,稍等啊。"司机说完就下车了,车门"砰"地关上。

除了加油站的灯光,到处都是一片沉甸甸的黑暗。周围是田野,或者还没被开垦的荒地。虽说是加油,但司机进去之后却没出来,也没人来加油。只剩他们俩坐在车中。他们孤立无援,在一个陌生黑暗的地方。夏玥感觉自己的脚被钉在了车里,整个人都僵硬了,动弹不得。这时她才知道是恐惧。恐惧压着她,她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要不要跑?"

"往哪里跑?"方晨问。确实,往哪里跑?他们现在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说不定跑到更糟糕的地方去。夏玥感觉自己要哭了,她说:"对不起,我不该拖着你回来。要是跟他们

一起留在城里就好了。"她拼命忍住眼泪,好像此时如果哭出来就会把一切担心都变成真的。

"是我想跟你一起走的。"方晨警觉地看着窗外,将车门锁死,然后紧紧拉住了夏玥的手。他说: "夏玥,我喜欢你。我会保护你。你不要害怕。"

震惊立刻压过了恐惧,之后可以说是胜利的喜悦:他喜欢的竟然不是陈潇,而是自己。

之前所有的一切,顿时都有了新的解读:他不是为了待在陈潇身边,而是为了待在自己身边。

这时外面传来加油的声音,聊天的声音,之后是盖上油箱 盖子的声音,道别的声音,司机带着一身乡村的气味重新坐上 了驾驶座:"好啦,走啦,真不好意思,话说多了一会儿。"

他们再次启程,此时才发现月亮从云层中出来了,一切都明亮了起来,连司机都感慨说道:"今天月亮真好看,月光真亮。"

方晨和夏玥一言不发,在后座继续拉着手,沉浸在崭新的 情感之中。 手机在最不可以响起的时候响了起来,铃声发出空荡荡的 回声,夏玥看了看名字,皱起眉头,走进浴室,关上门,接了 起来。

"我那套ARMANI西服挂在哪里啊,衣橱里都没有。"方晨问。

夏玥仔细思索起来: "你再找找储藏间里衣柜那一格,可能是外面套着罩子,你没看见。"

- "储藏间里也有衣服吗?"
- "有一格专门用来挂西服和大衣的。"
- "我看看……你声音怎么回事? 听上去怪怪的。"
- "……隐形眼镜掉了,在洗手间里找呢,烦死了。"
- "出去买就行了,酒店附近可以买到吗?"
- "现在已经太晚了。明早再说吧。"
- "你哪里不舒服吗?"方晨忽然问。
- "北京太干燥了吧,我嗓子有点不舒服。你早点休息吧。"
 - "其实也才10点半。"

两个人在电话里沉默着,妥协的当然是方晨,他说:"那 我去找衣服了,你也早点休息。"

电话挂掉之后,似乎还有什么余音在周围飘荡着。夏玥站起来,洗了洗脸,打开了浴室的门,走出来看着不远处那个人问:"你还好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窗外下雨了,雨点无声地打在玻璃窗上。

这次到北京来参加这个培训,报社只派了两个人,编辑部的负责人夏玥和广告部的负责人孟维。这两个人一向不睦,三天两头在报社吵架,毕竟内容和广告天生就是对立的:一个指责内容不够劲爆,一个指责广告推广不力;一个指责内容没有为广告服务,一个指责广告侵蚀了内容。夏玥看上去礼貌温和,讲话却经常令人生气,冷冰冰直击要害,好几次气得孟维拍桌拂袖而去。这次派他们俩出差,很显然报社是希望他们通过这次出行最好达成某种私下的和解,但夏玥坐上飞机后,旁边位置上却空无一人,孟维竟然误机了。

夏玥正好把杂物都放在他位子上,内心幸灾乐祸。孟维比她年纪还小一点,本地人,很会玩,原来在一家专门代理报社广告的公司工作,新报社成立的时候把他挖了过来管广告。在夏玥看来简直就是胡闹。至少应该找个有资源的中年人吧。但谁愿意来这种难以预估未来的新报社呢?在这个城市,稳定依然是人生第一要义。

然而飞机升空平稳下来之后,孟维竟然出现了,还是那副 浪里浪荡的样子,不修边幅的年轻人:宽大的夹克、牛仔裤和 板鞋,还戴着一顶傻乎乎的帽子。"夏总,不升个舱啊?"他 拿着杯酒,从商务舱特地跑过来嘲笑她。

"一两个小时也不够你把自己喝醉。"夏玥瞥了他一眼,继续看自己的书。孟维在她身边坐下来,伸手就翻她的封面, "《革命之路》。什么啊?讲战争的吗?"

夏玥懒得理他: "坐回你的商务舱去,别浪费钱了。"但 孟维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一口一口地灌着酒,有什么话 想说但需要时间。夏玥一直盯着自己的书,却没看进去几个 字。

她等他做好准备,也想好了一定要反击。她总觉得孟维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或者讨厌的建议。结果孟维喝多了的样子,声音低三下四起来,靠得很近,仿佛是要分享秘密。"你别这么恨我。"他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上面在想要调换我们的岗位。"

夏玥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调换?"

- "你来广告部,我去编辑部啊。"
- "你来编辑部?你认识字吗?"夏玥呵呵冷笑。
- "有什么区别呢?你觉得领导会在意这个吗?我们只是一份城市日报下属的小报,发行量怎么回事你我都清楚,装大尾

巴狼而已。我知道你内容做得认真,但有区别吗?领导觉得到了一定岗位就谁都可以做。况且我们集团整天岗位换来换去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都提倡一个岗位不可以做太久,要经常轮换。"

"那你怎么会提前知道?"

"至少有一点你比不上我。女人没办法跟领导在一起吃喝玩乐。虽然你读书多,但他们更喜欢我。"孟维说,"怎么样?现在想喝杯酒吗?"

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商量怎么办,夏玥觉得他们俩一起拒绝就好了,孟维却觉得死扛不是办法,不如顺从,互相帮助。 孟维想跟她结成同盟,男人的事业心总是这样强烈,为此甚至 来跟她求和,夏玥觉得很瞧不起。但此时更让她恼火的是:原 来不管她如何努力,领导竟然都觉得她是可以轻易替代的。

下了飞机之后到了酒店,正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有人拍了拍夏玥的肩膀,熟悉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这么巧?"

夏玥回头一看,差点没认出来,周为恺穿着一身西服,笑吟吟看着他。

"西装不错。"夏玥愣了一会儿说。

"借的,信吗?"

"你怎么在这里?"

"我给你们培训啊,你要喊我老师。"周为恺笑嘻嘻的, "快去把行李放好,下来一起喝杯咖啡吧。"

夏玥拿了房卡,与孟维一起进了电梯。孟维看着有点兴奋不安的她,在旁边不怀好意地问:"你男朋友啊?"

夏玥白了他一眼,没有理他。

到了房间,夏玥迅速放下行李箱,脱掉外套,又补了妆,还将头发打湿又吹了一遍,这才下楼去找周为恺。

周为恺一个人坐在大堂咖啡厅里,向她招手,笑得纯真无 邪。她坐下来的时候,发现咖啡已经帮她点好了。

"拿铁可以吗?"

"嗯。"

他们俩面对面喝着咖啡,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

"我们上一次喝咖啡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已经是08年的事情了?我去南京那次?"

是的。就是那次,夏玥记得相当清楚,在那个新开的咖啡馆,夏玥还偶遇了正在买咖啡的倪佳佳。因为无法回避,她去跟倪佳佳打了招呼,倪佳佳看到她,慌张得差点把刚拿到手的

咖啡泼了: 她拎着两杯外带咖啡, 尴尬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夏 玥按住她的手臂, 跟她镇定地闲聊了几句。

等倪佳佳走出门之后,夏玥对周为恺说:"门外等着她的 是我们的副主编呢。"

直到现在她都还记得周为恺的回答。他说:"很好,你跟那位女同事,互相都有对方的把柄了。"

这句话里包含的暗示,令夏玥此后总是辗转反侧。她想反问:"我有什么把柄?我跟你只是在喝咖啡啊。"但她当时却没有说出口,只是用手指抚摸着咖啡杯的杯沿,好像那里有什么割手的东西,却又忍不住一遍遍去试探一样。

或许是因为那一刻自己无名而陌生的快乐,让她仿佛与倪 佳佳一起背负了什么。之后倪佳佳跟林副主编在电梯里被人看 见,却不知道为什么传成了夏玥。夏玥对此保持了长久的沉 默,没有丝毫的辩解,也没有提到倪佳佳一个字,任由传闻传 了很久很久。

"你当时那位女同事,后来怎么样了?"周为恺问起无关的问题,令紧绷的气氛松弛了下来。

"她去年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大学老师。"

"所以跟那位副主编,分手了?"

"她早就不在我们报社了,调去了一个文化单位。我前几 天又碰到过她一次,可能是来拿东西或者有什么事情,不知道 为什么,看到她的那一刻,有一种繁花落尽的感觉,她以前那 种艳丽的美全部消失了,变得普普通通。"

"秘密的感情总是消耗太多。"周为恺随口说道,夏玥却对这句话中隐含着的意味沉思起来。

之后他们一起出门吃饭,与他一起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司机难得地沉默着,仿佛也感到了两个人之间情感张力所带来的压力。两个人到三里屯吃饭,随便挑了一家餐厅,夏玥不断点昂贵的菜。

然而这顿饭吃得并不安静。周为恺时不时就要出去接电话,一直显得非常焦躁的样子。之后他坐下来,说:"我要把手机关掉。"他这么说,并且这么做了。他拿出手机,关掉了它。

气氛随之安静下来,就好像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而不仅仅是关掉了手机。

"我们总在吃饭。"夏玥想,他们之间最近的距离永远隔着一张餐桌,有时是咖啡桌,有时是酒桌。桌子令他们感到安全、平等,而且理直气壮。

吃完后,夏玥坚持买了单,账单并不便宜,夏玥掏出信用卡,姿势相当潇洒。她想向周为恺表明自己现在早已经不是那个腼腆的实习生,而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

周为恺站了起来: "既然你请我吃饭,那我当然要请你喝酒了。走吧。"

两个人转移到离酒店更近的一家著名酒吧,那是一家清吧,气氛安静。周为恺点了威士忌,而夏玥喝鸡尾酒,两个人就坐在吧台上,靠得很近。

"对了,你知道了吧?李总去世了,应该已经传开了。" 周为恺说。

"听说了。"夏玥淡淡地说。

"很突然的心梗。据说是晚上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的时候。"

"他也太喜欢待在办公室了。"

周为恺想说什么又停住了。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夏玥不愿意延续这种气氛,抢先说:"你不要多想了。我早就不在意了。而且本来也没什么事情。"

"那天是我喊你去办公室的······但你一直不来,我就先去吃饭了。"

"我没有怪过你。"

"如果我再多等一会儿就好了。"

"别提了不行吗?"

- "我知道这不是你要的正义。"
- "我没有想要什么正义。"夏玥说。

所有的安慰此时都没有用了。只剩下两个对自己的生活充满怀疑的人。这时,酒吧来了一群声音嘈杂的中年男人,或许刚刚吃饭时已经喝过酒了,都有些醉态,声音很大,口气也很大,互相吹捧和吹嘘着,偶尔夹杂口音,应该是外地来京办事的,一会儿赞叹北京了不起,一会儿又说道刚刚见到的人本事有多大,路子有多广,像暂时被拽着脱离了地面。很快整个酒吧就被他们吵得不行。

"兄弟们,声音轻点儿好吗?"周为恺叫了一声。

那群人扭头看着他,口气很冲: "要安静回家啊,你来酒吧干吗?"

周为恺不说话,愤懑的情绪从之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他忽然拿起一个酒瓶就砸了过去,那群人一让,酒瓶摔在地上,碎片四溅。有人尖叫起来。"怎么回事你?"然后他们一股脑往周为恺围过来,虽然每个人感觉都没有什么战斗力,但人多也显得势众。周为恺把夏玥往旁边一推,正要说什么,后面又飞来一个酒瓶,在他们中间砸开了,又是一片尖叫和鬼哭狼嚎。夏玥抬头一看:孟维站在那里。看他那兴高采烈的样子,夏玥内心惨叫一声:"这个人最喜欢打架。"

孟维拎着一个酒瓶晃晃悠悠走到他们身边来,三个人站成 一条线,夏玥站在中间,两个人都同时把夏玥往后拉了拉。

- "算了啊,我们走吧。"夏玥又急又担心。
- "你怕什么。我们俩难道还打不过这群废物吗?"孟维声音很高,对面急了,又此起彼伏地喊:"你骂谁?你骂谁?"
- "一起到京城的派出所见见世面呗。"孟维继续说。对面明显声音低了下去,一个个都担心了起来,有人开始往后退。接着一个人大声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得了得了。"那群人往后越退越多。孟维低声跟他们说:"我们也走吧。"
- 三个人出了门, 孟维还很兴奋的样子: "打起来也不怕, 那群人一看就没有战斗力。"
 - "那你怎么不打啊?"夏玥嘲讽他。
- "你懂什么?万一酒吧自己的人要来揍我们那就麻烦了,酒吧的人可能以为我们找事闹呢。"

夏玥冷哼一声:"也不知道你在这里干吗。"

"我无聊死了只能一个人出来喝闷酒。这不是运气不错嘛,遇到你们了,一起再喝点儿吧?换一家?"

周为恺有点感激他,但也不好表现出来,就说: "好啊,换一家继续。"

夏玥说: "我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了。"

三个人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孟维提议说:"那一起回酒店吧。行政酒廊应该还开着吧。也安静。"

打车的时候,周为恺问夏玥:"喝多了吗?还行吗?"夏 玥说还行,却扶住了他的胳膊。孟维看了看他们,一个人坐到 了前面。他们一起回到酒店,一起走进电梯,周为恺问:"是 去行政酒廊吗?"夏玥一言不发,直接按了自己房间的楼层。

孟维按了行政酒廊的楼层。周为恺站在那里没有动,也没有按任何按键。电梯先到了夏玥的楼层,夏玥没说什么,她缓慢地走出电梯,仿佛在等待。周为恺动了动,却没有跟出来,然后,电梯门关上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夏玥倒在床上,懊恼得要命。本来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他非要提起那个人?简直是莫名其妙。或许是他太想摆脱这件事了。夏玥其实早已经不太记得那个人的脸,甚至已经很久很久不记得这件事,不管是不是故意,她都努力遗忘了。现在那个人,死了,死得无声无息。因为她努力遗忘,再想起整件事的时候,就一点真实感都没有。她记得自己是怎么被喊去那个办公室的,"小夏你来一下。"她甚至不知道他在办公室,正沉浸在无法言说的伤感中,忽然他就从最里面的办公室走了出来。这是一个声音柔弱而斯文的中年人。他问她能不能帮自己看一下电脑,卡住死机了,动弹不得。"当然没问题。"夏玥露出一向积极主动的微笑。她走进去,办公室很暗,只开了桌前一个台灯。她查看电脑,帮他强行退出了浏览器。之后他向她表示感谢,请她坐在沙发上,说要跟

她聊一聊。他问她在这里适应得怎么样,对报社的印象如何。 夏玥都热情洋溢地回答了。接着他夸奖了她上次那篇稿件。谈 话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除了他坐得有点近。夏玥的回答故 作风趣,还一直在笑。之后他开始夸奖她今天穿得很好看。很 好看是因为她特意打扮过了,为了心中想来见的人。因此夏玥 感到很羞涩,很不好意思。除此之外,夏玥也不记得自己有任 何做得不对的地方,或许笑得有点过分谄媚?过度迎合他的 话?或许她无意间总是在不知不觉迎合着异性。她甚至不记得 是怎么开始的,他不小心似的,把手放在了她的大腿上,然后 凑过来要吻她,她偏开头,但没有叫,只是往后退。他看上去 并不强壮,却根本没法挣脱。明明知道外面没有人,夏玥不知 道为什么还是没有叫,她只是拼命想推开他。两个人在沙发上 沉默地纠缠着。

这时有人在外面忽然打开了编辑室的灯。有人来了。她终于叫了出来: "啊!"然后她的脚不知道怎么搞的,踢飞了茶几上一个杯子。李总缓慢地放开了她。她记得他脸上的表情,甚至还带着一种笑意,好像既有点遗憾,又有点抱歉,甚至有点惊讶,有点清醒,不知道刚刚自己在做什么。有人在外面敲门:"李总,有事吗?"是周为恺的声音。夏玥一下子扑出去,打开了门,周为恺惊讶地看着她,她低着头从他旁边走过去,竭力装作非常镇定的样子。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她一直不停打量自己,仿佛担心自己哪里少了一块。什么都没有少,只是有点狼狈,她镇定

了下来。周为恺跟了过来,他没有进去与李总对峙,而是来到了她的身边,他问她: "怎么了?刚刚怎么了。"

她想: "你明明知道怎么了。"但她说: "没什么。"

他又问:"你还好吗?"

她知道他在等自己的回答,在等她的反应。他希望她能给他指示。他不是在问:"你还好吗?"而是在问:"你希望我怎么做?"或者"你准备怎么做?"

夏玥抬眼看着他说:"你去把他打一顿。打一顿就好。你不是把裴老师打了一顿吗?你现在去打他。"

周为恺愣住了,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就像刚刚他手足无措地站在电梯里一样。就连她的失望也没有太多不同。她觉得他很勇敢,但他却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勇敢。比起别的来,这是对她更大的打击。她在他身上投射了最闪耀的东西,随着这光芒变得黯淡,她对他所代表的一切赌气似地失去了兴趣,觉得那是一种割裂和虚伪的产物。她不能说当年自己离开上海是因为这件事,而是一旦把自己与周为恺分开考虑之后,那份工作对她来说变得艰难而且没有意义。她对能否在媒体业获得什么成就也不再有任何信心。但她之后迅速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又得到了什么呢?

这时有人敲门,夏玥仔细听了听,从床上爬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难道他又回来了?她打开门,却愣住了:门外站的

是孟维。而不是周为恺。

孟维拎着两瓶啤酒,酒瓶上还带着一层冰雾。他笑嘻嘻地说:"就知道你还没睡。我们喝得太无聊了,只好匆匆结束。你跟我再喝点吧?"

夏玥让了让,示意让他进门,孟维说:"房间里多无聊, 我带你去个地方。"

他带着她坐电梯到了楼顶,然后又转了楼梯,在黑暗狭窄的楼道里走了两层之后,看到了一扇门,门上挂着锁。孟维摇了摇,锁并没有真的锁上。他推开一个门,招呼夏玥,两个人来到了酒店近乎废弃的一个天台上,周围是高得无法攀爬的玻璃围栏。

"来看看北京!"孟维拉她一把,两个人离着玻璃围栏一 米的距离向远处眺望,北京仿佛即将要沉睡却还在挣扎的巨兽 一般匍匐在他们脚下,夏玥感到一种恐高的眩晕。

每到北京,一种比惆怅更宽大的情绪都会包裹着夏玥:提醒她自己错过了多么庞大而复杂的世界。提醒自己错过了那么多可能性,最终栖身于婚姻和一张甚至没有多大意义的报纸之中。

但此时不适合想那些,适合的是另一些情绪。

"我要来唱首歌给你听。"孟维说,"我要唱一首《晚安 北京》。" "谁要听你唱歌啊。"

但孟维也不管夏玥有没有兴趣,清了清嗓子,就真的开始唱起来。

夏玥没想到的是: 孟维唱歌竟然相当好听。以至于她一时间忘记讽刺他,沉默地聆听起来。随着孟维唱到结尾,用温柔的声音唱到那句"晚安北京"时,他们眼前那一片灯光,就好像听到了这句晚安,忽然应声熄灭了。

他们俩都吓了一跳,东城区一片黑漆漆,只剩一枚月亮无比明亮地挂在空中。就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儿,好像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在一片漆黑中,不知道是出于惊慌或者是震惊,夏玥不知不觉向孟维靠近。接着,先是路灯零零星星地亮了起来,然后是附近大楼的灯光,接着,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恢复了正常。

"刚刚是漆黑一片了吧?如果你说不是,我会以为自己刚刚做梦了。"孟维说。

"是。"

"幸好我们有两个人。可以互相作证。"

他们俩并肩站在天台上,像是刚刚经历世界毁灭而唯一幸存的两个人。

一种少年的心情在夏玥心中荡漾。

- "跟我一起看到这个,你遗憾吗?"
- "什么?"
- "你可能更想跟刚刚那个周为恺一起看。"

夏玥哼了一声。

- "松本清张以前也是报社广告部的。《朝日新闻》当时的 西部分社广告部。"孟维说,"我啊,其实什么都知道。"
 - "我才不相信你会读松本清张。"
- "我还读宫部美雪,但我最喜欢横山秀夫。你是不是太骄傲了啊,你根本不了解我。"
- "我为什么要了解你?"夏玥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和幼稚。孟维笑了起来。

之后两个人一起在黑暗中摸索着下了楼, 孟维把夏玥送到房间门口, 转身正要走, 又想起了什么, 他问: "你房间有水吗?我好渴。"

"进来吧。"夏玥说。

房间里只开了一个落地灯,灯光温柔而暧昧,洗发水、沐浴露、香水、化妆品混杂出一种微妙的香气,弥漫在通风不良的房间里。

- "你买这么多矿泉水?" 孟维惊讶极了,夏玥在床头柜上 摆放了至少五瓶矿泉水。
 - "我总是担心没有水喝。"

"有点可爱。"孟维打开一瓶,缓缓喝着。一边喝一边偷偷看她,房间里随即荡漾出一种特别的气息。这种气息已经离夏玥非常遥远和久远了,以至于她一开始都没有分辨出来。等她分辨出来之后,一种暖乎乎的东西从体内上升起来。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她有了一种预感。对于这种预感,她手足无措起来。但孟维就站在她面前,两个人靠得前所未有地近。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刚开始夏玥甚至没有注意,接着手机铃声越来越大,几乎充斥了整个房间。她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难道是周为恺吗?但她打开手机一看却愣住了:竟然是方晨。而他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打过电话给她。她拿着手机走进了浴室。心里疑惑着自己直到现在都没有想起过方晨。

告诉方晨他那该死的西装在哪里之后,一切都清晰起来,一切都变得稀薄起来。膨胀的感情一瞬间消失了。那份情感和欲望也同时不在了。忽然之间她看清楚了房间里的一切。

打完电话走出门,孟维已经站在门口了,他说: "我回房间睡觉了。晚安。"他的脸一半隐藏在阴影里,声音低沉而脆弱,像是一个夏玥根本不认识的人。

几乎是脱口而出,夏玥问: "你还好吗?"这句她最讨厌的话,从此时此刻她的嘴里讲出来,就像一句对自己的反问。

第五章 太多问题

1

那个老人又来了。他被骗了钱,近乎所有积蓄。他说要去死,央求记者帮他把钱要回来。有段时间每天下午他都来,保安也不敢拦他,否则他大喊大叫坐在地上,号称自己骨折了。他熟练地坐电梯到编辑部,第一件事就是找夏玥。夏玥和和气气,给他倒茶,跟他讲记者跟警察那边一直在联系,催促,但追回的可能性很小。她问老人的子女呢。"没有钱就没有子女啦。"老人这么说。有时候夏玥意识到他甚至不是来寻求什么解决,他也知道没有办法了。他可能只是需要有人听他抱怨。或许也是想听夏玥不停地说:"这不是你的错。"或许仅仅是为了一点点渺茫的希望。不断地确认。然后有一天,他忽然就不来了。

还有被单位开除的人,拿着各种证明闯进来。有被老师虐待的小孩的家长,在编辑部哭泣。有美容院健身房倒闭之后卡里的钱都没用了的会员们。这些都还是城里轻微的苦难。如果是周边乡下辛辛苦苦跑来的人,那些愁事儿就更没法说了:镇上小医院的医疗事故,又能去找谁呢?被拖欠工资也是家常便饭。鱼塘不知道被谁下了毒。自杀的妇女,被丈夫打残的妇女。太多的眼泪。

还有大量的、没有意义的会议,没有人阅读的关系稿件。 而有人阅读的部分,也变得越来越难拿捏。读者的口味明显变 化了,以至于夏玥总是被批评"不贴近读者"。夏玥想去贴近 读者,她恨不得跟读者站在一起。但同时又疑惑着:"如何去 贴近,贴近哪一部分读者?读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各种人。 而且,读者喜欢被贴近吗?"以前媒体大部分觉得读者需要被 引领,媒体要远远地走在前面,懂得比读者多很多。现在读者 希望的又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放弃那颗要做些什么的心,那么你就做不了这份 工作。但明明至少刚开始,是因为想做些什么才来做这份工作 的。最终愿望之间互相矛盾,也产生不了太多结果。

晚上她回到家,在浴室慢腾腾洗脸洗澡吹头发一个小时,是每天最治愈的时刻: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虽然很难说有多少了不起的成果,但至少第二天会变成一张张报纸,被别人捧在手上阅读。电话会响起来,会产生反馈,有批评有赞扬。有时她会忽然想起是不是哪个版面的标题弄错了,或者是哪个事实没有核实好。每天焦虑、胆战心惊,始终不能学会释然。

快乐只有一瞬,而焦虑与压力才是长长的。但焦虑与压力渐渐变成了她的生活方式,一种存在的证明。有时她觉得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职业比这个更适合她:比如规律的日常,令她知道每天该做什么。比如可见的成果。比如相对自由的工作氛围。比如轻松的同事关系。

或许是因为与整个报社的氛围有一种格格不入之感,夏玥宛如抵抗一般建立自己团结、紧密的小集体:上午编辑部开会,盘点选题,把世界和社会拿在手上揉搓讨论。然后记者们各奔东西,下午回来,吵吵闹闹写稿。吃下午茶。开玩笑。讨论。写稿。然后晚上争论、做版、签校样·····晚上几个人一起走出报社大楼,呼吸夜晚的空气,是真正的伙伴。

每天她来到办公室,总有人给她带一杯咖啡,中杯热拿铁。她经常下午买奶茶和甜点与同事分享。晚上编辑部工作日每天都一起吃饭,吃饭时讨论的依然是工作内容或者一些八卦。饭钱有时AA有时夏玥请客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夏玥想到了办法,她建议记者们把"车马费"上交一半给编辑部门,用于部门开支。"车马费"半合理化了,记者和编辑们都感到了平衡:记者不再为发稿感到麻烦和焦急,一律交给编辑部衡量处理;编辑们也不再嫉妒记者们的额外收入。

傍晚,编辑部一群人(大多数是女生),嬉笑着挤在电梯 里下楼吃饭,讨论着与现实无关的事。夏玥想不出有比这更开 心的场景了。她感觉自己重新建立了一个家庭。

而要形成这样的局面,也并不容易。任何一个集体都有不合格的、拖后腿的、不适合的、无法融入的,或者纯粹是不讨人喜欢的人。但夏玥发现自己身上似乎有这种隐藏的能力:她在组建一个自己的团队时,所用的控制力和手段,令她自己都感到微微吃惊。如何剔除异己,如何拉拢,何时该温和,何时该严厉。她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懂的这么多。

所以,当部门一名叫婷婷的女生来跟她辞职的时候,她第一反应是觉得不可思议。婷婷做事负责、乖巧,有时确实略微有点固执,甚至都谈不上是缺点。她服从、崇拜夏玥,而夏玥也信赖她。她坐在夏玥对面,笑得非常腼腆,夏玥根本没想到她是来辞职的。她以为她想升职或者加薪,她甚至在内心盘算了有没有可能性,但婷婷随即递上一份辞职信。夏玥接过来,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很久。

"要恭喜你了,是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吗?"夏玥笑着说,但眼神很冷。她知道自己生气了。

"没有没有。夏玥姐你不要误会,我不会因为这种事离开部门的。我是想,想过过别的生活。"

"什么是别的生活?"夏玥问。

"就……正常一点的。"

夏玥看着她,以迷惑不解的神情和有点高高在上的微笑,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两个人沉默着, 夏玥终于问: "怎么个正常法?"

"昨天南京出现了粉红色的天空,您知道吗?"

夏玥把当天的报纸往婷婷面前一放,封面图片正是那张粉红色的天空。"我把重大新闻撤掉,亲自换的这张照片。因为

我觉得城市的报纸应该更关心身边的事。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 "但你亲眼看见了吗?"
- "你想说什么?"
- "我来这里之后,几乎就没见过黄昏。偶尔看到的时候,我往往会被夕阳吓一跳。我们工作日出门吃饭的时候都已经接近7点了。那之前我们就埋头在办公室,在日光灯白色的光线下工作。我也很久很久没有过夜生活了。我对事情所有的一切了解几乎都来自这份报纸。"
- "这就是你辞职的原因?因为你想要看黄昏?或者是想过什么夜生活?"
- "我想成为拥有黄昏的人。也能拥有早晨。我希望自己早晨7点起床,9点到工作单位,晚上5点半下班。跟喜欢的人去看电影,也不用担心被一个电话喊回报社·····"

"好的我懂了。没问题。祝你生活愉快。"

婷婷还想说什么,但夏玥打断和阻止了她,客气地送她出门。她感到一种情绪在内心弥漫,她想跟她争论几百个回合,比如你这生活追求有什么意义?你不就是想朝九晚五做一份普通而没有意思的工作吗?什么黄昏、早晨,这些听上去抒情又做作的词语,不过就是借口。想过偷懒的人生多么容易。但她一句话也不说,以冷漠的态度送走了婷婷。

之后她在办公室踱步,缓解内心的烦躁不安。总的来说她不喜欢改变。想到婷婷负责的那几个版面要暂时分配给其他人承担,她就更生气了:因为其他人肯定不可能有婷婷适合。她想到自己是如何精心分配了这些版面,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和特质,简直感到恼火,觉得自己的工作被浪费被辜负了。

她接着又想到:此时如果阻拦她也不是不可以。或许可以 安抚她?给她许诺些什么,升职啊加薪啊培训啊之类。她不是 想要黄昏吗?那么可以调她当记者,时间更自由一点。

她往外看了一眼: 婷婷依然认真做着今天的工作。

下午4点半,照例是编辑部会议,婷婷去打开了会议室的门,通知大家开会。看着她照常忙碌这些,夏玥再一次感到自己被背叛了。

等所有人都坐下来之后,也就是一共11个人,夏玥忽然说: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吧。婷婷要辞职了,她想去过自己的理想生活,我们先鼓掌欢送一下她。"

就连婷婷都愣住了。她完全没有想到夏玥会这么早公布这个消息,其他人更是面面相觑。夏玥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想知道还有没有人比她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或者有没有人在她知道之前私下已经讨论了这些事。看到每个人都很惊讶之后,她感觉自己舒服了一点。

之后她随口说道:"报社是一个大体系,不会少了一个人就不行。替换她的编辑一个星期之后会到位,正好一个星期也

是婷婷的交接期,大家放心,不会让工作有太大波动的,也不 会对大家有什么影响。"

之后他们如常开会,夏玥表现得越正常,其他人也就努力表现得越正常。唯一不同的是: 当婷婷报选题的时候, 其他人没有像往常一样热情地发表看法, 只是轻微附和, 提了一点小意见, 不约而同地拉开了与她的距离。

比起面对报社生活的归属感来,夏玥对家庭的依赖明显降低,投入也越来越少。她跟方晨现在聚少离多:做报纸的人与其他人的时间是岔开的。夏玥晚上10点回家之后,跟还没睡觉但已经洗澡准备睡觉的方晨聊会儿天,然后方晨先去睡觉,她还会看书或者玩到大概12点。早上方晨9点前就会出门,有时候8点就走了,但夏玥9点才醒,吃个早饭去报社,一忙又是一整天。就连周末,两个人也经常有各自的事情,方晨要陪王纯去跟一些有业务来往的公司或者政府部门交际玩乐,夏玥他们报社虽然周末报纸减半,而且是提前做好的版面,但有时也会有点事情需要去处理。不过两个人好像对此并没有什么不快,如果对日常生活的亲密程度要求太高,反而是麻烦事。两个人铆足了劲,像是比赛一样竞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或许是想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家庭的主导者。

晚上夏玥在跟方晨那时间短暂的碰面中,不停地说婷婷的事情:"大家肯定也感到不开心嘛,本来相处得好好的,忽然就辞职了。"

方晨没有接话,自顾自忙玩着游戏。夏玥没注意他冷淡的态度,接着说:"我还想过提她一级,以后让她当我的助理。 真是不懂事。辞职的理由也非常可笑。不知道她究竟找了什么 好工作了。"

- "你跟我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吗?"方晨问。
- "我到底哪里对她不够好?"夏玥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愤懑里。
- "如果我现在要跟你分手你可能都不会这么生气。"方晨说。
 - "你要跟我分手吗?"
- "没想到你是这么热爱工作的一个人。"方晨略带讽刺地说。
- "你工作也很忙呀,难道我必须要配合你吗?"夏玥忽然 发起火来。
- "行,你永远正确。"这已经是方晨能说出的比较强烈的 反击了。夏玥一言不发,转身进了书房,把门关上了。

等到了深夜,夏玥走进卧室的时候,却发现方晨依然醒着。她在床上躺下,背对着他,还在生气。方晨把游戏关掉, 关掉灯,也躺了下来。两个人远远隔着躺了一会儿,方晨转身抱住夏玥,被她推开,他再次抱她,她又象征性地推了一次。 第三次的时候他抱住了她,并将她的睡裙往上掀起,手伸进去直达胸部,夏玥咯咯笑起来。方晨开始亲吻她,笑声渐渐变成了轻轻的叹息。"累死了,算了。"夏玥还是想推开他,但方晨今天难得地特别坚决,他翻身压住她,想脱掉她的睡裙,但睡裙的扣子太多了。他忙了一会儿,放弃了努力,直接扯掉了她的内裤。他试探了一下,感到她在迎接自己。夏玥挺起身体,想起什么似,猛地推他:"去拿安全套。"

- "什么呀。"方晨感到扫兴,夏玥又推他一下,"快去啊。"
- "不要了吧,我们也可以开始计划了啊。"方晨凑近她,想继续,夏玥这次没有再推他,改成了商量的口吻: "要不我去拿。"
 - "你还是不想生小孩吗?我现在有点想了……"
- "非要这个时候讨论这个吗?"夏玥恼怒起来。她飞速穿上内裤,把睡裙整理好,翻身就睡。方晨叹了口气,也转过身,两个人背对背睡了一晚。
- 一个星期后,婷婷正式离职了,虽然夏玥一直说要聚会,欢送婷婷,但最终,并没有什么欢送会。婷婷离开得无声无息,桌子上的东西渐次减少,最后一天,她拎着一个布袋子装完了剩下的杂物,笑着跟各位同事告别。她还来了夏玥办公室,夏玥微笑着亲自把她送到了电梯口,还没等电梯门关上,夏玥就转身离开了。

但替换她的人并没有像夏玥所说,立刻到位。夏玥跟人事部提了几次,问能不能自己招聘一个,人事部说要通过集团统一招聘。然后有一天,一个穿着工装外套和紧身牛仔裤、背着双肩包的高大女孩子走进了夏玥办公室,后面跟着人事部的人,那人简短地跟夏玥交代说这是新来的编辑,工作经历非常厉害,是从广州回到南京的,原本在"南方报业集团"工作,是难得的人才。那个女孩子脸上浮现出一种自豪的笑容,没有任何谦虚的表示。

"那太好了呀。"夏玥说,心里却想:"一个南方报系的人到这里来干吗?"

不管有多少猜测,这个叫于曼丽的女孩子很快显示经过专业媒体训练的出色新闻素养,她英语流利、语速很快,想法也很多。个性开放,毫不拘谨。她还喜欢画着烟熏妆,涂着过分浓艳的红唇,跟男记者一起在天台抽烟,发出阵阵欢笑声。

开会的时候,于曼丽总是坐在夏玥正对面的位置,对夏玥每一句话每个观点几乎都会给出反应,有时是赞同,赞同的话她也会再展开说一点,更多时候是质疑、反驳。

"我觉得这条新闻有点无聊,太软了。我感觉我们报纸已经做好多次天气、季节、植物,动物园小动物生了幼崽这样的话题了……好歹是一张新闻纸吧,是不是要关注一点更犀利的事情啊?"

夏玥耐心解释: "我们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生活化的城市, 人们关注自己的生活比关注世界可能还多一点。况且那些新闻,大报都在做,我们想致力于提供更生活化更温暖的东西。"

另一个女编辑附和说: "是呀,我们这些稿件都特别受欢迎。动物园河马生崽的那篇稿子一出,动物园人流量多了三倍呢。"

于曼丽转着手头的笔,忽然对夏玥说:"夏老师,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你写的稿子呢。你写的那篇冤案的稿子,传播很广呢。你知道那个案子最近翻案了吗?"

"我们报纸也发了。"夏玥说。

"嗯,三百字,小小一条,没人注意。可能确实人们不关心了吧。关于别处人们的命运什么的。况且也确实过太久了。但这件事有着划时代的法律意义,还牵扯到后续处理和国家赔偿,我很难想象,我们真的完全不关心吗?"

"完全是不同性质的报纸。我知道你在南方报业体系里接受的是另一种熏陶。但这是一份城市日报,我们跟读者的关系不是导师式的,而是朋友式的。"

"我理解我理解。"于曼丽还是用一种尖锐的笑容持续着她的固执,"我完全理解我们报纸的立场,我只是很奇怪你的变化。我去南方之前在上海也待过一阵子,跟着周为恺老师实习过,他经常提起你,说你是他带过的最有灵气最有领悟力的

实习生,特别适合写长篇报道。他还跟我们说过你不太适应城市日报呢。不过我来了之后发现你挺适应的。"

"开会时不要讨论这种私人问题了,又不是叙旧会。下一个选题吧。"说不清具体是哪句话让夏玥莫名恼火起来,她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倒不是因为于曼丽提到了周为恺,而是她仿佛对她很熟悉,仿佛跟她站在一起的亲昵,没有距离,没有分寸。仿佛对她很了解,仿佛她可以随时评判她。尤其是,"我感觉你挺适应的"这句话中所包含的一种负面和否定,一种轻轻巧巧的判断,令夏玥气得心脏一紧。

当然,她也不可避免地想象了一下于曼丽与周为恺相处的过程,因此更生气了。

过了几天,作协开会,夏玥说文化版的记者有点忙,让于 曼丽去帮忙采访,跟她说:"本地很多重要作家,希望你能写 令人耳目一新的稿子来。文化版期待你的头条。"

于曼丽去开了两天会,回来写的稿子平淡无奇。她抱怨说: "都是场面话,根本没什么好写的。"她试图私下采访几个作家,均遭到了礼貌的拒绝。夏玥对此没说什么,只是在会上说: "嗯,可能确实挺难吧,那就算了,发个小边条吧。"

除了编辑婷婷留下的版面之外,于曼丽频频被打发去参加 这些会议,每次去之前,夏玥都当着大家的面跟她说: "期待 你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只要你用心发掘,一定可以 写出好稿件。""别看这种行业协会的会议好像只是老调重 弹,但里面总是会透露出新的信息的。"她总是强烈表达自己的期待,然后在于曼丽拿出稿件的时候,表示出一种非常轻微的、无可奈何的失望。

这天下午,于曼丽兴奋地冲进夏玥的办公室。"社会新闻部那边在跟一个在超市偷鸡腿的女人的事,说是为了给孩子吃,我想跟踪写篇大稿件怎么样?这件事多有意思,这个时代还有人得去超市偷鸡腿给小孩吃,一定会产生巨大的争议……社会保障啊,家庭啊,包括超市这边遇到的偷窃问题,感觉可以连续做几天。"

夏玥头也不抬地说:"社会部那边已经安排好人了。选题和思路也报好了。你把今天的版面好好做做吧,毕竟你是编辑。"

"我觉得我来写更合适,我以前特别研究过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也写过相关报道。里面的纠结、困难、矛盾我都比较懂……"于曼丽并不放弃。

夏玥这才从电脑前抬起头来: "我不知道人事部当时跟你怎么说的,你本来入职的就是编辑部,不是来当记者的。"

- "那你又让我去开会?"
- "偶尔忙不过来帮忙的情况也是有的。今天小蔡不也去影协开会了吗?编辑就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工作。"
 - "那我可以调去新闻部当记者吗?"

"当然可以了,你去跟集团人事谈一谈。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夏玥丝毫没有生气。

于曼丽真的去集团人事那边谈了谈,人事部当然每个人都是绕圈子说套话的高手,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继续待在编辑部,但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可以写一些稿件。什么是"合适的机会",这就不明所以了。

之后,一切都变得更公开更明显了: 开会时,于曼丽如果不主动开口,夏玥就从不问她问题。她主动开口,夏玥的反应温和、礼貌但冷淡。她不开口的时候,整个会议室就言笑晏晏,但她开口的时候,气氛立刻变得尴尬、紧张。时间一长,她开会时索性就沉默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埋头做版。

不到半年,于曼丽就辞职了。她跟夏玥说自己要回广州去,那边欢迎她回去。夏玥表示了祝贺甚至羡慕,同时她也提醒于曼丽要仔细应付交接期,不然以后的人事转档什么的,会有点麻烦。

交接期交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于曼丽仿佛幽灵一般出没 在编辑部,没人跟她多说什么,也没人喊她一起吃饭。她独自 在天台抽烟,烟熏妆化得更浓了。

她正式离职那天,夏玥去得很晚,本来以为不会碰见了, 结果却在楼下偶遇了刚刚下楼的于曼丽。两个人站在大堂里艰 难地寒暄,夏玥说她以后一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记者,于曼丽 只是笑着,然后她忽然问:"夏老师昨晚怎么没有来啊?是家里有事吗?"

夏玥完全愣住了,她根本不知道于曼丽说的是什么。

"昨晚编辑部和记者部一起给我开了个欢送会,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去吃了宵夜K了歌,玩到凌晨,好久没这么开心了。还以为你也会来呢。"

没有一个人喊她,甚至没有一个人告诉她这件事。夏玥一动不动地站着。

"婷婷也来了。就是我这个岗位的前一个女孩子吧?她好可爱好温柔。跟大家关系特别好,离职了还经常一起玩。"她脸上再次露出夏玥最讨厌的那种笑容。

"多好呀。也欢迎你多找机会再来跟我们玩。"夏玥说。

"会的。"于曼丽笑着说,"只是不知道你会不会一起。"

"我尽量。"夏玥依然不动声色。

于曼丽抱着自己的纸箱,转身往门外走去,夏玥的笑容也倏忽消失了。有很久她都没有动,这时于曼丽在背后又喊了一声"夏老师",夏玥转过身,于曼丽轻松得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夏老师,这句话你听了不要不高兴。"之后她一字一顿

地说: "你想要的东西,这里可能一样也没有。"说完之后, 她转身离开,留下一个背影,在自动门后面渐渐消失。

上楼的时候, 电梯里只有夏玥一个人。她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等电梯门打开时, 她挺直背部, 露出微笑, 像往常一样, 迈进了报社。

2

从南京开回自己的小岛,只需要一个多小时,驶上那座大桥,远远就能看见那条巨大的河豚,是这个小岛的象征。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河豚的养殖和烹饪,这种传说中鲜美有毒的鱼,现在早就没有什么危险性了。

方晨心事重重地开着车,不知道父亲把自己喊回家到底有什么事情。一如往常,夏玥以一个非常可笑而敷衍的理由拒绝与他一起回去。他表示了一点点抱怨,但他不能说的是:事实上他根本也不在意,独自回家他还感到开心一点自在一点。不然就得接受夏玥没完没了的对他家庭的审视。

从看到那条鱼的雕塑开始,方晨就会想起夏玥的讪笑: "也太傻了吧。要这么直白吗?至少也该更精致一点吧?"一 丝不易觉察的自豪因而烟消云散,他都不好意思说,这条鱼他 父亲还出了不少主意。

提起父亲,夏玥就会有更多的讪笑。比如:"你爸说话的时候,你跟你妈从不敢反驳,哪怕他说的话非常可笑。你们俩

表情严肃,仿佛聆听什么重要人物的讲话似的。而且你总是用本地话叫他父亲,而不是爸爸。"

方晨以前没觉得有什么可笑。被夏玥指出之后,他感到有点尴尬,难以面对也难以掩藏。在父亲暴风雨般的统治下他才变得如此唯唯诺诺,这就是夏玥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

现在他避免想起这些,而是专心享受驾驶的乐趣。穿过大桥,从大鱼雕塑那里右转,沿着江边道路疾驰,每当此时,一种真正的归属感就涌上心头:这是自己的岛屿。是自己长大的地方。他在江边度过了童年与少年,看着岛屿每一年的变化。

他将车停在江边堤坝上,走出车外,任凭江风吹拂自己,闻到一种久闻的味道:是炊烟、江水、芦苇·····混合在一起,并带有独特的本地的一种腥甜的气息。久违的乡愁在胸间升腾。对土地和河流的热爱,远远超过了对城市的喜欢。这一点令夏玥完全不能理解:她的梦想是当一个绝对的City Girl。

然而此时此刻,方晨内心涌现出一种近乎思念的情感,他 有点后悔没有坚持把夏玥带回来。当她说自己很累,又说还要 去报社,这些那些的时候,只要自己多一点点坚持,而不是放 纵她性格中过于自我的部分,或许事情就会有所不同。自己是 不是一直都太依顺她了?以至于她将这种并不常见的依顺看作 是理所应当。他一心想要跟父母完全不同的婚姻,想找一位头 脑清晰坚定、并肩前行的女人。他希望对父亲进行一种沉默但 又彻底的反抗。然而就像世界上很多事情一样,反抗的结局甚 至也是不确定的,虚无的。 "咦。这不是方晨吗?"一辆车开过,车窗开着,车速渐缓,一个男人探出头来,惊喜地问,"你是方晨吧?"

方晨没有能认出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是谁,但笑容立刻堆满了他的脸: "是我啊。怎么这么巧。"

"我们至少15年没见了,说不定20年?你变化不大,我一 眼就认出来了。"

方晨无法认出对方,但他对这种情形一向镇定: "我变化还不大?"

"哪儿有我大,你看看我这肚子。"那个人下了车,拍了拍自己仿佛麻袋一般的肚子,"我现在体重是初中的三倍不止。"

他是初中的老师吗?不太可能。难道是同学?方晨不能相信眼前这个看上去至少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肥胖、臃肿、满脸通红)是自己的同学,但渐渐他也认了出来,一种熟悉的东西慢慢从对方脸上抽象地浮现了:这就是自己的同学。

- "你那个时候乒乓球打那么好,当然瘦了。"方晨笑着拍 对方的肩膀。
- "现在我走两百米都喘气。"那人掏出烟来,给了方晨一根,方晨接过来,两个人面对面互相点烟。
 - "听你爸说,你在南京混得不错啊。"

- "瞎混。"
- "年薪百万了?"
- "怎么可能。欠债百万还差不多。"
- "有钱人才敢欠债。说真的,80万有没有?"
- "真没有。真没有。"
- "你爸说大几十万呢。到底大几十?说说嘛。"对方凑过来,并传来一股中年男性的体味和烟酒味混杂着的难闻气息。
- "肯定没你多呗,能多少啊。"方晨嘻嘻哈哈,丝毫没有不高兴的样子。他看向对方的车,是一辆新款宝马。

那人大为高兴,爽朗地大笑起来: "我纯粹瞎弄呢,瞎弄。"

两个人又进行了一番漫无目的的闲聊,烟抽完了,踩在脚底灭掉。那人先打开了车门,说: "找机会喝酒。我今天还有点事情先走了。保持联系保持联系。"

"一定一定。"方晨点头称是。

两个人没有交换任何联系方式,各自开走了。

车子在家门口停下来,方晨习惯性地等了一会儿,却没见 妈妈奔出来。以往她早就在门口张望了。他把车停到门前的场 地上,这是一栋岛上常见的两层小楼,建得很气派,尤其大门建得可谓富丽堂皇。在这方面,父亲是绝对不可能认输的。

大概是听到汽车的声音,父亲缓慢地踱步出来了。方晨喊了一声"父亲",用的是方言。父亲嗯了一声,折身又往回走。方晨跟着他走进家门,一种清冷的气息扑面而来:没有饭香。没有热茶。

- "妈呢?"方晨脱口而出。
- "你怎么现在才到,不是说早就出发了吗?"
- "路上遇到同学了,以前老跟我打乒乓球那个初中同学,我一时不记得他叫什么了。聊了一会儿。他开了一辆新宝马。"
 - "建辉。现在发财了。"
 - "发什么财了?他高中都不知道有没有毕业。"
- "现在可不就是这么没规矩。一个通下水道的,得意扬扬。有钱就了不起。一年说是挣100万。"父亲撇了撇嘴,非常鄙夷。
 - "通下水道这么挣钱?"方晨也很惊讶。
- "拿的政府的单子。很挣钱。不过也很花钱,机器都很贵。我看他也没有说的那么有钱。"父亲又冷哼了一声。

父亲几乎对岛上所有的事情都了如指掌。这种了如指掌来自他孜孜不倦地拼命介入各种事务,到后来也拥有了一些名誉职位。长此以往,他自认对岛内事务有着更多的责任,操心更多了。事实上他仅仅是个生意人。他早年在岛上开小卖部,后来早早改建为超市,开了两家,刚开始因为没有竞争对手,获利很多。因为大家都来买东西,他也认识了不少人,人情网络铺得很开。连锁超市入驻岛上的时候,他气得要命,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自己要面对竞争,而是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竟然没有任何人考虑到他的感受,也没有任何人问过他的意见,超市进驻得如此顺利,开业打折半个岛的人都去了,就为了买一毛钱一个的鸡蛋,每人限买十个。

就为了几块钱而已。鼠目寸光。贪小便宜。

"呵,岛民。"父亲嗤之以鼻。

父亲的超市不久缩减为一家,还是维持了一定的顾客,以 更亲民的方式,以他对本地人的了解,售卖一些更价廉、更本 地的产品。收入锐减,能维持开支。但钱永远不是排在首位 的,最重要的是父亲因而被排除出了某个阶层。这个阶层难以 形容,但本地人都能明白:就是比较受尊重,讲话有一点分量 的阶层,是大家走路遇到要停下来点头打招呼的阶层。这个阶 层的决定方式并非金钱,比如就没有人会停下来刻意跟建辉打 招呼,即使他年入百万。这个阶层的决定方式是声望、传统、 地位、交情和人格。失去了这层微妙光环的父亲,显然地颓唐 了起来。 但他现在的颓唐依然出乎方晨的意料,坐在空荡荡的家中,整个人缩小了一圈,竟然显得凄凉又可怜。方晨忍不住又问了一声:"妈呢?"

"在你舅舅家呢,正好你回来了,你去接吧。"

方晨总觉得哪里不对,他对父亲说:"一起去吧。我开车。"

父亲显然地犹豫着,方晨说:"都4点多了,接她回来也来不及做饭,肯定是在舅舅家吃晚饭了。一起吧。"父亲想了想,穿上了外套,又换了一双皮鞋,说:"走吧。"

方晨将车驶出去,往舅舅家开。舅舅家刚搬到镇上,在镇上刚建的新小区买了个大平层,对此父亲很不屑。"镇上房价竟然要好几千了,那种房子,一栋楼住那么多人,怎么可能舒服?"

他们在楼下按了门铃,父亲在旁边更加嗤之以鼻,"装模作样,这玩意儿。"门打开了,电梯很新但很小,"你看这电梯,站不了两个人,骗钱呢。"

直到现在,父亲才刚刚想起来似的:"夏玥怎么又没跟你回来?"

"她太忙了。报社好多事。"

"三流小报。"父亲丝毫不客气地说。

方晨张了张嘴, 最终没有说话。

按了门铃之后,舅妈来开门了,她是一个总是在微笑的女人,此时她依然微笑着:"姐夫和晨晨来了啊,快进来,正好一起吃晚饭,我们准备包馄饨。"

餐桌上摆着一盘馄饨皮和搅拌好的馅儿,妈妈坐在桌边安静地包馄饨,头也没有抬。

又来了。方晨在内心暗暗叹了一口气。又是那件事。

他振奋了一下精神,走到妈妈身边,一边帮她按肩膀一边问:"什么馅儿的?"

- "芹菜。"
-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爱吃芹菜的。"
- "不知道你要回来,又不是包给你吃的。"
- "再给我搞点韭菜馅儿嘛,韭黄也行。"
- "你自己做。"妈妈还是拉着脸。

这时父亲及时插嘴说道:"我出去买点韭菜和韭黄?"他 又问方晨:"你还想吃什么?"

方晨说: "还是我跟妈一起去吧。她比较会挑。"他继续对妈妈撒娇: "陪我去啦。"妈妈白他一眼,摘下围裙,跟他

一起出了门。

"还以为有什么事,非把我喊回来。在电话里问也不说,我还有点担心。结果又是你像小孩子一样赌气。"刚走进电梯,方晨就抱怨了起来。

妈妈一声不吭。两个人出了电梯,往菜市场走去。

- "你们也一把年纪了,不要这么幼稚了,每次都指望我。"
 - "变成我的错了?又不是我让你回来。"
- "你是不是已经在舅舅家住了好几天了?舅舅和舅妈也会 为难吧。你不要一有事就离家出走呀。"
- "谁让我儿子没用呢?我倒是想去南京跟他一起住。但没办法,只能住在自己弟弟家。"
 - "别闹不就行了。有什么事跟爸爸好好讲。"
- "能怎么讲?能怎么办?"毫无征兆,妈妈忽然哭了起来,就拐了一个弯,她已经一边靠边走,一边哭了。
 - "又是那件事吗?那个女人又来了?"

五年前一个女人忽然上门跟妈妈摊牌。八年前方晨就在手机上偷偷看到了父亲跟她的短信。他装作不知道,暗自背叛了妈妈。这个女人是一个饮料品牌的代理,两个人因为生意而相

识,之后在一起。五年内这件事从没真正了结过:父亲说已经分手了,妈妈却总能发现他们俩联系的证据和蛛丝马迹。那女人没再上门过,但她的阴影却久久不退。有时,方晨觉得,这件事事实上给了妈妈一点奇特的勇气,完全改变了他们婚姻的局面。以前她不知道怎么反抗父亲,如何发泄愤懑,现在有了这个理由,她动不动就大闹,跟父亲吵架,离家。后来父亲赌咒发誓说真的已经断了,不再联系,偶尔妈妈还是会拿以前的事出来大吵一番。

"我想去南京跟你住。"妈妈没有回答方晨的问题,反而一边擦掉眼泪一边又提起这件事,"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生小孩?生了之后我就帮你们带小孩。现在我就去,给你们做饭洗衣服,你跟夏玥都忙,生活太不规律,这样很难怀孕。我去照顾你们。"

"那爸怎么办?"

"他又饿不死。他不能照顾自己吗?实在不行,他去找那个女人。或者再找个新的,我可不在乎。"

方晨觉得自己正在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女人讲话。什么时候妈妈变成这样了?这几年他很少回家,过年过节才回几天,现在跟妈妈并肩走在一起,看着她脸上的表情,一点熟悉感也没有。他甚至觉得她说话的语气都变化了,以前软绵绵、不知所措的语气,现在变得果断而且非常笃定。

"你这是要跟爸分居了啊。"方晨开玩笑说。

"我还想离婚呢。只是太麻烦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我去南京?我不想跟你爸一起过了。我想去南京,照顾你们,我还想找份工作。听说现在做育儿嫂或者保洁,都挺赚钱。"

妈妈一辈子都没有工作过。以前她经常以此为傲,现在却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这么大的兴趣。不知道为什么,"岛民"两个字突如其来跃入了方晨的脑海:岛民忽然对岛外产生了无限而盲目的向往。

"夏玥肯定会高兴的,我去了,她什么也不用做了。我知道她照顾你有多累,你跟你爸一样,什么家务事也不会做。都怪我把你们照顾得太好了。当时你跟夏玥结婚,你爸很不乐意,觉得她脾气大,也不尊重他。但我觉得挺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妈妈不在身边啊。你们俩只有我一个妈妈。"

"那你就来吧。"方晨咬紧牙关才没有把这句话讲出来。他恨不得立刻答应。他喜欢妈妈做的菜。他受够了在外面吃饭,或者吃速冻食品,或者吃夏玥做的难以形容的饭菜。他受够了要晾衣服、拖地、洗碗。如果妈妈能来就太好了。但方晨知道这一切根本不可能,也不会是这样的。他无法想象夏玥和妈妈能相安无事地居住在一起。夏玥怎么能跟他妈一起生活呢?她对独立空间有着执念,直到现在,家里那个最小的房间都是属于她一个人的。

而且,她根本不想要一个所谓的妈妈。

必须要父亲把她哄回去了。方晨满脑子都是这个。而妈妈 一边说一边越走越快, 迫不及待要立刻跟他回南京一样。

两个人在菜场买了韭菜、韭黄,家里还有肉馅,所以没买肉,而是买了大骨,用来熬制大骨汤。"用骨汤下馄饨,馄饨才好吃。等我到了南京,天天给你们做好吃的。"

方晨感到崩溃。妈妈提供的想象栩栩如生:每天下班回家,家里将会神奇地焕然一新,桌上放着他最喜欢的饭菜。但他几乎可以想象到夏玥的表情和反应。他根本无法应付。在这两者之间,他现在当然选择夏玥。首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跟夏玥的关系中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惧怕的东西,他害怕矛盾的出现,不想面对任何冲突。他希望能够一直跟她保持一致。其次,他从小本来就习惯了不去思考妈妈的感受。如果他过分与妈妈共情,就会痛苦万分,于是对妈妈的忽视和麻木几乎是他的一种生存法则,并且轻而易举地延续到了现在。

回到家之后,父亲跟舅妈正在随意地聊着什么,表情轻松愉悦,相信儿子已经替他解决了问题。看到他们回来,他主动迎上去帮妈妈拿了东西,一脸殷勤的表情。方晨发现父亲也变了。或许是因为这几年做事并不如意,他也老了,生活上仰仗妈妈照顾,自信心也没有了。方晨没有想到: 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他会这么难过。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么爱父亲。

舅舅今天加班不回家,导致饭桌上所有的话题都围绕他而 进行。他以前经营一个小厂,后来卖给一个大公司,并在公司 谋了一个职位,钱也挣了,位子也有了。舅妈觉得他还是太辛苦,妈妈觉得他有本事,父亲觉得他运气太好,言语中是对自己命运不济的抱怨。

吃完馄饨,舅妈喊他们喝茶嗑瓜子,等舅舅回来继续聊天。方晨说累了想早点回家,父亲自然而然地问妈妈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他帮着拿。大概她还带了不少行李出来。所有人都觉得事情已经解决了,这不过是一场短暂的家庭闹剧。然而妈妈站起来说:"你们早点回去吧,路上小心。"然后她走进厨房,用很大的声音开始洗碗。

父亲近乎失魂落魄地站在厨房门口听着,对这种情形毫无 应对的办法。他习惯的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想法和诉求运行,偶 尔需要他低一次头,那么事情就会更加按照他的想法加速运行。现在这一切完全失效了。他脸色发白。

"你再进去哄哄吧。哄哄就行了。"方晨说,"她就等着你哄她。"

父亲一甩手, 摔门就走。

方晨连忙跟舅妈道歉告辞,立刻跟了出去。

父亲走得飞快,仿佛在飘。他甩手大步走着,在努力摆脱什么。方晨加快脚步好不容易才追上他。两个人又坐着狭小的电梯下楼,一句话也没有说。

到了楼下,父亲冷着脸说:"没事,你不用担心我。也别 劝我了。"方晨本来想说的话,全部都咽了下去。

两个人到楼下找到车,正要开走。有人敲车窗,外面一个 人手里拿着一沓纸,骑着自行车,熟稔地说: "交停车费。十 块钱。"

"这里什么时候要交停车费了?我从来没交过。"父亲按住方晨正要拿钱的手,推开了车门,"把你的证件给我看看。"

- "什么证件?"
- "你收停车费不要证件的吗?随便收的吗?谁知道你是谁。"
 - "我天天在这里收费你不知道吗?"
 - "这里没人收停车费。我根本没见过你。"
 - "你这人怎么这样?十块钱都不肯给。你缺这钱?"
- "不该给的钱我为什么要给?"父亲大声叫起来,面红耳赤。

方晨捏着十块钱,推开车门站出来,思考着如何巧妙地平息这矛盾。还没等他开口,旁边忽然快步走来一个人,往收费的人手里塞了一张纸币,"兄弟,算了,小事情,拿了钱走

吧。"然后他堪称得意而潇洒地转过来,"方叔叔是我。建辉啊。别为这种小事情生气!不就是十块钱吗,犯不着……"

"你嘚瑟什么!"父亲一声怒吼,一拳打了出去,建辉捂着脸就蹲了下来,蹲在自己那辆崭新的宝马旁边,呻吟起来。

方晨站在旁边看着,他既没有去劝阻,也没有去安慰。他只是看着这荒诞的一幕,一种突然的安静,以及不可挽救、不可控制的生活的洪流,一瞬间席卷了他。

第六章 黄昏时刻

1

蒋晓玲在50岁的时候,最想庆祝的事情就是自己已经50岁了。再熬过五年,她就可以申请内退,好好退休了,从此后真正做到与世无争,逃避到自己狭小的家庭天地中去。现在想起几年前那个选择题,就像一场人生的考试。当领导问她要不要去负责那张新报纸的编辑部时,她犹豫了一个星期: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晋升的机会,她当然明白。一向坚定的信念动摇了:或许我还有机会实现一点什么。

她是80年代末的大学生,没有人能想象出她曾经意兴风发的时候,并且满怀理想。一切幻灭之后,她从北京到了南京,找了一份这样稳定而乏味的工作,下定决心以混沌的态度度过这一生。在新闻部和编辑部之间,学新闻出身的她毫不犹豫选了编辑部,之后又在编辑部内选了副刊部,一个更加静止的部门。

之后是相亲、结婚,与一名沉默老实的公务员,在档案局消耗至今。生了一个儿子,学习成绩中上。趁早买了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准备等小孩出国的时候卖掉一套。稳定、可控、周详。但那一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渐长,当领导们向她提出那个建议的时候,并且强调说:"这些年并不

是不能看到你的能力,即使最普通的版面你都做得不错。但因为你一直就做那几个固定版面,没有太多成绩可供参考,所以才一直没有得到晋升。"言下之意是:迎接这次挑战,证明你自己。

回家她跟丈夫商量这件事。丈夫则正在为升"正处"烦恼。在那个体系里,变成"处长"是一种质的变化,他整个人焦躁不安,对她的事情丝毫没有兴趣。

"这次怎么也得是我了。我都熬多少年了,看我老实,迟迟不给我。以为我好欺负。这次再不给我······"

"你能怎么样?"蒋晓玲好奇地问,"不给你确实太不公平了,但你能怎么样?"

"老实人急了也会跳脚的呀。"看着他虚张声势,蒋晓玲 没有吭声。

名单公布那天,丈夫迟迟没有回家,蒋晓玲也没有催促。 大概到了深更半夜,丈夫醉醺醺回来了,非常高兴的样子,蒋 晓玲放了一大半的心:估计是如愿以偿,出去请客庆祝了。

"这下放心了吧?"她说。

"放心了,放心了。明年就一定是我了。"丈夫说。

蒋晓玲心里一惊: "还要到明年吗?"

- "那个小吴,领导们想栽培他,我给他让个路,以后不是更方便?他是有背景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卖个人情给他。他今天请大家吃饭,给我敬了好几次酒。他自己也知道的啊。"丈夫说这些的时候,蒋晓玲分不清楚他到底明白不明白自己在胡说八道。
- "你不是说要给点厉害给他们瞧瞧。在这里这么久,那些人的弱点,你难道不知道几个?怎么让他们这么欺负你?"
- "什么叫欺负呢?只是策略,策略而已啊。明年就是我了,就差这一年吗?领导拍着胸脯跟我保证了。"
 - "你们领导马上就要退休了,怎么给你保证?"
- "所以你不懂啊。新的领导班子,对吧,我干吗要得罪他们,还长着呢,还长着呢。"

之后丈夫自己去洗澡,看上去又没那么醉了,他在里面洗了很久很久。蒋晓玲自己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胸口闷得慌。 无数次这样的时候,她一次次明白:这个体系就是这样。一旦你乞求什么,就会倍受这种侮辱。一旦你产生任何期待,那么一切都会落空。

她留在了旧部门,继续当一个普通的副刊编辑,最后去新报纸的是夏玥。新报纸刚开始的时候,相当引人注目,对新闻事件异常关切、尖锐、追根究底,其他内容也做得非常新颖,对城市生活真正的投入,对年轻人有着特别的关注,内容整体更像是杂志的风格而不是报纸的风格。但很显然那并不是一个

新报纸创刊的好时机:广告客户们并不买账,在纸质媒体上的投入越来越少,对大报还有点畏惧之心,对这种没有什么震慑力的新报纸就毫不客气。生活日用品的大品牌形象广告预算也都在几个大城市,很难辐射到这里。投入大笔资金后,看不到回报,集团开始兴致减弱。这还是刚开始几年美好时光的事情。

接着就是大报本身自己面对的情况也越来越严峻,对新报纸的盈利要求变高了,勒令它们必须养活自己。于是悖论便产生了:在广告收入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要提高利润,就必须控制成本。控制成本就只能减少发行量和版面数量,降低人员工资。但减少发行量和降低人员工资,带来的肯定是报纸的质量下降、影响力变小,那么广告收入又会跟着锐减。

刚开始领导们还觉得这可能是人的问题,他们想让编辑部负责人和广告部负责人换了试试,结果广告部那个年轻人直接辞职了。于是这场匪夷所思的创意改革也就没能执行。他们从大报的广告部调了一个资深业务员过去,那个人捞了一笔油水,拔腿跑了。所有想把事情做好的努力,都向着相反的结果。他们尝试了很多奇怪的办法,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惊喜。很显然,完全没有,反而更糟。

网络媒体的优势显现了:至少成本比纸质媒体低很多。于是又开始考虑要转线上,慢慢取消纸质。但线上媒体根本需要的是另一种思路,却未必是传统媒体的传统精英们可以理解的。

蒋晓玲在电梯里见过夏玥几次,都是匆匆打招呼的关系, 夏玥很忙,很焦虑,眉头紧锁。蒋晓玲也听闻了不少她跟上司 之间关于内容的冲突。"幸好她还年轻。"蒋晓玲这么想, "她还受得了这些。"

去食堂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一是周围开了很多新店,新来的年轻人根本不喜欢吃食堂,在吃饭上很舍得花钱。二是因为食堂也越来越难吃了。为了省钱,不停控制成本,承包商也换了好几次,越换越差。有时候中午,蒋晓玲在食堂吃饭,看着那些头发已经掉光的主任,曾经也是威风八面的人物,现在连背影都是凄凉的。但他们还算好,他们这一代好歹能顺利退休。那些才40岁的中青年怎么办呢?如果熬不到退休他们中途能去做什么?蒋晓玲想到这里就一阵心惊:如果当时自己选择了去新报纸,那么下场不知道会怎样。可以预见,那张报纸不出几年就会彻底消失,而她这个年纪将无处可去,再回大报也没有位置了。

这么多年,或许自己做得最明智的事情就是放弃。意识到 这一点之后,蒋晓玲却没有任何幸存者的欣慰。一艘即将沉没 的船上,没有乐观的人。

蒋晓玲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看着衰败的来临,一种旁观者和亲历者的双重身份:她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但自己也裹挟其中。前几年到了年底,年终奖还是一个可以猜测的谜题,随着领导心情的好坏,有时多有时少,今年少,第二年却多了。然而从某一年开始,这个谜题不再有别

的答案,每年都是断崖式的跌落,到后来年底就无须产生任何 期盼了。

钱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整个行业的精神气不在了: 报社来上班的人越来越少。能干的或者有关系的人都消失了, 调动去了别的地方。只剩下老人和小部分不明就里的年轻人。 版面不要提什么新鲜和原创,里面甚至不包含任何一点点热 情,就是随便堆砌一下。读者基本都是老年人,还有老年人拿 着手写稿跑到报社来投稿,但是,连打字录入的人都已经被裁 减了。

蒋晓玲因为常年做散文版,也采写文艺稿件,有一些本地作家、画家的朋友。参加陌生人的饭局时,以前这些朋友都会相当正式而带着一点骄傲地介绍她说: "蒋晓玲,报社记者。"人们也会露出一种郑重其事对待的态度,有时还有点讨好的倾向。现在,他们这么介绍她的时候,往往匆匆带过,言辞遮掩,听到的人则哈哈大笑,毫不在乎地问她: "现在还有人看报纸吗?"完全不在乎她脸上尴尬的表情。到后来,朋友们便不再介绍她的职业。

还有,那曾经笼罩在几乎所有女记者脸上的那一层雾气,蒋晓玲将之称为"职业的化妆品",她觉得好像所有女记者脸上都曾经有过,那令她们总是显得更美丽一点,比原本的她们更美丽一点。一种知道自己是谁的自信,知道自己与众不同的自信。有一天,蒋晓玲在电梯里挤在一群女记者中间,她忽然发现:那层雾气已经荡然无存。她们的脸上忽然"显山露

水",一切变得清晰无比,在这个行业走下坡路的时候,她们变成了普通的女人。

接着,好运就好像从天而降:副刊部忽然空出一个副主任的位置,能够上条件的没几个。终于要轮到蒋晓玲了,虽然此时这个位置基本上也没有太大意义了:涨薪,很难。也很难说有了什么权力或者荣誉。总之聊胜于无吧。毕竟至少退休工资会高那么一点点吧。

谁知道这一切还没有定论的时候,又有说法是要把夏玥召回来坐这个位置。那张新报纸不行了,但管理层也不可能都辞退吧,尤其是大报派出去的,得召回来,还得有位置给他们。后来招聘的那些付点钱打发掉就行了。但集团编制的员工却不能这样处置,好不容易空出一个合适夏玥的位置,集团领导都松了口气,他们都偏爱这个工作过于认真的女生,也顾不上蒋晓玲了。其他同事还不知道这件事,碰到时还向蒋晓玲表示祝贺的时候,蒋晓玲就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

在电梯里再碰到夏玥的时候,她心想: "你这个好运的女人, 手握权力的人都喜欢你这种忠心耿耿、一脸认真又表情清新的人。但那又怎么样。你这辈子就这样耗在这里吧。"

徘徊在夏玥脑海里的,则是另一些事。她总是会想起2008 年的春天。那个春天感觉是所有春天的总和。经过一场大雪之 后,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快乐。3月的时候,她跟方晨去领了结婚 证,感觉自己掌握了一点什么,并且一鼓作气跃入了成年人的 世界,她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没什么能难倒自己了。她觉得自己最起码长大了五岁。

4月的时候,一切都还是那么美好。夏玥被邀请回母校参加一个新闻写作沙龙,主讲人是《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现场人多得挤不过来,老师安排她跟几个同行坐在第一排,年轻人们热情高涨,台上台下提问也很尖锐。年轻人依然还对媒体充满了兴趣,有一个腼腆的小女孩,被叫到之后直接开始问一些复杂的问题,包括采访中遇到的阻挠如何应对之类。台上的记者笑着说:"你的这些问题,我一个朋友更加适合回答,他今天也陪我一起来了。这里是他的母校,他很想念。"

周为恺从后面笑着走了出来,比夏玥印象中还要消瘦。还 没等他介绍自己就有人在下面吹口哨并且叫起来:周为恺。可 见确实是相当著名了。夏玥静静坐在台下看着。

她还记得他当时说了什么,他说: "我现在站在这里是想 劝大家不要学新闻。"台下有人笑起来,以为是一个玩笑。周 为恺等笑声平息之后继续说: "或许你们觉得网络的冲击是对 新闻的毁灭,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比起这个,我们失去的信 念才是最可怕的。在座的各位同学为什么要学新闻呢? 对这个 职业的前途是有什么想象?"

有人简单地回答:"喜欢。"

"想去媒体工作。"

有人大喊一声: "为了更好的世界。"

所有人都笑起来。包括夏玥。

周为恺说:"那么,如果你毕业之后找不到好的工作呢?如果一个更好的世界并不存在呢?

"我今天不想谈什么采访技巧或者写作技巧,比起这些来,最重要的恐怕是询问自己的信念究竟是什么。如果没有信念,这个行业大家待不久,甚至没办法待。或许我现在说得早了。或许很多人不这么认为。有人说报纸不会死。或者报纸会以新的方式存活下来。但如果让我说,报纸已经在死去了。以后传统媒体或许都会死去,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你还想做记者,那么你就得想想记者到底是什么。"

现场一片静默,连老师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说这些,一时不知如何回应。还是那位《南方周末》的记者出来圆场说:"可别吓到小孩子们了。你们这位师兄一向不懂得看环境和脸色,所以没办法才来当记者。你们只要比他懂一点人情世故,就不要担心找不到工作。"(台下零零星星的笑声)他接着说:"既然选了这个专业那么就好好学习。行业永远只是转换而未必是消失。学会写东西,以后不当记者也可以去做别的。就算没有理想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生活。"

夏玥想先走,又想知道周为恺还会不会说什么不合时宜的话。但周为恺坐到一边,再也没说什么。坐立不安的夏玥终于 背起包,从后门溜了出去。

然而刚走出门,就有人喊她: "喂,这位同学。夏玥!"

周为恺手插在牛仔裤的裤兜里,笑嘻嘻看着她: "看我丢 完脸就准备逃走了吗?"

- "老师本来期待你们来鼓舞人心,现在这个系连男生都招不到了。男生们总是最先觉察出哪个行业不赚钱。"夏玥莫名其妙地生起气来,"结果你却说这些。"
- "明明之前我们在路上都商量好了要说什么。但看到你坐 在下面,忽然我没办法自吹自擂或者说什么虚伪的安慰。"
 - "所以是我的错吗?"
- "当然。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记者,结果你回到这里结婚?"
 - "我还在报社工作。"
 - "你那份工作跟公务员没两样。"
 - "那也跟你没关系。"

两个人隔着三米的距离争吵。说是争吵又仿佛缺少了什么 关键的分歧。或者说根本吵得词不达意。他们想吵的不是这 个,然后他们同时停住了。周为恺抢先道歉,说: "是我不 好。我请你喝咖啡吧。"

学校附近新开的咖啡馆人很多,两个人等了一会儿才找到位子。周为恺说自己到南京来玩的唯一原因是正巧在附近写一起拆迁事件。然而拆迁这件事,在他刚当记者的时候还是关于

- 暴力,现在已经完全只关乎金钱。之前他们关注此类事件不过是为了帮助无助的人,但如今这些人每个人都是大富翁,要关注他们的诉求是很难的。
-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们。他们马上将拥有好多套房子,还有现金。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往家里迁更多户口,为一点点面积争吵,大打出手。有人想毒死自己那个不肯拆迁的顽固父亲。我感觉自己在参演一部荒诞电影。在这个时候想保持一点情感和人性的人,都是所有人的敌人。"
- "你想当侠客的心理太幼稚了。"夏玥说,"你觉得自己能帮助谁?"
- "你当然不会懂我这样的男人,小时候在乡下读武侠小说,唯一的愿望就是除暴安良,扶危济困,喝酒吃肉拔剑。毕竟你在县城里看动画片里的小公主的时候,我们家经常连电都没有。"
- "怪不得你那么悲观,因为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还那么史前。"
- "等一下。我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我怎么记得我要来见的不是一个这么尖锐、这么具有攻击性的女生?我记得她非常温和,我说什么她都只会抿着嘴笑。"
 - "你肯定记错了。"夏玥再也忍不住,微笑起来。

然而,之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却与周为恺的预测完全相同,甚至更为迅速:前一年,无论国外或者国内,大家都还在说"报纸永远不会死",第二年就已经开始纷纷倒闭和关门。觉得一定会撑下去的那些,也纷纷撑不下去了,或者慢慢转变为线上媒体。一封封的告别信,一次又一次的裁员。调查记者们纷纷离职,严肃报道灰飞烟灭。

走得早的人,纷纷在网络公司谋了一份要职,之后指导他们的工作信念就是另外一些东西了:数据、流量、转化率······与之前从上往下的直接传播差异巨大。适应得好的人获得了新的成功,无法适应的人则黯然离开。

周为恺先是去了一个网站的新闻频道,之后因为网站衰落,内部斗争严重而辞职。之后又去了一家线上媒体的重大新闻组,也做出了几篇反响很大的稿件。之后就各种传闻难辨真假,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消耗和吞噬了,有一天他发了一封告别信,就消失在了那个媒体上。

想起曾经的那些对话,偶尔中仿佛惺惺相惜过的部分,就像幻梦一样。他们互相有微信,但已经找不到语言,朋友圈都是一片空白,像是一种默契。微博时代公号时代视频时代接连来临了,以摧枯拉朽的方式,但夏玥感到空虚,感到所有的未来都不再存在了。

凝结着她心血的报纸,撑了不过几年,就彻底转为线上。 失去那份载体之后,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这一年年底,蒋晓玲成了副刊部的副主任,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她非常意外,条件反射似的问:"那夏玥呢?"

"她辞职啦。"

2

夏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8点醒来。此时方晨已经穿好衣服在刷牙。她晕乎乎地走到厨房,用吐司机烤了两片面包,又煎了一个鸡蛋,然后拿出一包袋泡红茶,马马虎虎地给方晨泡好,端上桌。

方晨不知道是真的高兴还是略带嘲讽地说: "早知道每天会有早餐吃,就应该让你早点辞职。"但, "我有点来不及了,我去公司吃吧。你自己吃,好好休息。"

房子里剩下的唯有空荡荡的寂静。夏玥端着咖啡杯独自在家里走来走去,在镜子中长久地凝视自己。

这是夏玥辞职后的第二个星期。第一个星期她闷头大睡, 在街上闲逛,并且,凝视了黄昏。黄昏时,人们匆匆行走,一 种比白天更暧昧的金黄色光线打在每个人的脸上,使他们看上 去比任何时刻都更有生命的热情。不知不觉,她甚至还去了报 社的楼下往上张望:就像往常一样,那里开着白炽灯,灯火通 明,人们都在人造光线下埋头工作。等太阳稍稍落山,夜幕降 临,可以看到记者们三三两两走出门:有些下班了,有些刚出 门吃饭。那一刻夏玥幻想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如果自己没有辞 职,现在应该回到了大报,做副刊,还是过着熟悉的生活,那也没什么不好的。但自己还是咬牙,做了这个相当艰难的决定。

到了第二个星期,那份缅怀消失了,新的问题盘旋在脑海:所以下面要做什么呢?

刚辞职的时候,方晨竭力去理解她的选择,想提供一点安慰。虽然事实上他完全不能理解。就像当年她要去上海一样不理解。钱当然不是问题,两个人的积蓄完全可以延续生活,但方晨疑惑的是更深的东西。

他问夏玥: "辞了这份工作,你能找到更好的吗?"

夏玥说:"问题在于不是更好的工作,而是不能继续再做这份工作了。这份工作里没有我需要的任何东西了。"

对方晨来说,这个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或者是他完全能听懂却无法理解的语言。

刚认识夏玥的时候,吸引他的就是她身上与众不同令人捉摸不透的部分。他以为在一起之后他就将弄懂这些,结果却越来越茫然了。尤其她去了上海再回来,身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她更多地使用书面语,语句总很严肃,热衷谈论非常抽象的话题。他们有了点钱,房子早就买了,工作也很稳定,花钱从不手软,节日都去吃人均千元以上的餐厅,礼物送名牌。无论从任何轨迹来说,都应该是生小孩、买第二套房,然后过一种城市年轻中产的生活。而这正是方晨计划和期待的。结果这种生

活一点点苗头没有,反而离他越来越远。他对此简直百思不得其解。

他认为正是这虚幻的新闻业毁了她。但又不是非常肯定。 同学中也有好一些在新闻单位工作,但却跟她完全不同,对待 新闻更像对待一种职业而非一种归属。天知道她在上海究竟碰 到了些什么,以至于之后用尽力气在延续那种幻觉。

夏玥辞职的消息在同学微信群则没有产生丝毫涟漪,只是有人提到,但无人讨论,这当然是因为方晨是同学群里最活跃的人,没人想让他尴尬。班上一位女同学生病,也是方晨带头捐款,还组织同学去看望了几次。有人找他帮忙他从不推却。但即使他总是努力活跃气氛,同学群也已经寂静很久了。不知不觉大家就到了这样的年纪:已经没人再谈感情生活,也没有人怀旧,也没人再好奇方晨和夏玥的家庭生活,什么时候生小孩,开他们的玩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日常里忙得无暇他顾,同学群里最经常出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投票链接:先进个人投票,儿童才艺投票……方晨每个都会点开投票。而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夏玥从不出现。

这天下午,方晨接到了叶宁的电话,叶宁是同学群中另一个几乎不出现的同学。他问方晨晚上有没有空,听说夏玥辞职了,一起吃个饭吧。

方晨几乎是惊喜地答应了,同学已经很久不聚会吃饭了, 更何况还是一直神秘莫测的叶宁。他打电话跟夏玥说了这件 事。夏玥在电话那头犹疑着: "忽然要请我们吃饭做什么?" "到时候不就知道了?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有点事。"夏玥没有过多解释,把电话挂了。

晚上他们在餐厅碰面,方晨和叶宁先到了,夏玥迟了一会儿,到了之后她有点惊讶: "你怎么一个人,那位呢?"叶宁带着一种宠爱的微笑说: "她今天晚上断食,还要做瑜伽什么的,正减肥呢,怕来了抵抗不了诱惑。"

叶宁点了一桌的菜,吃得也很多,但他却瘦了,而且有了 肌肉。比起来,方晨已经有了一点浮肿的趋势,也不是胖,只 是整个人的五官都变得模糊了。当然,方晨在同龄人里还算是 好的。有些男同学已经胖得走形,无法辨认出来了。时间真是 有趣的东西,当年方晨在班上多么引人注目,而叶宁几乎引不 起任何女生的注意。但现在,他却是全班男生中最有气质的一 位。

"要戒碳水,以及运动。我天天跑步。"叶宁说,"我还想去东京跑马拉松呢。"

夏玥仔细观察,他果然一直在吃蔬菜和肉类,不碰任何碳水。叶宁叉着腿,非常自信地坐在那里谈天说地,夏玥有点惊讶地意识到:他们都非常像大人了。他们看上去像是年轻时自己尊重或者畏惧的那些前辈。但她从自己和方晨身上却丝毫看不到这种变化。他们好像停留在大学毕业那几年,被时间封存在了那里,除了变得脸部松弛、轻微浮肿,略显衰老之外,那一点拘谨、天真和无措,完全没有变。

- "为什么要辞职呢?"叶宁转向夏玥,盯着她的眼睛, "回大报挺不错的。虽然现在纸媒不行,但这些体制内大报倒 是找到了生存的办法,因为纸媒倒掉很多,他们反而收入增加 了,毕竟各级部门和公司也都有宣传的需要。你回去之后,好 好混到退休是不成问题的,你们领导对你评价也很高。"说这 些话的时候,叶宁不像是个同学,反而像个师长。
- "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夏玥简单地说,"以前这还算是份令人尊敬的职业,后来我每天最焦虑的不过是不能把领导的名字和顺序弄错。我都快疯了。"
- "工作嘛,怎么可能都顺心。你还是太任性了。我前段时间吃饭还碰到你们的林总编了,我跟他提到你,他一直很欣赏你的,感觉很遗憾,现在他是你们那里的话事人了,你还怕什么。"
- "你都跟领导一起吃饭了。"夏玥说,她本来想说"你都跟大人们一起吃饭了"。
- "我也不想,还是跟同学吃吃喝喝最开心,现在总是要应酬,很烦。"看着方晨和夏玥一脸疑惑,叶宁才反应过来了: "哦,你们还不知道吧?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不在电视台了, 调到文化投资集团,有个小职位。"

所谓的"小职位"是总经理,方晨连忙恭喜他,"没点酒,以茶代酒吧"。

叶宁笑吟吟地接受了: "哪儿有你们企业开心,感觉自由自在的,薪水也比我们高。"

"自在倒是自在,但除了挣点钱,也没什么意思······而且收入这个东西,还得看各个方面吧。你们体制内的收入可不是 光看账面。"

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互相恭维,夏玥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跟他们碰了几次杯,讲了"恭喜"之类的话。

叶宁看了看沉默的她,说: "要不夏玥到我这里来吧,我们还缺一个宣传策划,工资不会少算你的。主要就写写宣传稿什么的,也轻松。"

夏玥沉默着,方晨不停看向夏玥,但夏玥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回应。

吃完之后,叶宁招呼人来买单,服务员说早付过了。还是方晨趁着去洗手间买好单了。"这怎么行,说好我请你们的,我还点了这么多菜。"叶宁虽然这么说,但并没有更多行动。

"别在意这个。恭喜叶总上任。以后多照顾照顾夏玥吧。"方晨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叶宁拍了拍他的肩膀,但夏玥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在回家的车上,方晨叹了口气: "还以为有什么事,原来是来炫耀的。他岳父给他换到这个职位,当然只不过是一个跳板,以后当然会越走越高。谁会想到他结婚那么晚,竟然遇到

那种人家。你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吗?河西富人区,大平层、 江景房,开窗就看见长江。"

- "羡慕了?"夏玥微笑着看着他。
- "你怎么又是这种表情。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跟他多来 往。他还主动操心你的工作问题。那个提议不错啊。也算是体 制内的工作,进去不容易,收入稳定事情少,你考虑一下?"
 - "我不会去的。比在报社工作更无聊,我为什么要去?"
 - "但你也不会回报社了。你到底想做什么?"
 - "做点有意思的事情。"

方晨又被噎住了,他不想再次反问她: "究竟什么是有意思的事情?"这样问显得自己很蠢,而且肯定又会被她嘲笑。

过了一会儿,或许是为了缓和现在的气氛,夏玥说:"你知道不知道大学里谁是第一个给我写情书的人?"

- "不是我吗?"
- "叶宁大一就给我写情书了。但我没有回。"
- "你竟然一直都没有告诉我?"
- "这有什么好说的?"

- "我们男生也都不知道这件事。他藏得好深。不过他一直 是个心思很重的人。"
 - "你不介意吗?如果我去他那边工作的话?"
- "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还想那些做什么?我一直不是小 气的人,你是知道的。"方晨理直气壮并且暗有所指地说。

夏玥不动声色地看向方晨,有一会儿她几乎有点认不出他来。夫妇在一起久了会慢慢变成陌生人,这一点她早就了解了。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她总是想起一个导演的话,这位名叫滨口龙介的日本导演,拍摄过长达五个小时的电影。有人曾经问他: "为什么你经常把人与人的关系定义为脆弱无常的? 其他爱情电影里,人与人都很甜蜜,会做一些铭记一生的事。但您的电影中多是脆弱无常的关系。"他毫不掩饰地回答说: "你看得没错,我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真的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确定的关系吗?"

以前夏玥绝对不能理解这样的话。在她眼里,感情追求的不过就是确定。确定、不改变,比什么都重要。结婚的原因正是这个:将一切确定下来,以及继续确定下去。然而她现在当然知道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

年轻时她喜欢方晨殷勤、活跃、周到,觉得那是对自己偏狭、尖刻性格的一种补充,然而这种品行到了中年之后不过让他变得有一种廉价的气质。没有一个中年人不是周到的、小心的。

如果今天方晨不在,夏玥将会露出自己最本来的面目,用 讥讽和打击来应对叶宁假惺惺的邀请。两个人心照不宣,大一 的时候,并非叶宁单方面给她写信,而是两个人私下偷偷通邮 件,瞒着所有人。因为瞒着所有人,所以有一种秘密的欢乐。 现在想来也根本没说什么,类似于心情日记,有些还非常矫 情,主要谈论电影和书籍。叶宁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不起眼的 男生,但非常早慧。令夏玥同时感到有趣和厌倦的恰恰都是这 种早慧。早慧在大学时是一种惹人生厌的品质,远远比不上方 晨的天真。但之后却渐渐显示出价值:他神神秘秘,努力工 作,打造了一种非常清白上进的形象,并且一直没有结婚,直 到遇到现在的妻子。妻子背景相当过硬而且富有,他随之开始 平步青云。对此夏玥早有预知,很奇怪,虽然他曾经表达过感 情,她却早就知道自己并非他的理想对象。这个男生有野心、 有目标,如果不符合他的要求,他或许会一直单身,自己也过 得津津有味:跑步、做菜、旅行。

方晨去上洗手间的时候,桌上只剩他们两个人时,叶宁才露出他狡猾的一面,社会属性之外的男性气息散发出来,像从树林中缓步走出来的动物。

"你这漫长的婚姻生活愉快吗?"他笑着,有一种了然于心的样子,"早就跟你说过吧。方晨是个好人,但他不适合你。"

"我也不觉得那个富家女适合你。"夏玥毫不示弱地说。

叶宁完全预料到了她的反应,根本也不在乎,反而笑起来。

他将手搭在她的椅背上,靠近了一点说:"对了,我就不跟方晨说了,免得他不高兴。你跟他说吧,他们那个公司,问题不小。最近万事当心,如果真有什么事,让他不要硬撑,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夏玥没有继续问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对这个问题表示出兴趣。自尊心令她只是笑了笑。等方晨回来的时候,叶宁很自然地将手撤回了。

但此时跟方晨坐在车上,这件事忽然沉甸甸压在她的心头。

等找个机会要跟方晨谈一下。她这么想。

这个机会还没有出现,一切就迅雷不及掩耳地发生了。

两个陌生人走进办公室找方晨的时候,方晨不在。王纯也大概两天没有出现了。两个人表情都很严肃,身上有一种凛然的气息,有人问要不要给方晨打电话,他们说不用了,等等就好,然后就一言不发坐在那里等,其他人像绕开故障车辆一样绕开他们,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的事情,甚至比平时更为专注。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方晨来上班了,两个人中年纪略大的那位先开口说: "能不能去外面谈?"三个人走出门外,讲了几句,方晨就回到屋里跟大家说有事要出去一下,他背起自己的包,这一走,就没有再回来。

这天下午,夏玥正在咖啡馆写东西,王纯的秘书小钱给她打了电话。小钱是一个眼神特别灵活的男生,既懂得察言观色,做事又很果断。他语气非常谨慎,对夏玥说: "晨哥早上被喊走了。……我不好说,但我感觉是纪委的人。王总两天没来了,传闻也不少。夏姐你想想办法吧。"

夏玥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想,她立刻给以前熟悉的时政部记者打电话。记者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最近在查呢,我们都知道一点,还没到可以报道的时候。差不多要定性了。牵扯也挺广。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了解。你为什么忽然问这个?"

夏玥也想不通怎么会跟自己有关系。但她知道确实是有关系了。具体有多大关系她也不明白。她拜托记者去帮自己打听一下,记者说现在全面封锁,就算要问也得过段时间了。

方晨的电话自然是打不通的。但夏玥还是打了好几遍,都 是关机。就这样煎熬着到了晚上,夏玥在家坐立不安。她又打 电话问那个记者,记者说没打听到什么,语气已经有点不耐 烦。夏玥只觉得屈辱又生气。挂了电话之后,她在家发呆了很 久,然后给叶宁打了电话。

叶宁对她的电话丝毫没有感到惊讶,他的声音沉稳且镇定: "你说吧,我在外面跑步呢。"她听到他逐渐减速,慢慢停了下来,并逐渐稳住呼吸,擦掉汗水。

这种想象令她渐渐平静下来: "你是不是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你?"

"知道。你听我说,你先别急。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说不定方晨就会回家,如果他能回家,就没事了。如果不能,你再打电话给我。"

夏玥在电话里沉默着,叶宁也没有挂电话,两个人像在一起寻求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叶宁轻声问: "需要我去找你吗?"

"不用了。"夏玥果断按掉了通话键。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有人用很大的力气敲门。一夜没睡的 夏玥冲下去打开门,方晨站在门外。

原来一个男人一天会长出那么多胡子。看到他的那一刻, 夏玥放下心来。

"没事了。"方晨抱住她,用了很多力气,就好像要从她身上榨取什么似的。方晨困倦疲惫,任由夏玥把他拖到浴室,脱掉所有衣服,洗澡、洗头发。之后扶他走进卧室,上了床,还替他盖好了被子。方晨抓住她的手,不肯放开,眼神近乎哀求。夏玥于是也回到床上。他们花了很长很长时间贴在一起,拥抱对方,又亲吻了很久,之后像是重新温习对方的身体一样慢慢开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性从他们的生活里悄无声息地退场了,渐渐微弱到不可见的程度。原来那种自然而然的激情,随着时间退却了,变成了一种麻烦。有时候像是一种必

须要完成的任务,有时好像是一种证明。有时候是敷衍、应付。但现在却成为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性来填满此刻所有的空虚与失败。

睡了漫长一觉醒来,夏玥缓缓睁开眼,眼前却如同梦幻。 时间大概已经是黄昏,夕阳洒下的光线照在房间里所有的物体 上,将之涂上一层金色的光芒,所有的一切都在发光,仿佛神 启。方晨还在熟睡,夏玥全然忘记了他们俩正面对着什么,只 想为这忽然降临的光线落泪。比起预想中的失落与难过,一种 近乎重生的感觉笼罩了她。

去公司帮方晨拿东西的是夏玥,但私人物品并不多,她帮他格式化了电脑,跟同事们打了招呼。同事们普遍态度冷淡。 王纯的办公室早就换了人,据说是总部直接派了一个人来接 手。方晨不过是受牵连,失去工作,在其他人眼里他或许暗地 里拿了巨大的好处却没有得到惩罚,竟然是最被仇恨的那个, 比起来,人们反而同情起王纯来。据说她有个自闭症的女儿。 "为了小孩,总得多赚钱。"

一个月之后,何副区长的事情上了报纸,内容并不出所料:暗地里的土地买卖,行贿受贿,涉及的金额大到令人震惊。涉及王纯的主要是廉价购得土地,但却没有按照计划执行,并且已经在申请更改土地性质,大概想转为商品房开发。性质一转,利润难以想象。这或许就是王纯当时去总部解释之后,总部支持她的原因。需要付出的代价,或者给予的奖赏,所有人也应该达成了某种隐形的共识。但事情出了之后,王纯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罪责。

被叫去问话的方晨,无论说过什么或者没有说什么,公司都不可能留他了。不仅是出于羞愧,还是出于愤怒,甚至不知道这种愤怒究竟向谁发泄,方晨觉得自己什么错都没有。他在家怨天怨地,把整件事都捋了一遍给夏玥听,也不管夏玥有没有兴趣,他又说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他骂自己运气不好,但并不觉得自己蠢。他说夏玥是对的,他应该待在原来的公司,或许现在早已经是中层。他又一次说夏玥是对的,他就不该相信王纯,她是一个盲目危险而且自毁式的人物。夏玥不想接受他的肯定,她希望他停止。于是她对他有求必应,附和他所有的言论。方晨拒绝去公司拿东西,也拒绝与人事对谈。他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或者第二天一切就重新开始了。在一片混乱中,有一天半夜,他忽然翻身起来跟夏玥说自己要换一辆车。

与其说是感到惊讶,不如说是感到疲惫。夏玥现在只希望 他们能够一起走到下一步,即使是失败也没所谓。只要不停留 在此刻。

"幸好我们没有买房,听你是对的。不然就逃脱不了干系了。我们换辆车,玩一阵子再说。"

夏玥没有力气反对,她说:"你自己看着办。"一半是因为她确实这么想,一半是因为半夜她真的又累又困又迷惘。

这一年他们已经30岁出头。再看看曾经的同学,都鼓足了劲,挽着袖子与生活大战。而在这个时候应该猛然一跃的他

们,却摔得莫名其妙,毫无征兆。也或许是有征兆的,但他们 几乎没有避开的可能。

接下来的时间,方晨却比任何时候都忙碌。同学们纷纷打电话来慰问方晨,约他吃饭,方晨则显得比谁都乐观:"我正好也累了。先休息一阵子再想怎么办。对了,上次说隔壁班谁在卖车来着?我想换辆车。"

他看车就看了好久,参加了各种试驾,光这件事就提供给他不少快乐。有时与销售员在微信上一聊就是半小时。大部分时间他躺在家里玩游戏,晨昏颠倒,吃各种外卖。夏玥则大部分时间都在咖啡馆里待着。

关于幸福的神话,在这一年彻底破灭。同学里面,专注工作与买房的人,不少都发财了。绝大多数都生了小孩,正在过着稳定的日常生活。而过于认真追求虚幻之物的他们,依然停在原地,除了原来那栋房子和一辆新车,什么都没有。

第七章 生活研究

1

- "应该是从这个口出去。"
- "导航不是这么说的啊。"
- "指示牌上面写着啊,不应该就是这个方向吗?"
- "好,听你的。"方晨遵从夏玥的指示下了高速,开了一段之后,才发现确实走错了。
- "下早了。虽然大方向没错,但这里下去得绕很远,应该下一个出口再下。"
- "你自己坚持一点,不要这么容易动摇。"夏玥丝毫没有 认错的意思。
- "太不公平了。我回家你不愿意一起,你回家我就必须跟你一起。"
- "因为你会开车,而我不会呀。"夏玥惬意地戴着墨镜,喝着冰咖啡。秋天的太阳从玻璃窗照进来,晒得她脸颊发烫。
 - "行吧。"方晨一副认命的样子。

两个人好久没有一起出行了,在这样一个不错的天气,夏 玥决定无论如何要回家给爸爸过60岁的生日。方晨买了生日蛋 糕和礼物———块手表,反而显得比夏玥更为尽心。更主要的 是,新车带给方晨无尽的快乐。一路上,两个人都尽量显得兴 高采烈,但在高速上开了一会儿之后夏玥很快睡着了。

车子从高速上下来之后,转进了国道,之后是普通马路,最后开进了乡间小道。进入乡间小道之后,导航就变得很迷惑。天快黑了,方晨把夏玥喊醒,她只能凭借自己不可靠的记忆,艰难寻找正确的道路。

拐进家里那条小路,已经是傍晚了。夏玥远远看到那栋二层小楼亮着昏黄的灯。虽然小时候在这里生活的记忆几乎全部消失了,但一种差不多是乡愁和忧郁的心情像薄雾一样缓缓笼罩在心头。除了过年她跟爸爸相聚不多,此时此刻她恨不得立刻见到他。

在门口停好车,方晨拎东西,夏玥抢先推门进去,却不见爸爸的身影,只看见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正在忙碌,像是别人的家。中年女人微胖,但眼神活泼热情,甚至过于灵活,看到夏玥,立刻笑着说:"玥玥回来了。真好。"她大喊一声:"老夏!"声音落下不久,爸爸从屋里快步走了出来,那一刻夏玥差点认不出来:爸爸瘦了很多。整个模样像是回到了很多年前。虽然苍老了一些,但却恢复了一点年轻时的气质,时间好像倒流到夏玥小时候。夏玥忍不住轻轻叫了一声:"爸爸。"

"回来得正好。饭马上就要好了。"爸爸搓着手,也没有介绍那个女人。好像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饭。除了吃饭没有别的事情值得提的。

"鸡再炖烂一点就能吃。把东西放下,先坐坐。"那个中年女人说,以熟练而自然的主人的口吻说道。

夏玥立刻像是刺猬,本能地弓起了背。这个家里忽然有了四个人,太挤了。她把那种目光投向爸爸,爸爸躲开了,轻声介绍说:"这是肖阿姨。她家就住在后面。"他虚空指了指,又自顾自地笑了笑,"小时候还抱过你,你肯定不记得了。"夏玥当然是一点也不记得了。

之后他迫不及待要介绍自己对房子的改造,甚至还将原本的阁楼改造成了单独的洗手间。他非要夏玥和方晨跟他一起参观,看他怎么把水引到那么高,终于可以洗澡了。他对自己在这里做的一切都感到得意,有一种莫大的骄傲。"可惜天黑了,不然我可以带你去看我种的菜。"

肖阿姨招呼他们结束参观下来吃饭。菜丰盛得让夏玥不习惯。桌上是红烧肉、油爆虾、几个炒蔬菜,还有鸡汤。鸡汤上飘着黄色的油花,肖阿姨自豪地说:"这是我自己养的鸡。跟外面养殖场养的鸡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夏玥一口也没有喝,就吃了一点蔬菜、几块肉和半碗饭。

爸爸显得非常高兴,整个人忽然通顺了起来,以往笼罩他 的那些愁绪,那种孤独、不知所措、寄托于奉献自我的感觉都 消散了。他像个真正的家长一样坐在那里,仿佛身边这些人给了他一种特权,一种力量。夏玥猜,尤其是这位肖阿姨。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因此对爸爸都产生了一种轻微的厌恶。他永远那么软弱,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如此。先是那个头也不回抛弃他的妻子,接着是女儿,现在又来了这样一个看上去就很厉害的女人。

夏玥问了爸爸退休的事情,爸爸抱怨了退居二线之后人们对他态度的变化,本来充满了尊敬甚至谄媚,现在则是普普通通,之后又表示了理解,"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索性回到乡下,过新的生活,何必在城里,体会那种落差呢?而且城里也无事可做,大不了就是一群人打打牌、吃吃饭、练练太极,一点意思也没有。回到乡下,他从田间劳作中竟然感觉到了充实。

爸爸问夏玥的新工作怎么样,他对她的辞职感到十分伤心和不解。他觉得那个体系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辞职了,夏玥懒得解释。至于方晨,躲无可躲,应付着说:"同学给介绍了几份工作,还在考虑。"爸爸嘟囔了一句:"最后还得指望同学。"所有人都沉默了,翻拣着碗里的菜,低头吃饭。

可能是觉得自己过分了,爸爸转移了话题,问:"对了,香港好玩吗?你们结婚时不是去过一次了吗?怎么又去了?"

"挺好玩的。"夏玥简短地说,耐心地剥一只虾。

事实上,他们因为双双空闲下来而第二次去到香港却完全没有能重温当年的美好回忆。整个过程中方晨都在抱怨服务人员的态度,抱怨他们不肯讲普通话,爱搭不理。夏玥倒是并不在乎,但方晨却非常恼火: "你看他们对讲粤语和讲英语的人态度多好?"

究竟发生了什么? 夏玥记得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份区别对待,即使感觉到了心里也没有产生太多对立情绪,自然而然接受下来。当时双方彼此都很客气,保持着宽容。现在方晨却觉得自己被怠慢了。

在一个小餐厅吃饭时,方晨没有注意排队的队伍,径直走到门口问有没有位子,被服务员用粤语大声斥责,虽然很多话并听不懂,但态度激烈又明显,是鄙视和指责,周围人沉默地观看。方晨想辩解想反击但最终只是气得转头就走。之后两个人也没有心思吃饭,买了麦当劳到酒店房间吃,沉默地对着大海。他们抱着巨大的期待定了真正的海景房,一整面窗户对着海,而不是只能看见海面的一角。然而快乐这件事,本身就太难了。

这样复杂的心情,跟爸爸自然无从说起。眼看已经没有什么好聊的,爸爸又开始老调重弹,他问:"既然工作上没有什么太大想法了,那么可以生小孩了啊。你们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生小孩呢?"

就像往常一样,听到这个话题,夏玥立刻拉下脸来。而方 晨还在努力缓解局面,他说: "在计划了,在计划了。" 爸爸好像真的相信他的话,欣慰地笑起来。然后方晨端出了蛋糕,点了蜡烛。他们一起唱了生日歌。爸爸闭上眼睛认真许愿,吹蜡烛的时候,他非要拉着肖阿姨一起吹,肖阿姨笑得非常欢快。在场唯一不高兴的或许就是夏玥。

吹完蜡烛之后,肖阿姨立刻站了起来,说: "你们慢慢吃,我去洗碗。"方晨也站了起来,说: "还是我来洗吧。"两个人推辞了一会儿,肖阿姨当然赢了。等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她又给他们泡了花茶,还拿了一点瓜子出来。

原来这就是家庭的感觉。家庭原来既不是之前她跟爸爸那样:爸爸每天上班,找了个阿姨每天给她做好饭,她几乎独自一人生活。也不是她跟方晨这样。而是需要更多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

爸爸跟方晨聊了一些男人之间喜欢的,跟自己完全无关的世界性话题。之后肖阿姨从厨房走出来,她把围裙摘下来,有点犹疑似的,对爸爸说:"老夏,那,我今天,先走了?"爸爸摆摆手说:"哎好的好的。辛苦你了,辛苦你了。"肖阿姨愣了一下,从这句话里感觉到了距离,但她默不作声推开门,走得很果断。门缓缓关上了,剩下的人静静等着她的脚步远去。

"今天先好好休息吧。"等一切彻底安静下来之后,爸爸这么说。夏玥陪爸爸到他房间,然后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房间里被布置得仿佛儿童房。爸爸给她买的床单被罩都是粉红色

的,上面还印着卡通人物,是"美少女战士"。他对夏玥所有的记忆都停留在了某个时期。

半夜的时候,方晨转过身来抱住夏玥,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亲密,隔在他们中间的是什么也十分不清楚。夏玥没有挣扎,也没有迎合,只是这样被抱着,她仔细感觉这拥抱中失去的东西,剩下的东西。方晨问她:"我们是在计划了吗?"当然没有任何计划。夏玥拉了拉衣角说:"睡吧。很累了。"

方晨很快睡着了。夏玥却一直醒着。乡下的夜晚极其安静,夏玥任凭思绪没有目的地漫游。如果自己想要的东西已经到手,那么现在或许怎么样都可以,生小孩也不是问题。然而她想要的,都从手心滑了过去。她无法放任自己进入更普通的生活了。

第二天早上,夏玥醒来发现方晨已经不在房间。阳光非常好,她站到窗边,看到方晨和爸爸一起坐在河边,两个人旁边各放着一个桶,也没有彼此交谈,都凝神看着河面,是在钓鱼。河边的树投下温柔的阴影,将两个人笼罩在里面,他们的背影呈现出一种宁静的气息。

她穿好衣服走下楼:"收获怎么样?"她问他们。

"桌上有粥,萝卜干,还有咸鸭蛋。你记得吃。"爸爸一边说一边把桶给她看,"三条啦。"

方晨一条也没有钓到,但他比爸爸更开心的样子。

夏玥走进厨房,肖阿姨又在里面忙碌,就像昨天她根本没有消失,一直在这里一样。"玥玥吃早饭啦。"她熟练而自然地招呼她。令夏玥猜测可能其他那些正常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忙碌而亲切的妈妈。永远在厨房里。永远展开笑脸。但这让她感到不适应。她的妈妈就算以前在家的时候,也不在厨房出现。而这个女人这种不由自主的女主人的态度,令她感到生气。

- "中午吃虾好哇?还有新鲜带鱼。"肖阿姨说。
- "你自己家不用做饭吗?"夏玥不客气地问。
- "家里没有人了,就我一个。"她不在乎地笑着,"你爸爸现在需要有人帮忙。我跟你爸认识很多年了。那个时候,我们比你现在还年轻呢。到了这个年纪,我们有时是要靠互相帮助生活的。"
 - "我爸能帮你什么?他什么也帮不了你了。"
- "他呀,年轻时很帅气的,也很优秀。是我们村唯一考上大学的。我们都觉得他不得了……"肖阿姨仿佛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自顾自地说着,"我还见过你妈妈,好时髦,就来过一次,后来就没再来了。听说她先回了上海,后来出国了?我很羡慕她,也佩服她。"

夏玥差点大叫: "不要提我妈妈。"这时爸爸跟方晨带着早晨清冽的空气和鱼轻微的腥味进来了。"中午加个鱼汤。"

爸爸说,把鱼自然地递给了肖阿姨。夏玥忍住了不快,看了一眼方晨,方晨正傻乎乎地笑着。

下午夏玥在屋后找到爸爸的时候,他正看着一棵银杏树,神情有点担忧。夏玥直接问他:"你跟肖阿姨是怎么回事?"

- "每年银杏果掉在地上,很臭的。你肖阿姨说附近有人会收,虽然卖不了几个钱,但至少不会臭在地上。"
 - "你们相处得很好吗?"
 - "她会照顾我,你也可以放心一点。"
 - "你需要有人照顾了?那你跟我回南京去。"
 - "你照顾我吗?"爸爸笑着问。

夏玥一下子被问住了,所有所有的失败在这个问题中一览无遗,她没有能力照顾任何人,对此感到目瞪口呆。

这天下午,或许是对夏玥的态度有所不满,也可能是出于自尊,肖阿姨从他们视线里消失了。但傍晚的时候,来了一个客人。一个老年人骑着摩托车来了,他长驱直入直接开着车冲到门口,不得不停的时候才停住,然后下了车,手上还拎着一袋橘子。

"老夏!"他大喊了一声,夏玥站在门口,他没看到她似的,径直进了门。

爸爸走了出来,看到这个人也很惊讶,"你怎么来了?"

"朋友!我的好朋友!"那个人抱住了爸爸。

爸爸拉住他,给夏玥介绍说:"这是我小学同学。老魏。 魏国平。叫魏叔叔。"

"你扯什么你,我是魏国军,魏国平是我哥。"

"哎呀我老是分不清。"爸爸尴尬地笑着。

夏玥叫不出口魏叔叔。这个叔叔看上去比爸爸老了很多。她完全不能看出这两个人竟然是同龄人。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沟壑一下子显现了。

"听说你回来,我是很高兴的。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啊?几十年?你去了城里,肯定就不记得我了·····"

"记得记得,怎么会不记得。"爸爸暗示夏玥去倒茶,于 是夏玥就去泡了茶过来。

这位魏叔叔喝了一口茶,赞扬道: "好茶。肯定是谁送你的吧?"

爸爸在县政府的人事部门工作,仅此而已。但很显然,这 里的人都觉得他享用了无尽的好处。

"听说你女儿回来了,我呢,也就算是多管闲事,想把有些事情跟你讲一讲。"魏叔叔清了清喉咙说,"肖二梅是我表

- 妹,这些事我不来说没人帮她讲。是不是?乡下人闲嘴杂的,她天天来帮你,我不反对,我很赞同,但这样是不行的·····"
 -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爸爸抬高了声音,脸微微发红。
 - "你把她当什么呢?用人还是什么的,她凭什么呢?"
 - "这不需要你操心的。"
 - "帮工哪儿有24个小时待在这里的?这是什么帮工?"
- "我女儿在这里,你胡说八道什么。有什么事情二梅自己会跟我说。"
- "她不开口你就当没事?我们村里不时兴这些。你不好好 处理,那么我们肯定是要插手的。"

爸爸冷哼了一声。

"你也别生气,自己再好好想想。"这位魏叔叔站起来,自始至终,他都没怎么理夏玥。这份挑衅让夏玥确定一定是肖阿姨让他来的吧,因为夏玥回来了,带着一身芒刺,所以她搬来了救兵。

爸爸还是尽量礼貌地对待他,两个人手握了又握,然后那个魏叔叔忽然又说:"对了,你那个病,先别急着手术啊,不如去找找看隔壁村那个医生。姜医生,今年90岁了,看了一辈子的病,中医啊,是最了不起的。你肯定不懂。中医靠的是什么,秘方!他就是有秘方的。你让肖二梅带你去。她之前丈夫

生病,她带他去过,吃了药,有用的。整个人看着就好了起来。后来嘛,后来的事情就都是命了。"接着他狡猾的一笑, "对于肖二梅来说,那倒也未必是坏事,你说是吧?"

夏玥立刻转身问爸爸: "你怎么了?什么病?"

- "哦?你女儿还不知道吗?怪不得这么凶哪。我走了,你们商量着。"魏叔叔冷哼一声,骑着摩托车"突突"地走远了。那袋橘子就这样摊在桌上。爸爸难堪地看着她。
 - "你怎么了?"夏玥大声追问爸爸。
- "肺的问题。下个月手术。不是什么大问题,初期而已。"爸爸说。
 - "你要去哪里手术?"
- "去上海, 医院我都找好了, 你放心, 我有个老同学在上海当医生, 已经做到主任了, 找他很方便。二梅也会照顾我。 我都安排好了, 你什么都不要担心。"
 - "我怎么能不担心?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 "手术做好了就会告诉你的。我会要你来看我。你提前知 道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
- "我已经30多岁了,我应该知道。"夏玥几乎愤怒起来, 一种不可承受的爱让她愧疚又委屈。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承担。"爸爸温和地说。

夏玥立刻哭了起来。这时刚刚出门去转悠的方晨走进门来,看到夏玥在哭不禁大吃一惊: "怎么了?"他靠近夏玥,不知所措。

肖阿姨此时正好进门,看到他们哭成一团猜到了什么,但 沉默不语。这次她做完饭就走了,大概是想给他们一点空间。 剩下的三个人沉默地吃完了晚饭,夏玥洗了碗。

这天晚上夏玥听到爸爸房间里的声音,她敲门,进去,爸爸躺在床上正在唔呀唔呀地哭。夏玥坐在床边,确切地发现爸爸衰老并且病弱,脸上蒙着一层灰色。爸爸说:"来,把手给我。"

夏玥就伸出手去。爸爸的手很暖和,比想象中小一些。他刚开始只是轻轻拉着她的手,然后不知不觉越握越紧。

房间里都是哀痛和疾病的味道,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近乎厄运的气息。夏玥知道爸爸害怕。她想跟他说:"没事的。"但说不出来,好像说出来就变成假话了。

"柿子都掉了,也没有人吃。"爸爸看着窗外,其实窗外只有一片黑暗,但那棵柿子树却从黑暗中浮现出来。柿子树从夏玥有记忆时就在那里,每年忠心耿耿挂满满一树的柿子。但夏玥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这里了。爷爷奶奶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偶尔回来。后来爷爷奶奶相继过世,两个叔叔也都各自安家,

这里基本就废弃了。前几年爸爸忽然回到这里,花钱彻底翻新了这个简陋的二层小楼,但屋前屋后的植物一棵也没有动。

然而现在夏玥会想是不是他有了什么古怪的预感。人类就是这样。人类有着自己都不知道的直觉。他花了很多时间待在这里,还开始种地,回到了父母的生活方式: 当个农民。跟随自然四季耕种。像是回到小时候。回到母亲的怀抱中。回到真正的家。

被强烈的感情所笼罩着,夏玥很高兴此时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完全地将这份感情完整地承受下来:恐惧、故作平静,同时又努力充满期望。然后一种更深的恐惧出现了:就算不是现在,或者不是明年,甚至不是五年后或者十年后,但终有一天,她会失去他了。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夏玥感觉自己在人生中的位置变化了:她终将不再是任何人的女儿。

想起自己初中的时候,爸爸第一次带女人回家,她当着他们俩的面把桌子上的碗都砸了。从此以后,爸爸再也没有带女人来过家中。

"你想跟肖阿姨结婚吗?如果你想,不用考虑我,那是你的事。"夏玥忽然说。

爸爸苦笑了一声: "你别听下午那个人乱说,村里人总是好管闲事。我生病之前,就想过要跟她定下来。我年纪也大了,并不在乎你同意不同意。但她说自己再也不想结婚了。她现在喜欢我,不介意照顾我。你放心。"

"我不是为了这个……"

"她的婚姻让她吃了很多苦。精神上肉体上她都受了很多 罪。不是谁都像你一样,没有烦恼。没有吃过苦。你们这一 代,觉得什么都理所应当,只懂得考虑自己。"

"没有吃过苦难道是错吗?我们本来就不一样了。你难道 希望我过你们那代人的生活吗?"

"我不知道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知道吗?你是不是不想生小孩了?我看你根本没有这个打算。是因为你妈妈离开你这件事吗?你妈妈······"

再说下去,势必又要吵起来了。夏玥不想跟此时的爸爸吵架。"你早点休息吧。别担心,我会陪你去上海。"

走出爸爸的房间,她在楼梯间待了一会儿。爸爸一直以为她也一样责怪着妈妈。但事实上,她却对妈妈有着奇奇怪怪的爱和幻想。而这一点没有人可以分享。谁会理解呢?方晨肯定是不能理解的。

等夏玥回到房间,却看见方晨一脸喜悦地站在那里,他冲过来一把抱住夏玥,叫起来: "我找到新工作了!"

那个男人走在前面,他衣服都脱光了,只剩一条灰色短裤,肌肉诱人。夏玥跟在后面,只看得到他的背影。这是一片混乱的密林,两个人均已筋疲力尽,但还在坚持寻找。

"那边可以吧?"夏玥指着一丛严严实实的灌木说。

他们在灌木后面迫不及待地抱在一起。但夏玥后背一阵刺痛,"这里太扎了,我躺不下来。"他们继续出发,又在草地上纠缠在一起,但突然出现的羞耻感令他们停止了。这里不够隐蔽。一个茅草屋出现了,太好了。他们快步向茅草屋跑去。男人拼命撕扯她的衣服,她也撕扯他的,并焦虑地期待着。

这时,茅草屋以奇特的姿势向他们倒了下来,而更让他们崩溃的是:当茅草屋倒下之后,外面竟然是熙熙攘攘的马路, 人们来来往往地走着,虽然后续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但夏玥 吓得立刻醒了过来。

竟然做了一个完全无处安放的春梦,而对象更是难以启齿。夏玥坐起来,看了一下放在床边的手机,已经9点多了。她立刻跳起来,刷牙洗脸。

刷牙的时候她不禁想:上次跟方晨做爱是什么时候了?可能是三个月之前。也可能是半年。印象很模糊了,感受也很一般。不过这都很正常吧。毕竟在一起太久了。两个人的第一次是在学校旁边的小酒店进行的,顺理成章而且夏玥对此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性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她也没有什么所谓"第一次"的概念,反而是迫不及待想越过这个障碍。结束之

后,方晨比她都激动很多,仿佛因此真的拥有了她,而她既不觉得她也拥有了对方,也不觉得被对方拥有。当时的她对性没有什么喜好,也没有太多乐趣,但乐于给予。可能很多女性都这样:她们在性中要的也总是无关性本身的东西。

然而这春梦又是什么呢?忽然之间她意识到性是另外一件独立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种迎合。性的张力从未有过的清晰,但却已经在她生活中消失了。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夏玥既失落又迷惑。然后她急匆匆涂好防晒霜,叫车出门。

昨天方晨曾经问早上要不要送她。但夏玥知道他每天都很想早早赶到公司,进入那个每天钩心斗角又充满规则的体系中,充分发挥自己。如果夏玥不能及时起床,他肯定会非常着急。当然他会试图忍耐,然而这正是夏玥不想要他做的。什么时候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这么多的忍耐?当他找到目前这份工作的时候,过于兴高采烈,过于感恩戴德。夏玥就在忍耐。当他开始更多的应酬、酒局,对公司的事情过于喋喋不休的时候,夏玥在忍耐。当然,她知道他也在忍耐别的。

今天叫车很顺利,而且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楼下,省去了她在阳光下跋涉的痛苦。到了目的地,一打开车门,夏玥差点被热浪掀翻。太热了。她不禁第十遍地问自己: "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学车?"

刺激她的是:如何把手术后出院的爸爸送回乡下。本来方 晨会开车去接,但等时间真的确定下来的时候,却碰到他们集 团半年会议,要去度假村封闭开会。

"不就是吃吃喝喝吗?你请假就好了。"夏玥毫不在意地 说。

虽然早就打算请假,但看到夏玥不以为然的样子方晨却忍不住反抗起来: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简单,多少事情在吃吃喝喝中就定了。而且吃吃喝喝中还有很多的信息需要我去把握。"

夏玥觉得非常好笑: "什么叫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两个领导不和?谁跟谁有地下情?你要知道这些干吗?你到底能不能做一份真正的工作?"

"那你为什么不能学会尊重我?难道只有你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吗?"当方晨喊出这句话的时候,瞬间就后悔了。他对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失去了信心,接踵而至的一定是夏玥的冷笑,或者钻心刺骨的话语。而她对此往往浑然不觉。

果然。"我从来不知道我还得学习这个。"夏玥嘴角牵扯了一下,接着说,"不麻烦你了,你去参加你那无比重要的会议,我会自己叫车。"

"我会去的。"方晨一如往常一样让步。

"不用了。"夏玥断然说道。

她自己坐高铁到上海,去医院接了爸爸,直接叫车回乡下。但因为目的地过于偏远,价格昂贵而且无人接单。后来不得不打了一辆顺风车,那么选择就很有限。那辆车本来目的地

只到镇上,最后夏玥讲了很多好话又加了钱,才勉强把他们送到家。车子很差,并不舒适,让刚出院的爸爸坐在陌生人的车里,百般辛苦,夏玥愧疚又难过。令她更加生气的是:虽然是自己强硬地拒绝了,但本质还是方晨的不情不愿。她又想起自己在医院陪床的时候,方晨去过两天,多数时候不知道该做什么。除了令夏玥心情更为烦躁之外,没起到什么作用。夏玥与方晨都是被父母过分宠爱长大的孩子,然而夏玥却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照顾别人,比如照顾方晨。比如在医院里与肖阿姨一起照顾父亲。就像潜伏在女性身体里的本能,而方晨却始终一窍不通。当然,他很顺从,让他做什么他都会去做,虽然不过是敷衍了事,做得马马虎虎。后来夏玥和肖阿姨都懒得再指挥他,随便他坐在一边玩手机了。服从和敷衍不过是一线之隔,服从最终变成了他逃避她的方式。这是她在路上想到的。

夏玥陪爸爸在乡下待了一段时间,对方晨的怒气很快就消散,甚至渐渐忘记了。或许愤怒也需要很多力气吧。他们偶尔联系更像是寒暄,不知道是不是依然心里不舒服,方晨没有提出要到乡下来,而夏玥也对此只字不提。她跟肖阿姨一起度过这段艰难时间之后培养出了特殊的感情,不像母女,倒像是朋友。出人意料的非常愉快。乡下几乎没有任何公共交通,给爸爸处理事情很不方便。最后还是肖阿姨拜托自家侄子,经常开车送送她。

方晨大学刚毕业就考了驾照,他对当时还在上海的夏玥说:"你完全没必要学开车,以后你想去哪里我都会开车送你去。"等夏玥回南京之后,他事实上也尽力遵守了这份承诺,

再加上公交车、地铁、出租车、后来的网约车······都很方便, 夏玥没有觉得学开车是必须的。然而有一次他们在车上因为琐 事吵架,方晨过于愤怒,脱口而出:"那你给我下车!"

夏玥完全愣住了,而方晨很快冷静下来,并立刻道歉了。

但这件事被记录在了一个虚拟的记事本上,这个本子平时不会显现,在某些时刻,夏玥会想到这件事,然后对掌握着方向盘的人产生一丝羡慕与敌意。

等爸爸情况好转稳定之后,她从乡下回到南京,第一件事就是报了驾驶课。

理论课夏玥考了满分。这是必然的。即使离开学校这么久以后,在任何考试中,夏玥都有着必胜的决心,包括交通规则 考试。

但这之后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意志力可以解决的。当夏玥第一次坐到真实汽车上的驾驶座时,她整个人就被一种眩晕感笼罩了。而驾校教练,一个晒得干瘦的中年男人,背有点驼,头发花白,又在冷嘲热讽: "你们女的不行就别学了,哎哟,左右都搞不清。教你们我真的,名声都坏掉了。你现在要做什么知道不知道啊?"

夏玥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她手足无措地坐在那里,模拟 驾驶中学的东西瞬间忘个精光。她愣了半天,准备点火,教练 大叫一声: "先系安全带啊!" 只开了几米,她就被教练从车上赶下来了,"你过会儿再练吧!"

之后她每次都要做一番心理建设才能上车,并且每天都在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开车?"

方晨总是劝她放弃,跟她讲开车的种种麻烦:首先停车就是一个问题,开车去一个地方只要十分钟,找车位却要半小时;交通状况糟糕,行人和电动车乱窜,他觉得夏玥根本没办法应付……何必要自找苦吃?现在城市里叫车真的很方便。而且,"不是还有我吗?你想去哪里我都会送你。"

夏玥不想指出他已经屡次失约。她只是说: "反正最近没事干,就当作多一种技能好了。"

确实也是。待在家里太久之后,有个地方可以去,有个目标需要达成,都变成了一种快乐。夏玥因此咬牙忍耐着驾校的一切。

现在的小孩子学开车的年纪好小,又正值暑假,几乎全班都是在校大学生。阳光极其炽热,女孩子们一有机会就躲在阴凉的地方,男孩子们聚在一起抽烟聊天。夏玥独自站在一边,拼命喝水,模仿着年轻人们满不在乎的姿态。但昨晚她没有睡好,整个人精神萎靡。

这时,一个女人站到了她的身边,相当自然地跟她搭话: "哎呀,全是小孩,只有我们年纪大一点吧。你三十出头?"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旧T恤,俗气的花裤子,身材早已走形, 肤色黝黑。夏玥礼貌地笑了笑,点点头。

- "我跟你差不多大哎。你相信哇?"
- "差不多吧。"夏玥违心地说,觉得她至少比自己大一轮。但她仔细看着对方的脸,又有点不太确定:对方虽然很黑,脸上皮肤很差,但轮廓却也挺秀美。说不定她真的跟自己差不多大。
- "我看你上车练习的时间很少,教练不怎么给你练?"那个女人直接问道。
- "可能是我太紧张了,我一紧张就左右不分,说不定我真的不适合开车。教练不想我耽误大家太多时间。毕竟练车的时间是有限的。"
 - "哈哈你还相信这个。你给他烟没有?"
 - "什么烟?"
- "给教练塞条烟啊。我说你们这种······我看你就是读书人,但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这种事情一般方晨都会提醒她,但这次他什么都没说,因此夏玥也完全没有多想,以为交了钱就万事大吉了。她立刻诚心诚意地请教: "买什么烟合适?"

"也不用太好的,金南京就行了。送一条烟,他就很高兴了。"

"那……怎么给他?你是什么时候给他的?"

"我?我可没钱。我连来学车的钱都是借的,只能想别的办法。你就上车的时候塞给他就行了。刚开车肯定都有点紧张,他不让你开,不过是因为你没送礼,他觉得你不尊重他。"

两个人互相做了介绍。这位耿直爽朗的女人叫徐艳,她来 学车是为了能当网约车司机,"听说蛮赚钱的。"

夏玥有点惊讶: "你现学现开啊?可以这样的吗?"

"我研究过了,现在管得还不是很紧,一两年的驾龄就可以,说不定还有别的门路。无论如何我都得赶紧先拿到驾照啊。拿到驾照先去地铁口开开黑车,或者开开别的什么车,开个一两年不就可以了吗?不会开车,很多工作都做不了。"

两个人正聊着,教练大喊一声: "徐艳!到你了!上车!"

徐艳立刻跑过去,教练手里拿着文件夹,在她屁股上若无 其事地拍了一下,调笑着: "赶紧的。"徐艳没有表现出任何 不快,她扭头一笑: "干吗啦。" 教练给徐艳的练习时间挺长,他们相处愉快,时不时开玩笑。

第二天,夏玥换了一个大包。轮到她的时候,她上了车,却没有动,而是转身面对教练,非常礼貌地说:"张教练,这几天麻烦你了,实在不好意思。我真的笨手笨脚。"她从包里拿出一条金南京,塞进他手里,"你多包容,我以后会更认真的,绝不拖你后腿。"

"啊·····"教练拖长了音,很意外的样子,但他熟练地将烟扔到后座,无事发生一样,只是态度和善了很多:"哎,也正常,上了车是容易昏头昏脑,你多注意就行了。我也会让你多练练。"

夏玥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就是练得太少了。"她从 包里又拿出一张名片,双手拿好递给了教练:"这是我名片, 哪天这边练习的人少,您就给我打电话,只要有时间,我立刻 来练。"

教练扫了一眼名片,脸色一变: "啊,你是在报社工作的啊……"他扭头看了看后座的烟,有点慌张。

"嗯,报社记者。以后有机会还想采访您呢。现在驾校是不是管理越来越严了?"

"很严格,很严格的……"他脸上阴晴不定。

"您是个好教练。徐艳总夸你负责呢。她跟我挺熟的。"

- "哦哦,你们也认识吗?她学得非常认真,很有天赋。"
- "我也会努力的,我们开始吧?"夏玥笑着说。
- "好的好的。好的。"

这一天,教练指导得格外耐心和认真,还难得让夏玥练习 了很久。

休息的时候,夏玥在树荫下大口喝水,看到徐艳快步走了过来。夏玥笑着招呼她。有种见到朋友的快乐。

- "今天怎么样?"徐艳问。
- "很不错。我找到一点感觉,也不那么害怕了。"
- "没什么好怕的啊。汽车而已。汽车嘛。"徐艳大笑起来,她的牙齿令人惊讶的白皙。也或许是皮肤太黑的缘故。
- "对啊,汽车而已。但你好像很会开啊。"夏玥试探地问道。
- "我老公还在的时候,他就教过我开车,有时候没人的路段,他就偷偷把车给我开。我开得不错的。以后我还想考那种大卡车的驾照。"

夏玥沉默了,有点好奇但也不便再问。

"喝水吗?"她从包里递给她一瓶水。

"你太好了,我渴死了。这附近卖水的好贵。"徐艳毫不客气地接过水,咕噜噜喝起来。

练习顺利让夏玥心情放松,好几天都睡得很好,梦也不做了。阳光也不是那么令人讨厌,反而令她感到充满了力量。跟徐艳的友谊也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考完科目二之后,两个人被分为一组去路上当交通志愿者。两个人在路口说说笑笑,已经黑得旗鼓相当。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夏玥却觉得又自在又快乐。

- "我们俩科目二都考得不错,教练再也不说什么你们女的你们女的了·····"夏玥总记得刚开始被嫌弃的样子。
- "而且他也好久没动手动脚了。以前他总找机会揩点油, 说点黄段子。"
- "可能不敢了吧。怕你投诉他。"夏玥没有多说。徐艳当然不知道夏玥那点无聊的伎俩,旧职业的隐形威力只有对驾校教练才有点用。
- "这种男人我见得多了,一点点便宜都要占的。"徐艳满不在乎,"我根本不放在心上。"
- "等我拿到驾照,一定绕开这个路段,天哪,你看看每天 堵得……"夏玥看着眼前缓慢挪动的车辆,正在感慨,徐艳用 下巴指了指她身后:"好像是你认识的人。"

夏玥回过头去,一时没有认出眼前这个人是谁。然后曾经熟悉的名字和她曾经的样子渐渐在脑海里浮现出来,此时她正不好意思地站在那里: "我喊您好几声您都没听见。"

- "啊,是婷婷。"曾经从不化妆,只是简单扎个辫子,现 在剪了齐肩短发,粉底、口红,还有潇洒的连体裤。夏玥无法 将她跟以前那个好学生模样的婷婷联系起来。
- "你变化好大,我要是远远看到,都不一定能认出你。" 夏玥由衷地说。
- "您倒是真的没变。我每天坐地铁到这一站,然后走回家。今天很远就看见,觉得好熟悉,还以为自己看错了。走近一看真的是你。"
 - "别这么客气啦,您什么您。我们已经不是上下级啦。"

婷婷完全改不了,她脱口而出又问: "那您怎么在这儿?"

夏玥懒得再纠正她: "我考驾照,当志愿者呢。"

- "您知道我们的报纸很快要停刊了吗?"婷婷忍不住问道。
- "我们的报纸"。夏玥辞职的时候,感觉像是一次离家出走,之后她退出所有报社的聊天群,再也没有看过那张报纸,

与所有旧同事没有任何联系。现在听到这个消息,她却完全不感到震惊。那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

"听说了。"她无意探讨这个问题,也不想进行怀旧和抒情。而婷婷从她的表情立刻明白了她的心情,就像曾经那些年一样,她总是懂得夏玥的意思。

"那您现在在做什么呢?"婷婷于是换了一个话题。

或许她令夏玥伤心过,但此时两个人这心照不宣的默契令 夏玥意识到她们之间的感情依然是真诚的,甚至从未有过的真 诚。她们有过惺惺相惜、互相倚靠的时候,那是真实的。这一 点,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夏玥才真的确信。即使如此,夏玥还 是在一瞬间想敷衍着说:"过得挺好的。闲在家准备生小孩 了。"

但不确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婷婷的表情,还是因为徐艳 站在身边,令她讲不出什么应付的谎言。于是她直接说:"什 么都没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很头疼,所以想先学车再 说。"

婷婷大概是没想到夏玥会这样回答,有点不知道如何回应,胡乱安慰她: "您这么优秀,肯定能找到合适的。我当年真的跟您学到很多很多。"

"没事啦。"夏玥安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没问题的。"

曾经所有被忽略的感情,在此时得到了合理的抒发。关于过去,关于报社,关于她那堪称漫长的职业生涯,那些根本没有意义的是是非非。她不知道是跟婷婷或者过去的自己和解着。

"保持联络。""我们约出来喝咖啡。"两个人一边道别,一边说着此时都觉得并不会实现的承诺。

然而大概十分钟之后,婷婷再次绕了回来。她脸涨得通 红,对自己竟然要说出这样看似多管闲事的话感到艰难,又或 者是不能忍受她跟夏玥的关系变得这样平等,但总之她最后还 是说了出来:"夏老师,其实,我们那边有个项目正在到处找 稿子写得好的人,您要是有兴趣······我介绍您认识一下我们导 演?"

"好啊。"夏玥随口应付着,没有当回事,两个人再次告别。

以晒黑一圈为代价,夏玥在三个月后拿到了驾照。拿到手的时候,倒也没有太多激动,反而只是随意放进包里。

这天晚上,她向方晨借车钥匙。方晨说: "我陪你开吧。 这么晚了。"

夏玥露出为难的表情: "我约了驾校的朋友。"

"没关系的。我坐后面也行。你们坐前面。女朋友吗?"

"当然啦。她开得很好,你放心吧。我兜一圈就回来。你 早点睡。"

方晨感觉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获得任何 进展,或者进入任何自己想要的结果,渐渐他已经习惯了放 弃。他把钥匙给了夏玥,她笑着接过:"放心,我会保护你最 爱的车。"

夏玥穿着裙子,一个人走到地下停车场,轻轻按下车钥匙,车乖巧地亮起车灯。她坐进驾驶座,调整座椅,系上安全带,握住方向盘,深吸一口气,点火。

车子被轻巧地开出车库,周围几乎寂静无人,晚上10点多的时候,夏玥将车开上了郊区高架。高架上只有零星几辆车,她凝神开着,咬紧牙关,与轻微的惊恐和不安对峙。路灯在脸上闪过,像是一道道阴影。

夏玥一个人开着,仿佛开在自己的梦里。多少次曾经想过,这样独自开车的情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只有她自己。在夜晚,开往陌生而不知名的地方,驶向任何地方。她越开越自在,到后来,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图像

等她将车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开到了江边。不知不觉,她将车开到了这里,完全听从了潜意识的召唤。驾驶一辆车的兴奋令她充满了能量和幻想。周围灯光已经熄灭,只剩一片宁静。她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开到这里的原因:那

个人就住在附近。并没有抱任何期待,她随意拨通了号码,问:"你现在能出来吗?"

第八章 关键记忆

1

飞机像有序的鸟类一样起落,国际航班到达的时候,等待的人群尤为激动。陈潇独自穿过他们,走出机场,天空比她想象的要蓝一些。这令她准备好的一种情绪瞬间有点不知该如何使用。

听说国内雾霾非常严重,但不巧的是她回来的这一天,天空以深蓝色欢迎了她。她走出航站楼,按照方晨的指示在出口等待,旁边有人在垃圾桶旁边抽烟,她也有想抽一根的冲动,犹豫着犹豫着,还是忍住了。过了一会儿,一辆白色宝马在她面前停了下来,方晨摇下车窗,说:"快快快,这里不能停车的。"

她急匆匆把行李箱塞进后备厢,然后连忙坐上车,方晨一踩油门,车子滑行出去。

- "夏玥怎么没来接我?"陈潇看见车内只有方晨一人,有 点失望。
- "她今天要工作的,结束后会跟我们会合。你先想想要去哪儿,或者想玩什么。我先陪着你。"

- "这什么工作啊, 半天假都请不了?"
- "以前下属给她介绍的新工作,她很喜欢。当然了,她做 任何工作都是这样投入。"
- "哎,我可羡慕她了。我也想工作。你看看我,这么多年没有工作过,现在就是一个美国郊区大妈。我胖了十斤你知道吗?十斤。"

事实上她看上去不像任何一个郊区的大妈。她穿着短裤、 长到大腿的时髦靴子,背着一个香奈儿的包,还戴了一顶帽 子。

- "你一点都没胖。"方晨眼都不眨地说。
- "你还是那么虚伪。"陈潇轻笑起来,"当然啦,是一种可爱的虚伪。"
 - "要是以前,你不会补上后面那句。"
 - "我们都长大了嘛。"陈潇问, "什么时候去接夏玥?"

方晨看了看时间,"最起码还得两个小时,说不定更长时间,我们自己先转转吧。你想去哪里啊,美国人?"

陈潇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回学校吧!去看看我们的操场宿舍楼和食堂。"

- "早就不是我们在的时候的样子了,你去了也看不到什么。"
 - "你们跟同学们有没有经常见面?"
- "我们班感情算是很好的,虽然不会特别大规模聚会,但 时不时就会三三两两地聚一下。有来有往,互相帮助嘛。"
- "我真的很想你们。美国太无聊了,我也没多少朋友,感觉一切都静止了,什么也没发生。我们那里本周最大的新闻就是丢了一只猫。"
- "谁让你跑那么远,哪儿都不如家乡好。"方晨笑嘻嘻的,"我真的没法想象天天吃西餐的日子。"
 - "我经常做中餐的。麻辣小龙虾我都会做。"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往学校方向开去。一路上陈潇叽叽喳喳,无非是八卦方晨和夏玥的婚姻生活。"你们很开心吧?又没生小孩,你们不知道小孩多烦。"

"说实话,本来还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每次出来吃饭的时候,其他人经常到时间就不得不无奈地赶回家。如果把小孩带出来一起吃饭的话,那顿饭就别想吃好,简直鸡飞狗跳。吃饭的时候,大多话题也都围绕小孩进行,非常无聊。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觉得幸好没生小孩,真是松口气。"

- "我要是在国内也不生小孩。把小孩生在这里做什么,空 气嘛也不好,各方面也没有保障。"陈潇说。
- "美国还有枪击案呢,不是更可怕。"方晨此时又忍不住 辩解起来,"还有种族歧视。干吗大老远跑去当二等公民。"
 - "你现在是几等公民哦?"陈潇声音大了起来。
- "好了,不说这个了。"方晨知道情况不妙,果断停止了。
 - "那你要不要看我儿子照片?"陈潇拿出手机。
 - "你天天发朋友圈,我是看着他们俩长大。"
 - "给你看最新的视频。"
 - "开车呢。"

陈潇闷闷不乐地收回了手机。

开到学校花了半个多小时。比起最后一年生活过的市中心旧校区来,这曾经荒芜的新校区寄托了他们太多的感情。然而几年过去之后这里已然焕然一新:曾经城乡接合部的感觉一扫而空,变成了一个新城区。周围开了商场、酒店,很多的餐厅,变成了豪华市区的一个低级翻版。这令他们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曾经他们在这里,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他们。然而现在,他们曾经一起培养出的那种情感,变得无足轻重了。

方晨开到校门口,陈潇完全没认出来:"这是哪个门?"

"正门啊。"

"正门怎么变成这样了?怎么校名的字体都换过了?"一切都变了,哪儿都不对,与记忆毫无关联。就连情感也无所依附。两个人停了车,直接走进门,无人询问。周围是刚刚下课的学生们,下午的光线照在他们毫无顾忌的脸上。

他们跟着这些年轻人轻快的脚步,走着走着,时光开始倒流,他们俩也渐渐随之轻盈起来。学生时代他们不是没有烦恼,而是烦恼非常具体。但现在他们却怀揣着不知名的情绪,变成了中年人。

"去宿舍看看吧。"他们在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周围都溜 达了一圈,想起当时很多事,比如方晨他们宿舍有一次在宿舍 偷偷打牌抽烟,结果把被子点着了,差点酿成大祸。

到了女生宿舍楼下,陈潇绕了围栏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然后她走到最拐角处被灌木遮住的围栏,在附近转了转,用力拨开灌木丛,露出的围栏还是好好的。她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那个缺口竟然修好了。"她找不到当年自己晚上进出的那个洞了。"有点遗憾。不瞒你说,我回国就想来看看那个洞还在不在,有没有人还从那里钻进钻出。"

"什么洞?"

- "以前我跟张皓晚归,总会从那个洞钻进去。那可是我的秘密通道,在完全不起眼的地方。对了,张皓现在在做什么? 为什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 "他爸爸生意破产之后,就谁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了。他 跟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系,我只记得他当年意兴风发的样子了。 还有他那台车。"
- "好险。当时我爸让我选择,要不跟他结婚,要不就去美国。如果不是因为他,我现在都不会在美国。我可能会在苏州 当公务员。"
 - "你干不了公务员。"
- "我爸就是这么安排的。毕业,回家当公务员,反正他有钱,不需要我赚钱了。结果呢,结果发生了那件事。他塞点钱给我搞定不就得了?但他觉得丢脸,要我退学,把我扔到美国去。好像这样就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 "夏玥倒很羡慕你,她一直就想去很远的地方。"
 - "她恨不得去火星呢。"
- "光听你说话,都不知道你们关系到底好不好。真的搞不懂你们女孩子。"
- "我们早就不是女孩子啦。当我们还是女孩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央求她陪我去医院。结果她做了什么?她打电话告

诉了我妈妈。"

"她是担心你,而且当时我们都太小了,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我们甚至都没办法找家好的医院或者给你找个好的医生。后来你妈妈带你回家去做手术,不是很好吗?更舒适,也不用受到医生的冷眼,你知道那个时候医生对不小心怀孕的女孩子是什么态度。夏玥不想你经受那些,她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她只是永远想做正确的事,做一个正确的人。但她根本都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看她比谁都叛逆。"

方晨不敢再接着说下去,摆摆手表示"算了"。

两个人走出学校,陈潇茫然地站在路边,回国前她有很多想象,但没有一种想象像现实这样贫乏: 既没有热闹的聚会,也没有充沛的感情,甚至连回忆都是干燥的。比起刚刚毕业时,美国早不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词语,反而变得土气。早就没有人羡慕她了,觉得去美国的都很傻,错过了国内的一切,却什么也没得到。

确实,她错过了国内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忽然之间,同学们就变得很有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谈起钱来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地谈。回国之前她在同学群里说了一声,不少人,尤其是男生们起哄说要聚会,女生们反应寥寥。但她随即意识到他们都很想在她面前展现一点什么,主要是展现她错过和失去了什么。主要是展示她这样一个大学时期被幻想着的人,现在已经褪去了被幻想的外衣,而所有人现在都比她优越。这样的想

象令她受不了。她回国这件事,最终只告诉了夏玥和方晨,因 为时代的好处,也没怎么落到他们俩身上。

"说说你吧,车都换了宝马,看来叶宁给你介绍的工作不错啊?"陈潇问方晨。

方晨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提到这个,但他很快缓过神来:"是挺好的,叶宁真的够意思,他找他岳父帮的忙。我们公司算是半个国企,我很适应,领导对我也还挺不错的。"

"男孩子们真的很难预料,我都不记得叶宁大学时是什么样子了,想起他来脑海中只剩一片空白,只记得夏玥对他评价好像还可以。"

"嗯,他以前追过她。夏玥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告诉我了。不过现在他们俩见面都不怎么说话。"方晨轻描淡写地说。

"是吗?她都没有告诉过我,也太会保守秘密了。你至少这点赢过叶宁啦,跟班上第二好看的女生结婚了。第一好看当然是我了,这点你没有意见吧?反正夏玥不在,你说点真心话也没什么。"陈潇转身看向方晨,脸上荡漾出少女的表情。

两个人不知不觉走到了河边的大草坪上,就像很多年前一样,这里散落着的,是一对对的情侣,拥抱在一起,品尝食物般接吻。天气太好了,一种透明的氛围,令时光穿梭都变得很容易。陈潇将外套脱掉了,摘下帽子,甩了甩长头发,大学时期的她慢慢浮现出来,虽然有一种脱离时代的妩媚,但依然是

妩媚的。一种成熟浆果的女性魅力代替了之前玫瑰花一般的女性气质。

"陪我走走吧!"陈潇拉过方晨,挽着他的手臂,两个人沿着河边,走过一对对年轻的情侣,跨过茂密的河边植物。现实世界变得遥远、模糊,完全不真实了。有那么一刻陈潇甚至忘记了美国:郊区平整、宽敞但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COSTCO前面总是落满了鸟。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两边空空荡荡。久而久之,她觉得这荒芜和空荡的东西渐渐渗入了自己身体内相当深的地方。现在,这些东西都变成一团烟雾。她笑着扭头看向方晨,就像看向更远的地方,就像看一面镜子:这面镜子里照出她年轻时的脸。这个人一定记得年轻时的自己,并且能从现在这张脸上看出来。她这样想。

"现在问这个太傻了,但我还是很想问。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你喜欢我,我哪儿不好啊?有点漂亮,身材也不错,家境也很好。哪儿不让你满意了?"陈潇盯着方晨,有点认真地问道。

"啊,这个·····"方晨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一下子被问住了。

陈潇以为哪怕是开个玩笑,方晨也会迎合一下,结果他表现出的却是彻头彻尾的茫然。她失落地说: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夏玥了。"

- "我没仔细想过这件事。"方晨这时似乎是思考了一下,但也没有思考出更多,"你当时不是跟张皓在一起了吗?其他男生都没希望了。"
- "其他男生产生过什么希望吗?你们男生在宿舍里都聊什么啊?聊到我了吗?"
- "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哪里还记得。当然会聊女生·····聊你算多的。"方晨以安抚的语气说,接着又说,"这些过去的事情谈起来有什么意思?"

陈潇感受到了一种无法继续的、硬邦邦的气氛,不仅热情随之涣散,心情也立刻低落起来。不知道为什么,随着年纪越大,大学时候很多事情她却记得越来越清楚了。但其他人却都与她相反,对当时的事情早就没有兴趣了。既不想回顾,也不想谈论,甚至羞于提及。青春有什么不好意思提的?大学是陈潇最快乐最放肆的时光。

- "我们回去吧,时间也差不多了。"方晨提议说,陈潇放下挽着他的手,说,"好吧。"而方晨根本没注意到她的动作。
- 一路上两个人没什么话说,沉默也变得自然了。方晨将陈潇送到酒店,然后在楼下等她。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陈潇才下来了,她不仅换了一身衣服,妆也重新化了。
- "见夏玥比见我还隆重啊。"方晨开玩笑说,"走吧,夏 玥把餐厅地址发给我了。"

餐厅在一个非常难找的地方,方晨绕了好几圈都找不到,几乎有点恼怒。之后终于找到了,在一个旧小区的停车场里,还得沿着秦淮河又走了大概300米。上到三楼,神秘的餐厅只有几个包间。但夏玥就站住楼梯口等他们,面带着相当成熟的微笑。不知道为什么,陈潇冲上去抱住她,眼睛都红了。在这之前,没有人预测到会有这么大的情感波动。包括她自己。

- "你不是要哭了吧?"夏玥笑她。
- "我很想你。"陈潇继续抱着她说。
- "我也很想你的。"夏玥也说得真心诚意。
- "你根本不知道美国郊区有多无聊!"

"那是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很无聊的。"夏玥还是笑吟吟的,"你以为大家都很有趣吗?根本没有。朋友圈都是骗人的。"

陈潇再次认真打量夏玥,一种全然陌生的感觉升腾起来: 一种更坦然、更自信,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神情。她比以前舒展了很多,穿着一条简单的针织长裙,在胸口别了一枚小小的胸针,是银色的飞机。陈潇看着自己过于华丽而且太多心思叠加的穿着:流苏裙、花边衬衫,还带了一件丝绒外套来。都是高级货,但这反而让她此时感觉有点别扭和不自在。

菜都点好了,陆续上了,其中一道鳝鱼吃得三个人赞不绝口,先炸再煮,软糯鲜香。夏玥点了一瓶红酒,三个人边吃边

聊。在吃饭间隙,夏玥观看了陈潇手机里大量关于自己两个儿子的视频、家庭出游的视频、自己做菜的视频。夏玥不停询问陈潇在美国的生活,听她大讲特讲中美差异。讲着讲着,陈潇渐渐心满意足起来,空气啊水啊养育小孩的难度啊各种不同的新鲜的理念呀,她在不断地讲述中,下午那种迷惘、受挫的情绪渐渐消失了。

讲到后来,陈潇都有点不好意思,她看着他们俩,说: "这么多年不见,感觉你们俩换了过来。要是以前,不停让我 说话的肯定是方晨,装作对我的生活真的有兴趣的样子。一声 不吭的反而是夏玥。你们的婚姻对你们俩改变真不少。"

- "不一定是婚姻啊,也可能是生活本身。"夏玥说。方晨给夏玥夹了一块鱼肉,夏玥轻声说了声"谢谢"。
- "有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太幸福了,我今天好开心。"陈潇继续开怀大吃。

吃饱了之后,红酒还剩小半,夏玥让人把菜都撤了,一边喝酒一边继续聊天。她起身去上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却发现陈潇也在。宽大的洗手池前,两个人站在一起。

- "我来补个口红。"陈潇脸上带着喝完酒的绯红色。从镜子里看去,两个人一起年轻了起来。
 - "你见到我开不开心呀?"陈潇问夏玥。
 - "当然开心。"

- "你都没怎么说自己的事,不过确实方晨在说话也不方便,今晚你跟我去酒店睡吧?我们可以彻夜聊天。快跟我讲讲你的故事。"
 - "我都没有什么故事,难道你有吗?"
- "有啊。很多很多。我可以跟你讲讲我与隔着三栋房子的印度男邻居一波三折的故事。还可以跟你分享有一次去加拿大度假的时候,与一个瑞典男人的短暂故事······除了这些,人生还有什么好玩的呀?"

没想到陈潇这么多年孜孜以求的从来没有变过:征服一个 又一个异性。夏玥甚至有一点佩服起来:"我可太想听了。"

- "那你也得跟我说。"
- "我能有什么啊?我什么都没有。"
- "真的无法想象,你跟方晨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的男人, 能够在一起这么多年而心无旁骛。别人或许不了解你,我可一 直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 "是怎样的人?"夏玥简直好奇了。
- "你们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说你们会很快生小孩,我说等着 瞧吧。坦白讲,我以为你们过不了两年就会离婚,等你发现生 活是多么无聊,跟你的追求完全不相符的时候,你就会轻易甩 开他。你就是这样的人。但等我结婚之后,才知道婚姻比我想

象中复杂很多。离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算对你来说也是这样。"

- "没想到你对我是这样的看法。"夏玥轻轻笑了起来。
- "你很无情,对维系关系兴趣不大。我们当年多好啊,等 我去了美国,你就没有兴趣维持了。你觉得很麻烦,也不想应 付我。"
 - "我们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
- "你可能都不记得我特意从美国回来参加你的婚礼了。你 跟方晨结婚,许下根本不会实现的诺言。你所有的兴趣,都在 自己身上。"

夏玥表情轻微地变了一下。她耐心地用纸巾擦干手,仔细扔进垃圾桶,好像一直在认真思索掂量。之后她直视着镜子里的陈潇说:"或许没错,我的兴趣都在自己身上,而你的兴趣都在男人身上。我也不懂你是怎么做到的。一边睡着别的男人,一边继续维持着婚姻,心安理得。"

陈潇一下愣住了,没想到忽然夏玥露出这样的面目,以至于失去了语言,笑容也完全消失了。过了很久她才问:"你在说什么?"

- "我们都是自私的女人, 所以我们才曾是最好的朋友。"
- "我们是吗?"

"或许现在也是。但我做不到像你那样,我很别扭,很难 受。当我那么做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跟方晨的关系彻底结束 了。"

陈潇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夏玥在说什么,在那一刻她几乎感激了起来,跟夏玥从见面到现在,她才第一次真真切切有了重逢的感觉,才确认她们曾经共同的历史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实的少女时代:两个人之间充满了荆棘的友谊以及不假思索的坦诚。

"跟谁?你跟什么样的男人睡了?"

"这一点也不重要。早就结束了。非常无聊、尴尬,简直 没事找事。回忆起来像是做梦。而且是一个不怎么样的梦。"

"不会是我们同学吧?"

夏玥没有回答。陈潇叹了口气: "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神经质, 疯疯癫癫, 结果这么多年看下来, 谁都比我更疯一点。"

两个人站在镜子前,彼此带着一种全新的目光看着对方的脸。那么多年过去了。脸在镜子中承担了所有时间的变化,脸上或许有着生活一切的答案。不知不觉间,刚刚的酒和快乐带来的短暂的绯红色已经慢慢退去,镜子中只剩下两个平平常常的,30多岁的女人。

大学四年,班上虽然只有9个男生,却一共有4对情侣。但他们俩是其中唯一坚持到结婚的。在婚礼上哭泣的是方晨而不是夏玥。32个同学们来了27个,这是他们良好人缘的最好证明。就连陈潇也来了,她从美国特地赶回来,身上带着一种异乡人的气息,毫不在乎地穿着牛仔裤和T恤,牛仔裤还是破的,根本无视在座的女同学们都盛装打扮。她们私下讨论说她"仅仅是在美国某个野鸡大学读书就瞧不起别人",但即使与陈潇之间的感情复杂曲折,夏玥也不希望听到别人这么说她。她主动过去拥抱了陈潇。陈潇没有给红包,而是递给她一个纸袋,里面是个纸盒子,打开后是一只LV的包,看到的人都"哇"了一声。跟同学们一直比较疏远的叶宁也来了,他把红包递到夏玥手上的那一刻,夏玥非常惊讶:那红包厚得出人意料。婚礼举行时间是2008年的夏天,所有人看上去都年轻得令人吃惊。

就像大部分婚礼一样,变成照片时甜蜜、美好,所有人都在大笑。实际上不啻为一场小型灾难:天气炎热,室外草坪更是蚊虫的大本营,还没到傍晚就把客人咬得面露难色。一个男招待端着酒出来的时候绊在电线上摔了一跤,灯都灭了,再接好亮起来花了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里有人趁机偷偷溜走。那个时候举行户外婚礼的还不是那么多,经验也不丰富,菜显得脏兮兮的,并散发出可疑的味道。在灯光中跳舞的非常电影的场景也没有出现,仅仅停留在想象中。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尴尬地坐着。

举办草坪婚礼是夏玥的主意,只招待同学和朋友,双方父母亲戚一律没有参加,完全是年轻人的婚礼。这想法恰如她一

向在别人眼中不切实际又标新立异的形象。而执行这一切的是方晨,就像他服务型人格的迫切展示:草坪上摆着他们的婚纱照,不仅每一张合影都在体现夏玥的美,她的单人照还占了一半。

就在有些宾客对婚礼气氛并不尽如人意而感到一点点幸灾 乐祸的时候,足以抵抗这一切的场景出现了: 丝毫不受现场尴 尬气氛的影响,夏玥与方晨手挽手站了起来, 在精心挑选的音 乐下, 他们笨拙而亲密地跳着刚刚学会不久的舞蹈, 默契程度 超乎意料。夏玥面带微笑, 时而挺直腰背, 头抬得很高, 时而 将自己埋进方晨的肩膀。方晨则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笃定、自 豪。无论从任何角度, 两个人都是如此般配。如果这不是幸福 的话, 没有人可以提供别的幸福样本。

这个场景如此有说服力,使所有的猜测、怀疑都烟消云散。每个人都情不自禁或者心悦诚服地鼓起掌来。同学们早就觉得这两个人会结婚,又为他们真的结婚了而感到惊讶:大家都知道毕业之后夏玥独自去了上海一段时间,进了著名报社工作,写了几篇很不错的稿件。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可能完了。但一声不响,有一天她递了辞职信,拎着行李回到了方晨的身边。

方晨家掏钱在城市边缘买了一间120平方米的房子,夏玥家掏钱买了车。没有人比他们更顺利了:同学们有些还在感情的沼泽中挣扎,有些面对着工作的挑战,成家立业买房都显得很遥远。他们都觉得这两个人过于一帆风顺,过着令人羡慕不已的生活。

但是,到底有没有人能在20出头就明白幸福生活的真谛呢?现在想来,这成为那场婚礼的观众内心最为紧迫的疑惑。 也或者有人就是天生的幸运儿,他们唯一的困难就是如何抵御幸福的单调。

"你们等着吧。他们肯定很快就会生一个小孩。之后是第二个。"有人这么说,其他人纷纷点头。而陈潇一杯接一杯喝着酒,脸上浮现出神秘莫测的微笑。她自言自语,但没人听得清楚。坐在旁边的同学问她: "你刚刚在说什么?"她没有回答,歪头睡着在了酒桌上。

而现在,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回忆自己的婚礼时夏玥却只想起了那条项链:淡金色,吊坠是一只燕子,非常小的燕子,戴上正好在锁骨的地方。那是她离开上海前咬着牙给自己买的,贵得莫名其妙,她把它当作是自己与上海的临别礼物。那只燕子轻易地击中了她,令她想起一句诗,"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或明或暗的心情。她买下之后给自己戴好,就那样告别了上海。

结果那条项链在她的婚礼上丢掉了。甚至完全不知道丢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丢的。项链太细了,或许是断掉了。那天太忙乱了。以至于事后她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力气筹备一场独特的、充满仪式感和梦幻色彩的婚礼:草坪、灯光、笑脸和大量的祝福。祝福对生活没有任何意义。仪式也是。幻想也是。婚礼结束后,他们回到酒店房间,她才发现项链丢了。

谁也不知道他们婚礼的结尾,是两个人打着手电筒在凌晨湿漉漉的草坪上,抱着根本不可能实现,却又不得不做的心情,寻找一条小小的项链。

然而这却成为整个婚礼最让夏玥难忘的部分,她觉得这是 最美好的部分。原来并非是祝福,或者由此建立的所有一切, 而是两个人,在黑暗中,寻找不可能找到之物。

"怎么回事啊!"开车的方晨叫了一声,大按喇叭,将夏 玥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一辆卡车一直压着道开着,方晨几次想绕过去都被逼了回来,他感到很焦躁,不停变换车道。夏玥连忙伸手去按了按他的胳膊,提醒他小心一点。

卡车开到了左边车道上,方晨连忙往右打方向盘,想从右边车道超车。但卡车竟然又开始要变到右边车道。这时,右边的高速匝道上又下来一辆卡车,两辆卡车呈夹角把他们的车夹在了中间,而且两边车速很快,再这么下去他们简直要被两辆卡车一起夹扁了。夏玥差点尖叫起来,方晨猛踩刹车。两辆卡车也努力打方向盘,三辆车终于在车道上拉开了安全的距离。

方晨长长地舒了口气: "幸好没事,不然要上新闻: 夫妇 离婚路上发生车祸,最终还是没能离婚。"

"谁会知道我们是去离婚的啊。"

- "也是。如果刚刚我们出事了,将以恩爱夫妻的形象结束 这一生,所有人都会为我们作证。感觉也挺不错的。"
 - "这么一想,竟然觉得有点可惜未来还有那么长。"
- "同学们会私下讨论很多天吧······你还记得他们刚刚知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惊讶极了,喋喋不休地说了好长一段时间。坦白说,那段时间我挺享受被关注。"
 - "男人啊,比想象中虚荣很多。"
-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急?房子卖掉还需要一段时间, 之后你还要重新买房······"
- "说不定他们会以为我们为了买第二套房假离婚,肯定会有人这么说的。"夏玥没有接方晨的话题,仿佛在说此事已经 无须讨论了。

方晨也就不再说话。他感到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力气,在已经很长时间的商量、讨论、来回拉锯中,完全丧失了抵抗。"好吧。就这样吧。"

第一次提到离婚的时候是两个人结婚一年多,当然是一时冲突之后的发泄。结婚前两年这个词语出现的次数较多,就好像一切都可以随时被纠正。而结婚几年之后,"离婚"这个词语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这个词变得那么真实,以至于没有人再敢轻易提到它,仿佛它一旦被提出,就会自动实现,自我

印证。这个词渐渐隐匿到了更深的地方,钻进了他们灵魂的深处。

然后,渐渐的,这个词悄无声息地回到了他们的生活中。 当方晨越来越多地提到生小孩的问题时,夏玥给出的方案是离婚。当夏玥情不自禁冷笑或者刁难时,方晨给出的答案是离婚。当方晨醉醺醺回家的时候,当夏玥工作忙碌彻夜不归的时候,所有的答案都简单地变成了离婚。这个词像在等着他们去习惯一样,一遍遍自我重复。一遍遍变得真实。

夏玥不再觉得方晨有任何可以挖掘的地方,他们相遇之时就是他最具魅力的时刻。而方晨也不再有去了解夏玥的兴趣,那里像是一片黑色的大海。他们不再吵架,从未动手,互相躲避。

然而婚姻自有其牢固的根基,根植于社会最稳固的体系中。所以他们真正开始进行离婚的讨论时,时间又过去了不少。由夏玥比较严肃地提出,并且给出了方案。方晨当然是本能地拒绝。他对所有改变都采取这样的态度。然后是一遍遍地探讨。直到这一天,当夏玥再次提到这个话题时,两个人就像讨论午餐吃什么一样,方晨说:"那我们去吧。"两个人怀着玩笑的心情,就这样出发了。

他们之前的结婚登记处所在的白下区已经撤销了,与秦淮区合并。但地址没有变,只是名字变了。还是在那条大街上,路两边到了春天一地白白的小花。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两个人迎着阳光走的时候,甚至有点睁不开眼睛。

结果到了才得知还得准备好"离婚协议",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好分配的,但还是要有一个纸质的版本。于是他们又出门,去找附近的打印社。阳光晒得他们头昏脑涨,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们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好长时间都没有走过红绿灯。

平时感觉到处都是打印社,现在却一个也看不见。等终于找到一个的时候,走进去里面全是来离婚而忘记打印"离婚协议"的夫妇,有些还在激烈地争吵,"车子凭什么归你,凭什么归你?"打印社的人不耐烦地说:"没商量好就先回家商量吧。"那对夫妇立刻听取了这个意见,一边争吵一边离开了。打印社的人,一个头发秃了一半的大叔,看着他们的背影摇了摇:"这对不会离婚的,回家就能和好。"接着他看了看方晨和夏玥,笑了,说:"你们倒挺平静的,要写什么内容?"

结果就打了两行字:

名下有房产一套,为夫妻双方共有,售出后平分所得。

有车一辆(型号BMW 3系 白色),归方晨所有。

"就这么多吗?"大叔问,早就见惯了这样的场面。

方晨和夏玥无声地点了点头。

两张纸花了十块钱,方晨一边付钱一边跟大叔开玩笑: "真是暴利啊。附近的人肯定想不到你这家小小的打印店利润来源在哪里。"

- "人嘛,就是很盲目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离婚,吵着吵着就过来离,然后找打印社,打一堆废话,出门扔掉。然后又跑回来继续打一份,又吵……就这么回事。还是我最好,我根本不结婚。哈哈哈哈哈。"大叔快乐地笑起来。
 - "从没结过?"方晨惊讶地看着他。
- "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腿不好,没人愿意嫁我。我跟母亲两个人过,挺好。"大叔指了指自己的腿,但因为他一直坐着,并看不出什么。

方晨还继续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夏玥有点不耐烦,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她忽然意识到:方晨在拖延着,拖 延着不肯去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他开始犹豫了,他总是这 样。于是她走过去,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袖,给了他一个催促的 眼神,自己先走了出去。

阳光更刺眼了,夏玥再次在突如其来的光线之下眯起了眼睛,她往前走了几步,却不见方晨跟上来。她扭头往后看去,没有人出来。她又等了一会儿,方晨的身影渐渐出现,他走出来,站在小小破破的打印店门口,踌躇着。

- "走啊,怎么了?"夏玥问。
- "太少了吧。"方晨恍然大悟一般说道。
- "什么太少了?"

"我们之间就这点东西。"方晨抖动着手里的纸,不肯挪动。

夏玥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静静等待他的情绪慢慢平息。

第九章 时代意志

1

周为恺感觉自己有一年都没有怎么说话了,但事实上才一个星期。都柏林冷,太阳很难看到,人们神情寥落,大量喝酒,周为恺不懂林戈为什么要在这里长久停留。他们约好在这里见面,喝酒、聊天,并治愈那些无从说起的人生问题。结果他到了之后,林戈却迟到了。他应该从希腊过来,却晚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周为恺就在他住的酒店附近闲晃。酒店房间不大,但设施还可以。他自己洗衣服,熨衣服,过着孤独而沉默的生活。主要的活动就是在周围抽烟、喝酒、吃饭。没有太多必要和人说话,他索性沉默不语。在大量的沉默里,一些往事在脑海中奔涌。他给很多人在深夜发出语音,但都只讲了一两句,大部分也没有收到多少像样的回复。

等林戈到了之后,他感觉自己已经在异乡停留太久了。同时又找到了一种令自己舒适的方式,甚至被这种生活清洁了。 林戈出现的时候,脸上还贴着创可贴。说是在希腊汽车被撞了,所以才延迟了日期。对此,周为恺并不相信。他感觉林戈已经到了一个难以捉摸的境界。 他们先到楼下去吃饭。楼下有个小餐厅,已经成了周为恺的食堂,因为去的次数多,语言更加成为次要。英俊而懒散的年轻男招待将他带到常坐的桌子,顺手递上菜单。

林戈说自己只要酒。他现在瘦得过分。一起在报社那段时间,尤其是到了后来,林戈和他都一起胖了起来:因为年龄、生活不规律、啤酒喝太多······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肚子发福、头发变得油腻,甚至散发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种中年的气味。但现在林戈身上,这些都消失了:他变得消瘦,略带枯槁,气息也干燥洁净。

周为恺点了意面、沙拉、牛排和葡萄酒。虽然林戈说自己 只喝酒,但周为恺还是分给他一点意面和牛排,结果林戈吃得 干干净净,还吃掉了大半的沙拉。于是周为恺只好又叫了一份 羊排。

- "你买单哦。我已经快没钱了。"林戈非常自然地说。
- "没问题。我可以养你一个月。"
- "你要在这儿待一个月?"
- "只是个比喻。我最多再待一个星期。一个月我可受不了。"
 - "那你跑出来干吗啊?工作不做了?"
 - "我辞职了, 晃荡一阵子再说。"

- "我们这代人怎么了?一半儿的人成功了发财了,一半儿的人忽然都在晃荡。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辞职了。那个谁,一直跟你拍照片的那个摄影记者,他回家去开了个民宿,听说生意还挺不错的。"
- "要不就融于某个系统,要不就飘荡无依。我们没有别的 路了。"
- "别说这些了。没意思。不要凄凄切切,不要顾影自怜。 我们应该对生活有新的、具体的兴趣!你最近读书没?"林戈 严厉地问他。

周为恺从随身口袋里掏出一小本书,又薄,是让·波德里亚的《冷记忆》,第一本。书已经很旧了,主要是前半部分很旧,可见翻了很多次,后面却很新,可见没有进展。"我经常拿出来读一点,然后又往前翻,总是读不完。"

"你别看这些空句子。你看看实在的书。你应该去读小说。读俄罗斯小说,读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读《生活与命运》。或者你读托尼·朱特,读公共知识分子的书,都行。你读那个,才能了解你自己,了解这个时代。"

"我不想了解这个时代。"周为恺说。

都柏林又下雨了。细密的雨雾,一切都雾蒙蒙的,穿着运动装的流浪汉也不躲避,依然在街角,举着纸杯,四处张望。 周为恺和林戈走出餐厅,咖啡厅晚上10点依然坐满了人,酒吧 门口的男子独自抽烟。 "你过于垂头丧气了。"两个人在街角停下来,点了烟,在风中努力攀谈。林戈觉得周为恺过于低沉,"不做新闻又怎样呢?人生还有那么多事。你到底为什么辞职了?"

"写任何一篇稿件都要冒着被误读被辱骂的风险,我待在那里没有意义。新闻业可能已经消失了。任何一个新闻事件之后都没有记者,只有微博、公号、朋友圈截图,太多的谣言和情绪,最重要是情绪。我还待在这个行业做什么?感觉只有屈辱而已。"

"你总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林戈说,"新闻业总会 在人们需要它的时候存在。"

林戈离开报社之后就到处飘荡。偶尔给朋友们写写稿子,朋友们尽量给高点的稿费,然而他根本不靠谱,经常答应的稿子交不上了,或者长时间联络不到。偶尔交上一两篇,又写得非常好,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周为恺以前跟他虽然在一个报社,是上下级的关系,但算不上特别好的朋友,有点交情而已,不知道怎么搞的,辞职之后他第一时间就想联络林戈。他发微信,没人回。他给他写邮件,也长久没有回音。但等林戈真的回邮件时又表现得非常热情。周为恺问他在哪里,说想去找他玩一阵子。他立刻答应了,说在意大利。等周为恺准备买机票,跟他确认时间时,他又说自己已经离开了意大利,但中途都是短暂停留。周为恺把这视为礼貌的拒绝,也就准备算了。然而过了一个月,林戈又对他说: "来吧。都柏林见。"

周为恺从来没有去过爱尔兰,但他看过《风吹麦浪》,肯 • 洛奇的关于爱尔兰独立战争的电影,因而对爱尔兰有一种复 杂而奇特的感情。但到了都柏林,最大的感觉不过就是到处都 很绿。

与此同时,一种自由的感觉从腹部一直升腾到了脑海,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还有莫名其妙的快乐,很久没有体会到了: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事。远离那片土地之后,他感觉所有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渺小的。

他向林戈讨教,如何才能在国外飘荡这么长的时间。林戈说主要需要的是心态,其他都是技术问题,护照啊钱啊,都是技术问题。国外有时要活下来,也不需要很多钱。

"心态是什么呢?"周为恺问。

"你是否已经一无所求。你远离了自己的文化,就不再真正拥有你自己这个个体。这个道理你要很久才会明白的。"林 戈说,"等我把钱花完了,我可以随时去死。因为我了无牵挂 了。"

林戈自己没有结婚,用他的话说: "巧妙地从婚姻中逃生了。"而周为恺则结束了延续没几年的婚姻。大量的争吵,无法弥合的分歧,彻底的失职。还有各种也不能说是不可靠的猜疑。离婚之后他过了一段相当混乱的日子。现在内心好像再次安定下来了。与家庭的关系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修复,变成了彻底的亲人。

烟抽完之后,两个人一起走回他们小小的酒店。林戈在离周为恺不远的房间住着,说晚安时他提醒周为恺早起,"明天,明天我们去找找乔伊斯无处不在的痕迹。《都柏林人》你总读过吧?"

可惜,周为恺并没有读过。但他含糊其词地应了一声。

第二天依然是一个阴天,林戈和周为恺在酒店吃完味道不 怎么样的英式早餐,搭车去了都柏林国家图书馆。

"不是要去找乔伊斯吗?"

"我查到一个活动,随便玩玩。"

一群人都在门口等着,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也有一对老年 夫妇,看上去游客居多,但只有他们两个亚洲面孔。接着两个 女孩子出现了,都穿着牛仔裤,一深一浅。看上去仿佛双胞 胎,薄薄的金发、诚挚的圆脸、散落的雀斑,但仔细看又不那 么像。两个人背着彩色双肩布包,包上插着小小的花朵。一个 人用英语讲了很长很长一段话,另一个姑娘走神一样沉默着, 两个人都神情迷离。

"这是个行为艺术,我们只需要参与就行了。"林戈悄悄 跟周为恺说。

接着他们每个人被发到一张车票,大概十几个人,在站台上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又被发了一个耳麦,戴上耳麦之后,里面没有任何声音。他们一起登上了火车,零零星星坐着,没有一

个人交谈。之后,忽然之间,大海出现在眼前,猝不及防,瞬间仿佛吞没了他们。随着大海的出现,耳麦里有了海浪的声音,每个人都置身于广阔而无垠的海域中,此时他们脸上都露出惊讶而快乐的表情。之后是海鸟的声音,吟唱的声音。他们的神情越来越快乐。

火车到站了,他们走下来,看到了大海。

海滩上都是石头,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小石堆。在阴霾的天空下,大海呈现出灰蓝色,海鸟低低地盘旋,抬眼望去,一片茫然。这时,耳麦中传出了指令,虽然听得不是很清楚,但周为恺听懂了:他们要每个人在沙滩上选一个石堆。然后站着一起面对大海。

周为恺选了一个离大海最远的,几乎站在所有人身后的石堆。林戈却站在离大海最近的地方。当他们一起面对大海的时候,一种古老的、仪式感的神圣在心里升腾,同时又有点可笑。耳麦里的人要他们打开石堆。

周为恺移开眼前的石头,里面有一个小纸袋。打开纸袋,里面是一张手写纸条,上面用英文写着不长不短的句子,周为恺仔细地将其翻译为自己能懂的语言:"他的灵魂慢慢地睡着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后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他觉得熟悉,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之后他们再次一起面对大海,读出自己纸条上的语句,像 是吟诵或者祈祷。周为恺认真读了几遍,惆怅起来。耳麦里的 声音温柔地提醒他们回去之后要把纸条上的语句好好珍藏。

林戈向他走来,手里拿着自己的纸条,"你的上面写着什么?"周为恺给他看,林戈说:"句子都是来自《都柏林人》。"他给周为恺看他的,写的是:"聚会只不过是一次推迟了的欢乐。"

他们在海边走了一会儿,风吹得他们东摇西晃。跟他们一起来的人要不已经走了,要不就拿出自己带的食物在海边吃了起来,剩下他们俩被一种虚无和不知所措悬空起来,不知道该做什么。周为恺此时不得不承认:每个这样的时刻,都在提醒他是多么思念自己所属的土地。

他们又再次坐火车返回市区,白色的巨大鸽子张开双翅,路灯上停着东张西望的灰色鸟类。两个中年男人,也仿佛两只灰鸟,在都柏林毫不显眼,满大街都是。他们找了餐厅吃饭,饥肠辘辘,但脑海中都是对酒精的渴望。坐下来之后,不约而同两个人先点了酒,酒先上了,一股暖意涌上了上来。

林戈眯着眼睛,低声说: "我们都曾经有个大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正好对着街心一个小小的花园。你的好像在我的反面,恰似一条对角线。我们一度以为那个办公室是永恒,结果它轻易就消失了。我们搬了一个又一个办公室,后来连办公室也没有了。在办公室的时候,我经常感到厌倦。我看着街心花园里停留的人们,想象他们在经历怎样的故事,我对那些流浪

者尤其有兴趣。我想过的别的人生。后来我在看守所里待了一年多,最终没有判刑。跟我一起被抓的那个同事,被判了几年,他在监狱里写了很多诗。我出来之后,万念俱灰,哪儿也回不去了。才知道之前都是矫情,都是虚伪。没想到打败我们的是各种各样的经济罪名。你是其中唯一没有惹上这些事的人了。"

"很多年前,报社有个姑娘,就跟我说过这些,关于记者们有时身为体制甚至特权的一部分而不自知。我听的时候,没有当回事,说了些冠冕堂皇的话。但不知不觉,我悄悄记下来了,记在很深的地方。"

"哪个姑娘?是你当时拜托我帮忙的那个吗?她叫什么来着?我为了你还特地找了在南京的堂哥帮忙。当年我们报社有一群年轻女孩子,每个看上去都很可爱。我只记得她跟你走得很近。她长得很清秀。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你们在谈恋爱。"

"是她,但我们没谈。可能应该要谈的,总之是没有谈,各种各样的事情。她进了你堂哥那个报业集团工作,立刻结婚了。我们之后还见过几次。现在也没有联络。说起来真的有点好奇,她现在在做什么。"几乎是下意识的,周为恺叼着烟,掏出手机打开了微信,搜寻夏玥,就像可以想见的那样,她的朋友圈什么也没有。

他想起那年他们在北京相遇时,他正面对着婚姻生活最糟糕的焦头烂额。不过当然这些都不能算在那糟糕的婚姻头上。 一切的错,最终还得回到他自身那些根深蒂固的缺陷。 "我知道你对现在的一切都充满了抱怨,你很怀旧。以至于你根本意识不到,以前那样的日子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反抗着什么,而是,我们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们,或者说我们严肃媒体界被边缘化之后,却更能找到自己的尊严,你有没有想过呢?"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事实上都失败了。"

林戈将烟蒂压进烟灰缸:"北京的杂志不是邀请你去吗? 他们背景很好,说不定可以坚持下去。"

"再次返回传统媒体有什么意义?迎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就像西西弗斯没完没了地推那该死的石头,我已经厌倦了,也不再有什么力气。"

"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当下质疑的能力,更别说提出什么替代方案。这句话是托尼·朱特说的。你当年找我发过多少稿子啊,你总是在跟我争吵。你问我这篇为什么不能上,那篇为什么不能上。你说有些稿子的意义不在当下,而在未来。你说无论几个人看到都是意义。你整天跟我吵架,简直令人头疼。你还在有一年年会之后把李总打了,没人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经常卡你的稿子吗?有时候我想象不出你做其他事还能有这样的激情,充满活着的感觉。我长久地飘荡在这里,觉得自己像个死者。"

回到酒店房间之后,周为恺在房间里徘徊,一种焦虑同时 又迫切的心情升腾起来。他在酒店继续喝了一点酒,然后倒头 睡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他忽然感到了剧烈的摇晃,在梦里他大喊:地震了!屋顶向他压来,他睁开眼,看到了汶川。

这是他第一次梦见汶川。他在梦里清晰地想到了这一点,一时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他置身事外一样看着自己行走在宛如凝固波浪的大地上,到处都是埋在地里只剩一半的建筑,还有死亡……即使对于见多识广的他来说,死亡也太多太猛烈了。一听说地震的消息他立刻想办法过去,成为第一批赶到汶川的记者。领导讲话的时候,他就站在不远处。他采访了幸存的人,人们脸上的震惊和哀恸淹没了他。尽管余震不断,但他还是安全归来,带着悲伤和愤怒。从那以后,一种宿命的气息前所未有地占领了他,就好像什么东西提前来临了,而之后也不过是这种宿命的延续。

当时他还跟夏玥保持着联系。在汶川的时候,他每天像祈祷一样与夏玥诉说。等他从汶川回到上海之后,他就失语了。这种失语不仅仅针对哪个人,而是一种对存在的失语。对不可面对之事的震惊。等着他的还有"记者添乱""不要批评先赈灾"这样的民间责难,他无言以对。跟他一起去汶川的摄影记者,迅速离职。

而那只是一切的开始:之后记者这个行业的荣光完全褪去。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消退、湮灭、灰暗。他所在的调查记者行业彻底凋零。

梦中的摇晃一直持续到他醒来,即使醒来之后,他依然感觉这个异国的房间还在持续摇晃中,以至于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正醒来了。过了一会儿,摇晃停止了。他整个人也镇定了下来。他坐起来,从衣服里掏出了海边捡到的那张纸条,看着上面的语句。然后他尽情地哭了一会儿。

哭完之后他去洗了脸。之后坐回床上,他打开与夏玥的对话框,一个字也打不出来。他凝视夏玥的头像:那头像毫无意义,仅仅是一些色块。可能是一幅画。他明确无误地知道夏玥曾经对自己存在过一种特殊的感情,如果不能称之为爱情的话。他也明确无误地知道自己与之错过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回想起来,这份模糊的情感却变得比所有情感都珍贵了。珍贵的原因恰恰在于它的模糊、不可靠和转瞬即逝。他在狭小的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踱步,关于过去,想了很多,关于现在或者未来,却一点都没有想起。

然后他甚至都没注意,已经发了一条微信给夏玥,内容 是:"我在都柏林。"

自己到底要说什么?他觉得莫名其妙。但这句话仿佛又包含了他要说的一切。并且暗示了他要说的一切。也就是这一切都不在日常之中。"我在都柏林。"这句话自己发出了回音。

差不多十分钟之后,夏玥才回复了。她问:"你还好吗?"

她的脸浮现在他的眼前:她走在他的旁边,扭头向他展现那无尽的笑容,那么真实,那么珍贵。

就像是对所有事情的回应, 周为恺回复道: "比想象的好。"

很久之后, 夏玥回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两个人的聊天到此为止。

2

广播里来来回回让他们换登机口,又再三道歉说可能无法按时起飞,要乘客们耐心等待。夏玥永远都做好了等待的准备,她包里总是放着一本书,正想拿出来,却忽然被报架上的经济报纸吸引了目光:头版是她熟悉的名字。她拿了一份报纸,认真阅读。

套现了将近1亿现金,辞去了CEO的职位,这位叫赵梦的女士,在报纸头版展现着自己温和而自信的笑容。曾经的天真爽朗,已经变成了坚定温婉,短发留长了,人也胖了一些。想起两个人曾经熟悉的时刻,是每天要一起吃饭的程度。后来她们各自投身于自己的生活,渐渐不再联络,甚至也不再有联络的可能。夏玥曾经以为一种可见而确定的安宁正等待着自己,想摆脱广袤世界中的不确定和失望,然而之后的漫长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从某种时间线上来说,她跟赵梦过着完全不同逻辑也不同节奏的生活。她的十年是漫长的十年,赵梦的十年是快速

的十年,她只不过花了五年时间就挣了夏玥这一生都不敢梦想的金钱,甚至都搞不懂她是怎么做到的。"现在我准备回家好好陪伴我的小孩。"赵梦在采访中这么说。

也可能比夏玥想象得更为简单。世界总之是属于恰好踩准时代脉搏的人,有时都未必是多么主动。良好的家庭出身,之后跑经济口,认识了投资人、创业者,顺理成章加入,顺理成章成功了,一切都顺利得令人震惊。当然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可能是令人恐惧的惊涛骇浪。而赵梦终于平稳度过。

飞机竟然还是准时起飞了,之前的焦虑都变成了徒然。夏 玥等人们差不多都进去之后,才开始登机。上了飞机之后,她 找到自己的座位,这次运气不错,靠着走道,不那么挤。她放 好行李,从包里拿出自己带的杂志和拖鞋。不知不觉她已经是 一个相当有经验的差旅人士了。

在还没被要求关掉手机之前,她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顺利上了飞机让他不要担心,同时询问他是否已经做好了下周复查的准备。比起之前她的慌乱来,现在所要做的不过就是面对。

爸爸总是念叨说如果她跟方晨生了小孩的话,以他们的性格就绝对不会离婚了。就算离婚,至少还有个小孩。刚开始是因为忙,后来是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之夏玥莫名其妙成了同学中最早结婚,却至今都没有生小孩的一个人。这跟所有人的预测都截然相反。夏玥想起自己刚刚看的那篇报道,总觉得哪里让自己有一种细微的刺痛感,后来她意识到刺得自己微微发麻

的并不是赵梦的1亿现金,不是她的成果,而是"要回家陪小孩"。赵梦什么都没落下。

当然,小孩对于这个年龄的夏玥来说,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一点也不实在,只是经常会拿来想想的东西,好像在通过这个衡量着人生的什么。方晨刚当爸爸了,跟她离婚之后,他的生活急速前进:立刻再婚,立刻生小孩,前后没花多少时间。娶的是家乡岛屿上一个本地姑娘,家底不错,他父亲高兴得发疯,觉得事情本该如此,只是迟了太多年。然后方晨迅速开始发胖,变得与所有正向40岁缓慢迈进的中年男子无异。就像跟夏玥在一起时被她拉住,但一分开,他就立刻狂奔,赶上了同龄人的脚步。夏玥用离婚分的钱买了一个小公寓,又买了一辆实用型的小汽车,独自生活。不再属于任何时代,也不再属于任何人群。

飞机平稳飞行后,空姐开始派发饮料。夏玥要了一杯黑咖啡,然后用调成飞行模式的手机背诵英语单词。这趟飞机没有坐满,三个人的位置上只坐了两个人,见没有人再来,本来坐在中间的那个人很自觉地移到了窗户边,两个人都坐得更舒服了。

英语单词背累了之后,她打开自己带的杂志阅读,这次的封面文章作者是周为恺,他又回到传统媒体了,而且,竟然还在当记者。夏玥想或许以后他会成为年纪最大的记者,因为没有人那么老了还在当记者。想到这一点她不禁笑了起来。她认真阅读那篇稿件,觉得他写得更好了。以前写作中有点急躁的、居高临下的东西没有了,变得更为扎实、耐心、厚重,或

许他终于真正爱上了写作而不仅仅是那些冒险的过程。总有一天,人们会知晓这些的价值。夏玥忽然在此时,更加坚信这一点,哪怕这种坚信是如此的盲目。她看着杂志上周为恺的照片,与多年前也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多了一些白发:一个清瘦严肃冷峻的中年男人。

是什么引导他们至此呢?在真实生活里,一切都那么不确定,那么偶然。眨眼间,他们都是中年人了。但中年,比她想象的竟然好很多。她花了这么多时间,完成了从追寻桃花源到走向旷野的过程。

飞行时间很长,她忍不住站起来走动。飞机中部是一个饮料台,供大家接水喝,还有咖啡和零食。她走到那里喝水,听别人攀谈,有两个阿姨是飞去美国探望女儿的,正在隐晦地比拼各自的房产和家底。夏玥一边听一边微笑。

"现在的人也太有钱了吧。"旁边一个人凑过来轻声跟她说。

夏玥笑着回应: "口头富裕。"

"你还是这么刻薄。"

夏玥转过头去,愣了一下才认出来了:眼前这个穿着黑色薄毛衣的人是孟维。

认出那一刻夏玥只是傻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还是 孟维说: "我们真的很有飞机缘了,怎么老是一起坐飞机。你 去美国做什么?"

夏玥有点羞涩: "工作上的事情······其实是去领个小奖。"

"所以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我听说后来你也辞职了。"

"嗯,离开报社很久了,徘徊了一阵子,后来以前的同事介绍我去一个纪录片团队帮着撰稿,没想到很有意思。现在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大团队经常一起接点综艺的工作挣钱,小团队就各做各的纪录片项目,各个地方跑。"

"很适合你。真的。"孟维一脸严肃的样子,但夏玥知道 他根本没怎么听懂。

"那你在做什么呢?谁会想到当年你逃得那么快,瞬间就辞职了。"

"得谢谢我吧?不用换岗了呀。当然最重要是当时那个机会不错。"

这时她才看到了孟维手里拿的书,《诗人》,她笑起来: "你真的很爱看推理小说了,迈克尔·康纳利你也看。"

"我跟你说了,你不信。"

"现在我就可以跟你剧透这本的结局……"

"没关系,我还带了另一本。"

- "你也是出差吗?"
- "先玩一圈,然后去波士顿看我姐姐。她又生了第三个小孩。天哪,你能想象?我想想就头疼。"

夏玥往他身后看了看,然后问:"你一个人去啊?"

- "别提了。持续分手,持续单身。"孟维立刻说。
- "我是问你爸爸妈妈有没有一起……"
- "哦,他们,他们早一个月就去了。"

两个人都感到有一点尴尬,也不知道该继续说什么。

夏玥说: "那你继续看你的小说吧。这本前面好看,后面 比较一般。但还行。我回自己座位上去了。"

- "你去领什么奖?"孟维一副不想结束对话的样子。
- "一个边缘电影节的小奖,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一个艺术行业的男性朋友,两年前在纽约跟男朋友结婚了。他邀请我去跟拍了他结婚、在纽约的日常生活,以及带着伴侣回潮汕过年的故事。你知道的,潮汕,很保守的。"
- "听上去很有意思。"孟维又一脸认真地说。夏玥笑起来,知道他又是半懂不懂。

"好啦。"她按了按他的手臂,"回你的商务舱去吧。再见。"说完她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继续看自己的杂志。

半小时后,有人走了过来,俯下身问她:"这位小姐,里面这个位子有人吗?"她抬头一看,又笑起来,还是孟维。孟维问了窗边那个人能不能坐一会儿,那个人同意后,他在夏玥旁边坐了下来。

- "商务舱不舒服吗?为什么坐到这里来?"
- "你给我剧透一下吧,这书我看累了。"
- "反正凶手不是那个女警察。"
- "你竟然还真的记得结局……"
- "我记得所有故事的结局。"夏玥从来没有这么温柔地说道。

飞机无比平稳地,朝着既定的目的地飞去。天空蓝得令人眩晕。

第十章 旧世界

2007年往2008年迈进的那个新年,是所有新年中最像新年的那一个。提前一个月他们就开始准备了。这些兴致勃勃的年轻人,准备一起建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年,这个新年将跟所有的新年截然不同:有很多很多闪亮的、享乐的时刻。每个人都会很漂亮。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爱,可能还会有一点性。至少大家私下是这样幻想的。

还有告别的伤感,或许还有眼泪,互相交换,成为回忆。 夏玥在新年之后,就要回南京的报社入职了。具体什么原因, 赵梦和李廉都没有仔细追问,意识到其中有些不可与外人言的 微妙部分。

报社包下了附近那个小酒吧,在门口就写着:"这里没有派对"。派对之前先是吃饭,吃饭还是在传统的饭店举行,菜式相当丰富,仪式也像模像样:简短的致辞、总结、展望,一个也不缺。"成为了不起的媒体,成为了不起的记者",听到这句话,掌声热烈到令人感动。女孩子们都穿得很好看,大衣下面是裙子,大部分露着背。男生们也努力打扮了,至少不是平时邋遢的样子。

互相敬酒、聊天,欢声笑语。表扬与奖励:周为恺拿了"优秀记者奖"和5000元现金,上台的时候绊了一跤,所有人哈哈大笑。之后是抽奖,抽出十台刚上市不久的第一代iPhone

手机,划时代的产品,这成为现场最激动人心的环节。第十台也就是最后一台的时候,没有中奖的人们紧张地屏息以待,然后抽奖的李总喊出了夏玥的名字。但夏玥站在台下迟迟不上去。后来是周为恺上去帮她把手机领了。夏玥全程没有露出任何明显的表情。

吃完饭之后,中年人们自动退出了后续的活动,只剩下年 轻人们步行去了酒吧。

12月底的上海还没有特别冷,他们三三两两走在马路上,大声欢笑。进到酒吧之后,除了无限量的啤酒供应,还给女孩子们提供鸡尾酒,给男士提供威士忌。他们喝了几轮,周为恺才到了酒吧,说是有点事耽搁了。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夏玥,夏玥与赵梦和李廉一直站在一起大声谈笑,不与他进行任何目光接触。于是周为恺转身走进了男记者们的人群中,谈起了宏大、乐观的话题。

- "你不去跟他说声再见什么的吗?"赵梦推了推夏玥,夏 玥摇了摇头,她把刚刚抽奖拿到的手机递给赵梦,"送给你, 临别礼物。"赵梦特别吃惊,连连摆手,但夏玥还是塞进了她 的包里。
 - "为什么不送给我啊!"李廉撒娇起来。
 - "你不是早买了吗?你们时髦界早就人手一个了。"
- "我可以送我男朋友啊。他一会儿来跟我们玩。"他时不时昂起头,像小动物一样往门口张望着,眼神闪亮。

然而他的男朋友迟迟都没有出现,而他们三个很快醉了。 等待变成了一件复杂而愚蠢的事情,酒精则令人迷惘。

"我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赵梦醉醺醺地问。

"反正我会变成有钱人,很有钱很有钱的人。"李廉说, "然后定居巴黎。或者米兰。也可以是纽约。"

"我觉得我会成为作家。"赵梦说,"那种神秘而贫穷的作家。平时在报社上班,写一些行业通稿,默默无闻,但谁都不知道我正在埋头写着晦涩的没有人看的小说。卡夫卡式的双重生活。"她转身问夏玥,"你呢?"

夏玥脑海中一片空白,未来在此时变成了一种无法想象的东西。她看着远处的周为恺,他的身影渐渐隐没在一堆人中,看不见了。她看向外面,视线穿过温暖的灯光,穿过透明的玻璃窗,看向遥远的、清澈的,又不知所在的地方。与此同时,她看到的是映在玻璃窗上自己的身影,一盏灯正好在她头顶上,将她年轻、无知、单薄的身影显现出来:她忽然感觉自己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而在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更d书f享搜索雅 书. YabooK)